

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作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作他们的神。

——启示录 21:3 和合本

迦南 书集选译

护教学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3:16

《对基督教证据的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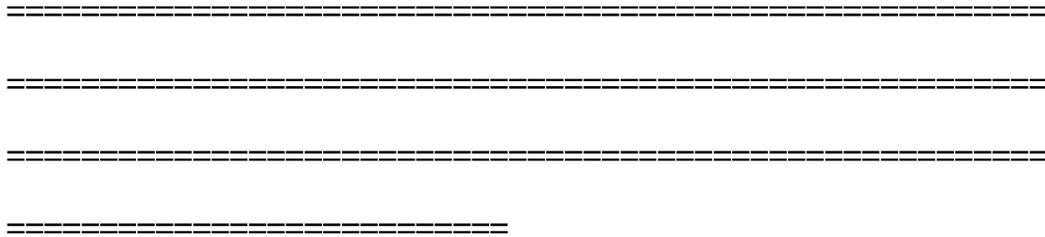
原著：威廉-帕利

原著出版日期：1849年

对基督教证据的看法

威廉-帕利

1849 - Apologetics



第 I 部分.

基督教的直接历史证据，并将其与其他神迹的证据区别开来。

我将努力确立以下两个命题：

I. 有令人满意的证据表明，许多自称是基督教神迹最初见证人的人，为了证明他们所提供的见证陈述，他们自愿付出了辛劳、危险和痛苦，这完全是因为他们自己相信这些见证陈述；出于同样

的动机，他们还接受了新的道德行为准则。

II. 没有令人满意的证据表明，自称是其他神迹原始见证人的人，在性质上与这些神迹一样确定，曾经以同样的方式证明他们所做的陈述，并适当地相信这些陈述。

这些命题中的第一个命题构成了论点，将作为以下内容的标题。

提案 I.

有令人满意的证据表明，许多自称是基督教神迹原始见证人的人，一生都在劳动、危险和苦难中度过，他们自愿经历这些，是为了证明他们所做的陈述，完全是因为他们相信这些陈述；他们还出于同样的动机，服从新的道德行为准则。

=====
=====
=====

第一章

从案件的性质看基督教首批传播者所受苦难的证据。

为了支持这一命题，有必要说明两点：第一，该机构的创始人、他的合伙人和直接追随者都担任了这一命题赋予他们的角色；第二，他们这样做是为了证明《圣经》中记载的神奇历史，完全是因为他们相信这段历史的真实性。

在我们对构成我们第一个论断的主题的活动和苦难提供任何具体的证词之前，我们应该考虑一下这个论断从案件的性质，也就是从案件的那些部分推断出来的可能性程度，而这些部分在事实方面是大家都承认的。

首先，基督教是存在的，因此，它是通过某种方式建立起来的。现在，它要么要归功于其建立的原则，即它的首次出版，归功于这个机构的创始人以及那些与他一起从事这项事业的人的活动，要么我们就会被一种奇怪的假设所驱使，那就是，尽管他们可能躺在一旁，但其他人会接手；尽管他们沉默不语，但其他人会为他们的故事的成功和传播而忙碌。这完全令人难以置信。在我看来，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如果创始人第一次宣布这一宗教时没有他的门徒们的热心和努力，那么这一尝试在其诞生之初就已经失败了。

我们有理由认为，这些人的生活方式与我们在所有自愿成为新信仰传教士的人身上看到的一样。这些人的生活习惯是：经常认真、努力地布道，不断地与宗教人士就宗教问题进行交谈，远离普通的快乐、约定和各种生活，沉迷于一个严肃的目标。我并不是说这种生活方式没有乐趣，而是说这种乐趣源于真诚。如果内心深处意识到空虚和虚假，疲劳和束缚就会变得难以忍受。我倾向于认为，很少有伪君子会从事这些事业，或者说，很少有伪君子会长期坚持这些事业。一般说来，除了信念，没有什么能克服人类的懒惰，没有什么能克服大多数人天生对欢快的社会和欢快的场景的喜爱，也没有什么能克服所有人对个人轻松和自由的渴望。

其次，从事情的性质来看，新宗教的传播也极有可能遇到困难和危险。新教的对象是犹太人，它不仅悖于他们的习惯观点，而且有悖于他们的希望、偏执、骄傲和安慰所依赖的观点。这个民族，不管有没有理由，都让自己相信，通过一位许诺已久的天国使者，他们国家的状况将会发生一些重大而有利的变化。犹太人的统治者、他们的主要教派、他们的神职人员，都是向普通民众传播这种思想的始作俑者；因此，这不仅仅是理论家的猜测，也不仅仅是少数隐居者的秘密期望，而是成为了民众的希望和热情，就像所有民众的观点一样，不容置疑，不耐反驳。他们（犹太人）在国家的每一次不幸中都坚持着这一希望，而且随着危险或灾难的增加而更加坚定。因此，他们（基督使徒们、以及一般的犹太

人们)发现看似如此令人欣慰的期望比失望更糟糕;他们(基督使徒们)最终传播的是一种温和而不雄心勃勃的宗教,这种宗教不是(他们犹太民族的)胜利和征服,不是将他们的民族和制度提升到世界其他民族之上,而是在他们最看重自己与众不同的比较点上,将他们所鄙视的人(外邦人)提升到与他们平等的地位,这对犹太人来说不是一个非常令人高兴地发现;传递这种信息的使者也不能指望会受到欢迎或容易被信任。教义同样是严厉而新奇的。将神的国度扩展到那些不遵守摩西割礼律法的人身上,这是犹太人以前从未有过的想法。

新机构的特点在其他方面也不符合犹太人的习惯和原则。他们(犹太人)自己的宗教在很大程度上是技术性的。即使是开明的犹太人也非常重视其律法的仪式,认为这些仪式有很大的美德和功效;粗俗的人几乎没有其他的东西;虚伪和炫耀的人把这些仪式夸大得无以复加,因为它们是他们自己声誉和影响力的工具。基督教的计划并没有正式废除利未制度,但却大大降低了对它的评价。新教派宣扬信仰、良好的情感、内在的纯洁和道德上的正直,以此作为崇拜者的品德和被上帝接纳的真正基础,而不是严格和热心地执行该利未制度规定的或传统上添加的戒律。这一点,无论现在看来多么合理,或者多么值得推荐,在当时却丝毫无助于计划的实施。相反,贬低那些(犹太人)国家最高层人物最看重的品质,肯定会树敌无数。如果说(犹太人)民族希望的破灭还不够,那么长期以来(犹太民族)人们所推崇的礼仪热情和守时

的优点也会遭到“诋毁”，而且是由犹太人（基督徒）向犹太人传教（基督教）。

耶路撒冷的执政党在此之前刚刚将该宗教的创始人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因此，他们这些站出来传教的人（基督使徒们），必然要指责这些统治者的行刑，他们不能不把这种行刑说成是不公正和残忍的谋杀。这不会使他们（基督使徒们）的（传道）使命更轻松，也不会使他们的处境更安全。

关于当时在犹太建立的罗马政府的干涉，我们并不指望；罗马政府会蔑视（犹太人）这个国家的宗教，如果任由其（基督教）发展的话，它会对（犹太人）宗教内部出现的分裂和争论保持高度的警惕或严厉的批评。然而，基督教中也有一些东西很容易成为妒忌的（罗马）政府指责的把柄。基督徒们宣称要毫无保留地服从新的主人（耶稣基督）。他们也承认，他（耶稣）就是那个以国王的疑似头衔向犹太人预言的人。这个王国的属灵性质，这种（属灵的）顺从与（对于）民事（政府的）服从的一致性，这些都是过于精细的区别，罗马政府总督不可能考虑到这些，因为他是在很远的地方，或者通过非常敌对的陈述媒介来看待这件事的。因此，我们的历史告诉我们，这就是耶稣的敌人在向本丢-彼拉多控告耶稣时对他（耶稣基督）的品格和自称的描述。大约一百年后，贾斯汀-马蒂尔也抱怨说，在他的时代也存在同样的错误：你们听说我们在等待一个王国，就不加区分地认为我们指的是人类

的王国，而实际上我们说的是与上帝同在的王国。

这无疑是非谤和误解的天然来源。

因此，基督教的传教士不得不与以权力为后盾的偏见作斗争。他们必须面对失望的人民，面对拥有相当大一部分市政权力的（犹太教）神职人员，面对强烈的反对和怨恨；他们还必须在一个外国政府（罗马政府）的统治下这样做，而这个政府对他们毫无好感可言，周围还不断有他们的敌人。众所周知，每当改革者颠覆了某种流行的观点（而不是在一个国家的情绪已经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才进行改革时），改革者的命运就会极其艰难，因此，我们不能认为，在耶路撒冷和犹太教的第一批基督教传播者，在他们不得不面对的困难和敌人面前，在他们完全没有武力、权力或保护的情况下，能够轻松安全地完成他们的使命。

接下来，让我们来探究一下，当基督教的传教士转向异教徒公众（外邦人）时，他们会有什么合理的预期。首先，他们所信奉的宗教（基督教）是排他性的。它（基督教）毫无保留地否认异教神话的每一条道理，否认他们崇拜的每一个对象的存在。它不接受任何妥协，不允许任何曲解。如果它要取得胜利，就必须推翻世界上所有的雕像、祭坛和偶像神庙。人们不会轻易相信，像这样大胆的计划，在任何时代都可以不受惩罚地付诸实施。

因为我们应该考虑到，这并不是在为万神殿中的某个新竞争者提出、或夸大其特性和崇拜，——我们可以讨论或断言其自命不凡，而不必质疑其他任何神的真实性；——而是，这是在宣布其他所有的神都是虚假的，其他所有的崇拜都是徒劳的。

古代国家的多神教很容易将新的崇拜对象纳入他们所承认的神的行列，他们也很有耐心地接受这类建议，从这一点上，我们无法论证他们是容忍一种制度，还是容忍一种制度的发布者和积极传播者，因为这种（新）制度并不彻底摧毁其现有（多神主义）制度的根基。但是，前者（为多神主义体系再增加一个新神）只不过是在众神之国的历法中增加了一个圣者，而后者（单单敬拜那位独一的宇宙天地造物之主）则是要废除（多神主义）体系本身并将其踩在脚下。

其次，还应该考虑到，这并不是哲学家们在他们的书中或在他们的学校里对大众信条的真实性提出怀疑，甚至公开表示不相信。这些哲学家并没有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从普通百姓中收集皈依者；没有在乡村的中心地带组建信奉其信条的社团（基督教会）；没有为这些社团（教会）提供秩序、指导和永久性；他们也没有责令其追随者离弃偶像众神，或拒绝遵守祭拜偶像的法律规定的仪式。这些都是基督徒所做的，也正是哲学家所没有做的；而这正是这项（基督教传教）事业的活动性和危险性所在。

第三，还应该考虑到，这种危险不仅来自于国家的庄严法令和公开决议，还来自于某些地方突然爆发的暴力事件，来自于民众的放纵，来自于一些地方官的鲁莽和另一些地方官的疏忽，来自于有利害关系的对手的影响和煽动，总之，来自于民间反对意见的多样性和热烈性，而如此新奇和非凡的（基督教）使命不可能不引起这些意见。我可以想象，基督教的教师们可能会因为这些原因而倍感恐惧和痛苦，即使（罗马）帝国当局并没有对他们进行任何普遍的系统性迫害。

但是，在此期间，这群没有（世俗权力的）朋友、没有保护的旅行者（基督教传道者）却愿意忍受大量的恶行，他们无论来到哪里，都会告诉人们，他们祖先的宗教、他们从小接受的宗教、国家和地方官的宗教、他们经常参加的仪式、他们所崇拜的华丽，自始至终都是一种愚蠢和虚妄的体系。

我也不认为基督教教师会在普遍不相信流行神学的人民心态中找到保护；据说这种情况在异教徒中的聪明人中很普遍（即，在罗马希腊时代，公元一世纪前后，对于任何宗教信仰的远离的情绪，逐渐开始在民间、尤其是知识分子中间流行起来）。不信教的人通常看似都很宽容，但这绝不是事实。他们（不信教的异教徒）不愿意【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让一个他们根本不相信的宗教（希腊罗马偶像众神的宗教）受到另一个他们同样不相信的宗教（基督教）的干扰，从而危及目前的既有状况。他们（不信教

的异教徒)自己随时准备顺从任何事物;而且,他们常常是最先通过任何他们认为可能有效的方法促使他人顺从的人。异教徒何时支持过宗教变革?尽管那个时代怀疑主义盛行,自由主义膨胀,但他们中间最聪明的人对真正的宽容原则的理解是多么的浅薄,这可以从两个杰出而无可争议的例子中得到证明:“那些坚持宣称自己是基督徒的人,我下令将他们带往刑场(即处决),因为我不怀疑,无论他们承认什么,对抗和顽固不化都应该受到惩罚”(普林尼)。

(古代最优秀的哲学家柏拉图、西塞罗和伊壁鸠鲁都允许,或者说要求人们以既定的形式崇拜本国的神灵。除苏格拉底外,他们都认为遵守本国宗教敬拜法律比争论更明智)。

普林尼的主人特拉扬皇帝是一位温和而有作为的君王,然而,在他(特拉扬)的温和与公平的情感中,没有比下面的敕令更进一步的了:“不要寻找基督徒,但如果有基督徒被带到你们面前,并被定罪,他们将受到惩罚”。他(特拉扬)是在自己的总督(普林尼)向他报告说,通过最严格的审查,在这些人(基督徒)的原则中没有发现任何东西,只有一种糟糕和过度的“迷信”,“似乎还伴随着一种宣誓或相互联合,不允许自己犯罪,也不允许自己有任何不道德的行为”之后,才发出这样的指示的。

事实是,古代异教徒认为宗教完全是国家事务,与警察工作的任

何其他部分一样，都要接受治安官的管理。那个（希腊罗马）时代的宗教不仅与国家结盟，而且融入了国家。它（宗教）的许多职务都由地方行政官管理。元老、执政官和将军都有宗教领袖、占卜师和火神的头衔。因此，在禁绝讨论神学真理的情况下，他们反感对既定崇拜制度体系的一切冒犯，认为这（宗教讨论）是对政府权威的直接反对。

此外，那个时代的宗教体系，无论信仰证据多么不充分，都已经确立了很长时间。一个国家的古老宗教总是有许多信徒，有时信徒还不少，因为它的起源遥远而模糊。人们天生崇古，尤其是在宗教问题上。塔西佗（Tacitus）在谈到犹太教时所说的话更适用于异教徒的教派：“*Hi ritus, quoquo modo inducti, antiquitate defenduntur*”。这（希腊罗马偶像众神的宗教）也是一种华丽而奢华的崇拜。它有自己的神职、禀赋和雕像、绘画，建筑和音乐都为它的装饰和华丽做出了贡献。它充斥着节日表演和庄严仪式，普通人非常喜欢这些，它们的性质比其他的任何同类（偶像众神）事物都更能吸引他们。这些东西会因奇观和盛况的吸引而留住大量的人，也会因他们从中得到的好处而使许多人对它（偶像众神的制度）的保存产生兴趣。此外，正如吉本先生所正确描述的那样，“它与商业或娱乐、公共或私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与社会的所有职务和娱乐活动交织在一起”。人们被教导要相信，而且确实相信，国家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其（偶像众神）仪式的适当庆祝。

我愿意接受吉本先生对此事的描述：“罗马世界盛行的各种崇拜方式，都被人民视为同样真实，被哲学家视为同样虚假，被行政官视为同样有用”；——我要问的是，基督教传教士要从这三类人（人民、哲学家、行政官）中的哪一类人那里寻求保护、或躲避他们的迫害？他们能指望从人民那里得到保护吗？”人民对公共宗教的公认信任“被他们（基督教传教士）从根本上颠覆了。从哲学家那里？”哲学家认为所有宗教都是同样的谬误”，当然会把他们（基督教传教士）的宗教也列为谬误之列，甚至更把他们视为忙碌而麻烦的狂热分子。或者是地方行政长官？他（政府官员）对现存（希腊罗马偶像众神）宗教的实用性感到满意，不可能容忍改宗和创新的精神。在他们（政府官员）看来：一种向其他所有宗教宣战的体系（基督教），如果它占了上风，就一定会以公众舆论的彻底破裂而告终；总之，一种新起的宗教（基督教），它不满足于自己的权威，而一定会使世界上所有固定的宗教蒙羞。——不要以为他（政府官员）会忍气吞声地忍受（罗马）皇帝和国家的宗教被一群迷信卑鄙的犹太人诽谤和打倒。

最后，这件事的性质有力地证明，基督教最初的教师由于他们的新信仰，开始了一种新的、奇特的生活方式。我们可以推测，他们向别人传讲的教义，他们自己也会遵从；因为这不过是每一位新宗教教师为了获得新信徒或听众而必须做的事情。这将会产生巨大的变化。我们不容易估计这种变化，因为我们自己和周围的

人从孩提时代起就习惯了这种（基督教）制度，我们既没有经历、也没有观察到这种变化。在人们成为基督徒之后，他们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祷告和奉献、宗教聚会、庆祝圣餐、会议、劝诫、布道以及与其他团体（教会）的亲切交往上。也许，他们的生活方式在形式和习惯上与 Unitas Fratrum（联合弟兄会）或现代卫理公会不太一样。想一想，在哥林多、以弗所、安提阿，甚至耶路撒冷，成为这样的人（基督徒）是什么感觉？多么崭新！多么与他们以前的所有习惯和观念格格不入，多么与他们周围的每一个人格格不入！他们的观点和意见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才导致了今天的局面！

我们知道（基督教）宗教的诫命是什么：它们要求的行为是多么纯洁、多么仁慈、多么无私；这种纯洁和仁慈还延伸到思想和情感上。也许，我们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基督教传教士的生活与他们的教诲一样完美，但我们有权主张说，他们行为中可观察到的部分一定在很大程度上与他们所教导的道德义务相一致。因此（这也是我们所断言的），他们所追求的生活方式与他们之前的生活方式是不同的。这一点非常重要。人们做任何事情几乎都比改变生活习惯要快（因为生活习惯极难改变），尤其是当这种改变不方便，或违背了自然倾向的力量，或失去了习惯的放纵时。在所有事情中，让人从恶习转为良习是最困难的，每个人都可以从以下事情中判断出这一点，这几乎就像是重新造人。

如果我只知道这个宗教（基督教）的存在，不知道它所依据的一般故事，也不知道它的首次成功与权力、力量和权威行为无关，那么，即使根据案件的性质和紧迫性，我也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个宗教的创立者在他生前和他死后的直接弟子们，竭尽全力在这个宗教开始和首次传入的国家中，传播和出版这个宗教；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他们经历了我们所看到的新教派传播者所经历的艰辛和烦恼；这一尝试必然也是非常危险的；从传教的主题来看，与传教士所要面对的那些人的固有观点和偏见相比，他们几乎不可能不遇到强烈而频繁的反反对；由于政府的干预，以及人们的突然暴怒和肆无忌惮的放纵，他们常常会受到伤害和残酷的对待；最后，他们的生活和行为方式，至少从表面上看，与他们所宣扬的制度是一致的，而且到目前为止，既新颖又需要不断地自我牺牲。

=====

=====

=====

=====

=====

=====

=====

=====

=====

=====

===

第二章

基督教第一批传播者的苦难证据，来自世俗的证词。

在考虑了可能发生的事情之后，我们接下来要探究的是，在流传下来的记载中是如何表述这一事件（即基督教在初始时代的爆炸性传播）的。在进行这一探究之前，我们应该先进行另一项探究，因为这些记载是否被接受，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其内容是否可信。

那个时代的一些异教徒作家对基督教的朦胧看法，是他们残存作品中的一些段落偶然向我们揭示的，这一点首先值得我们注意：因为，就证据而言，这是（反对基督教的）对手也不得不承认的；其来源是少为人知的。在这个标题下，必须插入一段每个学者都熟知的塔西佗的引文，因为它值得特别关注。读者要记住，这段话写于基督死后七十年左右，涉及的是基督死后三十年左右发生的事情。说到当时罗马发生的火灾，关于尼禄之死，以及人们怀疑皇帝本人与其死亡有关，历史学家（塔西佗）是这样叙述和观察的：

“但无论是这些努力，还是他（尼禄）对人民的慷慨解囊，或是他对神灵的供奉，都无法消除尼禄所背负的恶名——他曾下令放火

焚城。因此，为了杜绝这种说法，他将罪责归咎于一群人，并对他们施以最残酷的惩罚，这群人因其罪行而备受憎恶，被庸人称为基督徒。基督徒的创始人是基督，他在提庇留统治时期被本丢彼拉多（Pontius Pilate）检察官处死。这种有害的迷信虽然被暂时遏制住了，但它随即又爆发了，不仅传遍了罪恶的发源地、犹太地，还传遍了罗马，因为世上所有的坏事都会在罗马出现，并在罗马流传。一些承认自己教派（基督教）的人被抓了起来，后来，通过他们的告密，一大批人被逮捕，他们被定罪的罪名与其说是焚烧罗马，不如说是仇恨人类。他们在行刑时受到的侮辱和嘲弄加重了他们的痛苦；一些人被披上野兽的皮，被狗咬死，一些人被钉在十字架上，还有一些人被裹在沥青衬衣里，在天黑时点燃，作为照亮黑夜的灯火。尼禄把自己的花园借给了这些行刑者，同时还展示了一场模拟克伦西亚的娱乐活动；他身着战车手的服装，时而与步行的人群混在一起，时而在车上观看整个场面。虽然他们（基督徒们）是罪犯，应该受到最严厉的惩罚，但他们却被视为牺牲品，这与其说是出于对公众利益的考虑，不如说是为了满足一个人（尼禄）的残忍。”

我们目前对这段引文的关注，只是因为它为我们所坚持的关于基督教第一批教师的活动和苦难的主张提供了一个推测。从这个角度来看，它证明了几件事：第一，该教派（基督教）的创始人被处死；第二，在他被处死的同一个国家，该教经过短暂的抑制后，再次爆发并传播开来；它传播得如此之广，以至于在作者死后的

三十四年内，在罗马发现了非常多的基督徒（*ingens eorum multitudo*）。从这一事实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两个合理的推论：第一，如果该宗教从开始传播起的三十四年间，已经传遍了犹太地区，并扩展到了罗马，在那里有了大量的皈依者，那么该机构最初的教师和传教士就不可能没有积极地进行传教活动。其次，当这项事业的发起人（耶稣基督）因其企图而被当作恶棍处死时，他的追随者在同一个国家、同一个民族、同一个时代建立他的宗教的努力，不可能不面临危险。

与塔西佗同时代的作家苏埃托尼乌斯（Suetonius）在描述同一统治时期的事务时使用了这些词语：*Affecti suppliciis Christiani, genus hominum superstitionis novæ et maleficæ*。“——“基督徒，一群信奉新的恶作剧（或魔法）迷信的人，受到了惩罚”。

由于这里没有提到焚城是惩罚基督徒的借口，也没有提到只有罗马的基督徒遭受了迫害，因此苏埃托尼乌斯所指的迫害很可能比塔西佗所描述的短暂而偶然的迫害更为普遍。

尤韦纳尔（Juvenal）是与前两位作家同一时代的作家，似乎是为了纪念尼禄政府的残暴行径，他有如下诗句：——

"Pone Tigellinum, tædâ lucebis in illâ

Quâ stantes ardent, qui fixo gutture fumant、

Et latum mediâ sulcum deducit arenâ”.

“描述一下提盖里努斯（尼禄的造物），你将与那些站在自己的火焰和烟雾中燃烧的人遭受同样的惩罚，他们的头被一根固定在下巴上的木桩顶着，直到他们在地上流出长长的血流和融化的硫磺”。

如果单看这段话，可能会对暗指的主题产生怀疑；但如果与苏埃托尼乌斯（Suetonius）关于尼禄对基督徒的实际惩罚的证词，以及塔西佗（Tacitus）关于他们所受惩罚种类的描述联系起来，我认为这就很有可能是诗人所指的处决。

如前所述，这些事情发生在基督死后三十一年内，也就是说，按照自然规律，很可能发生在某些使徒的有生之年，当然也发生在那些由使徒改变信仰的人（第一批基督徒）或在他们那个时代改变信仰的人（广大基督徒）的有生之年。如果宗教的创始人（耶稣基督）在执行他的计划时被处死；如果第一批皈依该宗教的人，其中有许多人，为了他们的信仰遭受了最极端的痛苦；那么，在这两者之间的那些人（基督使徒们），他们在宗教创始人（耶稣基督）生前是他的同伴，在他死后是宗教的教师和传播者，他们

可以轻松安全地从事他们的传教事业，——这是很不可能的。

年轻的普林尼的证词属于较晚的时期；因为尽管他与塔西佗和苏埃托尼乌斯同时代，但他的叙述并不像他们一样，可以追溯到“腓力二世”时期的事件，或尼禄在位期间；——而仅限于他（普林尼）自己时代的事务。他（普林尼）写给特拉扬的那封著名的信是在基督死后七十年左右写的；从这封信中可以得到的信息，就与我们的论点有关而言，主要涉及两点：第一，庇推尼和本都的基督徒人数，这两个省的基督徒人数如此之多，以至于这两个省的总督（普林尼）用以下的措辞来谈论他们：“Multi, omnis ætatis, utriusque sexûs etiam; -neque enim civitates tantum, sed vicos etiam et agros, superstitionis istius contagio pervagata est”。“每个年龄段、男女老少都有很多人；这种迷信的传染也不只是侵袭城市，也侵袭小城镇和空旷的乡村”。——基督教的传教士们一定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才在这很短时间内造成了这种状况。其次，关于已经注意到的一点，我认为有必要加以说明，即基督徒所遭受的苦难是在没有任何主权当局公开谴责迫害他们的情况下发生的。因为，从——普林尼怀疑自己该如何行动，他对有关这一问题的任何现行法律保持沉默，他请求皇帝下达敕令，而皇帝同意了他的请求，为他提出了一个指导规则，而没有提及任何先前的规则，——可以推断出，当时并没有针对基督徒的公开敕令（即针对基督徒的公开禁绝与惩罚法律）。然而，从普林尼的这封书信中可以看出，在他所管辖的各省，对基

督徒的指控、审判和审查正在进行，而且已经进行很多了；匿名告密者提交了名单表，其中载有被怀疑信教或支持宗教（基督教）的人的姓名；由于这些告密者的告密，许多人被逮捕，其中一些人大胆地宣布了他们的信仰，并为此献出了生命；另一些人否认他们是基督徒；还有一些人承认他们曾经是基督徒，但宣布他们早已不是基督徒了。——这一切都表明，在当时（至少在那个国家），信仰基督教是充满恐惧和危险的：然而，罗马君主并没有颁布任何法令，命令或授权迫害基督徒。阿德里安给亚细亚总督米努修斯-芬达穆斯（Minucius Fundamus）的一份敕书进一步证实了这一观点：从这份敕书中可以看出，亚细亚人的习惯是以骚乱和喧哗来对付基督徒。诏书中承认了存在这种无序的做法，因为皇帝规定，今后如果基督徒有罪，就应该依法接受审判，而不是通过骚乱机会和喧闹来追捕他们。

马蒂亚尔的写作比年轻的普林尼早了几年，他以基督徒的苦难为题材进行嘲讽。马蒂亚尔的证词以及普林尼的证词还涉及另一点，即这些人（基督徒）的死是严格意义上的殉难，也就是说，他们是自愿的，在宣判时，他们有能力通过同意参加异教徒的祭祀活动来避免死刑。

爱比克泰德（Epictetus）也提到了这一时期基督徒的坚毅以及由此带来的苦难，他将他们的无畏归咎于疯狂，或者是一种时尚或习惯；大约五十年后，马库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将其

内部情况。而这与人们的预期并无不同。除了基督徒，谁会写基督教历史？谁会记录使徒们的旅行、苦难、劳作或成功，除了他们自己或他们的追随者？现在，这些书籍的记载完全符合我们所坚持的主张。我们有四部关于耶稣基督的历史（四福音书）。我们有一部从他死后开始叙述的历史（使徒行传），记述了近三十年中宗教（基督教）的传播和一些最杰出人物的事迹。这些书籍和书信分别证明了我们的论点，即这段历史的见证人所遭受的苦难，并以各种可以想象到的形式证明了这一点：直接或间接，明确或附带，通过断言、复述和暗示，通过叙述，等等。这些论点和论述建立在这些事实的基础上，或提及这些事实，或必然以这些事实为前提。

我之所以指出这种多样性，是因为在研究古代记录或任何种类的证词时，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要注意那些随意和不经意透露的信息或论据；因为在所有其他证据中，这种证据最不容易被欺诈或虚假陈述所破坏。

因此，在我们现在进行的调查中，我可以提出一些此类结论，作为更直接证词的准备。

1. 我们的书籍记载，耶稣基督，宗教的创始人，由于他的传道与声称，在耶路撒冷被作为恶棍处死。至少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因为这不过是塔西佗的记载。他们接着告诉我们，尽管如此，这

一宗教还是在耶路撒冷这个城市被提出来，然后在犹太全境传播，之后又在罗马帝国的其他地方传教。塔西佗（Tacitus）也完全证实了这一点，他告诉我们，该宗教在短暂的遏制之后，又在其兴起的国家爆发了；它不仅传遍了犹太，还到达了罗马，并在那里有了众多的皈依者：而这一切都在其开始后的三十年内发生。这些事实为我们所坚持的主张提供了有力的推论。当基督的门徒们看到他们的主人被处死时，他们自己还能指望什么呢？他们能指望逃脱他所遭遇的危险吗？“如果他们迫害我，他们也会迫害你们”，这是常识的警告。有这个例子在他们眼前，他们不可能不充分认识到他们未来事业的危险性。

2. 其次，所有的历史都一致指出基督预言了他的追随者会受到迫害：

“他们要把你们交给人去受苦，要杀你们，你们要因我的名被万民恨恶。”

“他们要捉拿你们，逼迫你们，把你们交在会堂里，关在监牢里，使你们为我的名被带到君王和官长面前。”

“时候将到，杀害你们的，必以为是事奉神。因为他们不认识父，也不认识我。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到了时候，叫你们记得我曾将这些事告诉你们。”

《马太福音》二十四章 9 节。

《路加福音》xxi.12-16. 另见第 xi 章。49.

《约翰福音》第十六章第 4 节，另见第十五章第 20 节。

《马可福音》第四章 17 节。另见第十章第 30 节。

2. 我无权从这些经文中论证基督确实预言了这些事件（而这些事件也确实发生了）；因为那就等于立即假定了基督教宗教的真实性；但我有权争辩说，以下两种可能性有一种一定是真实的；要么是福音书作者传达了基督的真实话语，而且事件与预言相符；要么是他们把预言放在了基督的嘴里，因为在撰写历史时，事件已经变成了这样；——然而，若果如此，剩下的两个假设在最大程度上似乎是不可思议的；这两个假设是：要么基督让他的追随者们充满恐惧和忧虑，而他所说的话没有任何理由或权威，也与事实真相相反；要么，虽然基督从未预言过这样的事情，（而如果他预言过，事件也会与他的预言相矛盾），但生活在事件为人所知的时代的历史学家们（福音书作者们）却错误地、以及恶意地将这些（预言的）话归于他。

3. 第三，这些书中不乏对忍耐的劝诫，以及在苦难中寻求安慰的

话题。

“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苦难、困苦、逼迫、饥荒、赤身露体、危险、刀剑，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不，在这一切的事上，我们因爱我们的主，得胜有余。”

“我们四面受敌，却不忧愁；我们困惑，却不绝望；我们受逼迫，却不被丢弃；我们被击倒，却不被毁灭；我们常在身上担当主耶稣的死，好叫耶稣的生也在我们身上显明出来；我们知道那叫主耶稣复活的，也必叫我们靠着耶稣复活，与你们同在。我们所受的轻苦虽是暂时的，却叫我们得着永远极大的荣耀。”

“我的弟兄们，你们要以奉主名说话的先知为榜样，受苦忍耐。看哪，我们以忍耐的人为乐。你们听见约伯的忍耐，也看见他的结局，就知道耶和华甚是怜悯，甚是慈悲。”

“你们当记念从前受光照以后，在苦难中受尽争战的日子，一则因责备和苦难而成为众人的注目，一则因你们与那些受责备和苦难的人为伴；因为你们怜悯被捆绑的我，以财物的毁坏为乐，因为你们自己知道，在天上会更好、更长久的物质。因此，不要丢弃你们的信心，这信心是有大报偿的；因为你们需要忍耐，等你们遵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应许。”

罗马书第八章35-37.

雅各书第 10、11 节。

林后四 8-10, 14. 16, 17.

希伯来书第 X 章第 32-36 节。

“我们在神的教会里，也因你们在一切逼迫和患难中所存的忍耐和信心，以你们为荣。这是神公义审判的明证，叫你们配得那国，你们也为此受苦。”

“我们因盼望神的荣耀而欢喜；不但如此，我们在患难中也是欢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经验，经验生盼望。”

“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受这火热的试炼，不要以为希奇，好像有什么怪事发生在你们身上一样；你们既与基督的苦难有分，就当欢欢喜喜。因此，凡照着神旨意受苦的人，就当把灵魂交托给他，叫他好好保守，如同交托给忠心的造物主一样。”

如果在当时的环境中没有任何需要耐心忍耐的事情——这些文字又是什么意思呢？是为了锻炼坚忍不拔的意志？还是说，这些劝诫（请注意，这些劝诫并非出自一位作者，而是出自多位作者）只

以下是我将要叙述的内容，但这些内容是分散的，偶尔出现在（圣经新约的）混合的通史（四福音书与使徒行传）中，仅凭这一点就可以否定任何欺诈性的假设：“基督教的创始人从开始传教到他暴死期间，一直致力于出版他的传记”。

从四福音书与使徒行传中文名看到：——他（耶稣基督）从他的追随者中挑选了十二个人，可以在他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旅行时陪伴他；除了在一次旅行中短暂离开，他派他们两个两个地去宣布他的使命；还有一次，他们在他之前去耶路撒冷，只去了几天，随后这些人一直明确地陪伴着他；当他被逮捕和处死时，他们在耶路撒冷与他在一起；当他自己的传道工作结束时，他们受他的委托发布他的福音，并从世界各国招收门徒。使徒行传的这段记载接着说，他（耶稣基督）离开几天后，这些人和他的一些亲戚，还有一些经常来往的人，聚集在耶路撒冷；他们认为传教的任务现在落在了他们的肩上，而他们中的一个人（叛徒犹大）已经背弃了这个事业，并且因为悔恨自己的背信弃义而自杀，于是他们开始选举另一个人接替他的位置；他们在耶路撒冷开始他们的工作时，就公开宣称，这个被耶路撒冷的统治者和居民最近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就是他们（犹太人民族）所有的预言和长久的期望最终要实现的那个人；他是上帝派到他们中间来的，他被上帝任命为人类未来的审判者；所有希望确保自己死后幸福的人都应该接受他，并以他的名义接受洗礼，以此表明自己的信

仰。（使徒行传的）这段历史接着说，相当多的人接受了这一建议，他们这样做，在他们中间形成了一个严格的联盟和社团（教会），很快引起了犹太政府的注意，十二门徒中的两个主要人物，也是与宗教创始人生活得最亲密、最持久的人，在圣殿里向人们演讲时被抓住了；他们在监狱里被关了一夜，第二天被带到一个由犹太官吏和神职人员主要人物组成的集会上；这些人（被捕者）在用得体而坚定的语言表达了他们认为自己有义务说出他们所知道的事情，“说出他们所看到和听到的事情”之后，从议会回来，向他们的同伴报告了所发生的事情；这份报告虽然让他们知道了他们的处境和所作所为的危险性，但对他们的行为并没有产生其他影响，而只是让他们在心中产生了坚持下去的决心，并恳切地祈求上帝为他们提供帮助，激发他们与日益紧迫的使命相称的毅力。过了不久，我们读到：十二使徒都被抓住，关在监里；他们第二次被带到犹太教的犹太公会面前，他们被责备不服从对他们下达的禁令，并因他们的悖逆遭到殴打；他们再次被责令停止，便被允许离开；然而，他们既没有离开耶路撒冷，也没有停止布道，每天都在圣殿里，挨家挨户地布道；这十二个人认为他们自己是如此完全地、专心致志地从事这项工作，以至于他们现在把这个团体（教会）的所谓世俗事务移交给了其他人。

迄今为止，新宗教的传道者似乎一直站在普通人（百姓）一边；这也是犹太统治者此时不认为应该采取更极端做法的原因。然而，没过多久，这一信仰的敌人就找到了各种手段，向人们表示这一

制度会颠覆他们的律法，贬低他们的立法者（耶稣基督），玷污他们的圣殿。这些含沙射影的言论被成功地散布开来，以至于诱使人们和他们的上司一起用石头砸死了新社会中一位非常活跃的成员（司提反）。

这个人的死是一场普遍逼迫的信号，从当时的一则轶事可以判断逼迫的活动：至于扫罗，他大肆破坏教会，进入各家各户，把男人和女人都抓起来，关进监狱。

我不知道是否有人暗示过，在使徒们的手中，基督教的使命是一个发财或赚钱的计划。不过，我们还是可以从他们的这段历史中看出，他们似乎完全没有任何金钱或利益方面的考虑。最有诱惑力的一次机会，就是通过保管和管理公共资金，让他们的皈依者从中获利。当时，一些比较富有的成员，打算把他们的财富捐献给教会，他们变卖了自己的财产，并把价银放在使徒们的脚下。然而，他们（基督使徒们）对这种信任所带来的好处毫无察觉，或者说毫无兴趣，以至于我们发现他们很快就放弃了这种信任，将其交到了不是他们自己提名的人手中，而是由整个教会为此目的正式选出的管家（教会执事）手中。

我们还可以补充一点，这种将私有财产投入公共财产的过度慷慨，

远非使徒们所要求的，也不是基督教的律法所强加的。彼得提醒亚拿尼亚说，他的行为犯了故意和自愿推诿的罪；因为他（彼得）说，“当你（亚拿尼亚）的产业还没有卖出去的时候，它不是你自己的吗？它卖出去之后，它不是在你自己的权力范围之内吗？”

这些皈依者“散居海外”，所到之处都在传教；他们的传教实际上也是十二使徒的传教；因为他们与十二使徒的传教是一致的，并且保持着联系，以至于当他们听说使者在某个国家取得成功时，就派了两个使者到那里去完成和巩固传教。

现在发生了一件对该宗教未来历史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在耶路撒冷开始的迫害随着基督徒来到了其他城市；在这些城市里，犹太教的犹太公会可以对本民族的人行使权力。有一个年轻人（扫罗，或保罗），他曾以敌视基督徒为自己的标志，并从耶路撒冷的公会那里获得了一项委托，让他在大马士革抓住任何他可能发现的皈依（基督教）的犹太人。在这一非同寻常的变化中，这位新皈依者（保罗）不仅与他的（新）同伴们（基督徒）同呼吸共命运，而且给他自己带来了来自他所离开的党派（犹太教）的双重敌意。大马士革的（犹太教）犹太人在他返回该城时，日夜不停地监视着城门，以至于他只有被装在一个篮子里放在墙边，才从他们手中逃脱。在耶路撒冷，他也没有发现自己更安全了（他当时立即返回了那里）。在那里（耶路撒冷），很快就有人企图

消灭他；他被送往故乡西利西亚，才幸免于难。

由于某些没有提及的原因，也许是不为人知的原因，但很可能与犹太人的内战历史有关，或者与某些吸引公众注意力的事件有关，——基督徒的苦难大约在这个时候出现了间歇。这种情况最多发生在基督死后的七、八年，也许只有三、四年。在这段时间里，尽管后期的逼迫占据了一部分时间，但在犹太全地、加利利和撒玛利亚都成立了教会或信徒团体；因为我们读到，这些国家的教会现在得到了安息和造就，并且在敬畏主和圣灵的安慰中前行，数量倍增。在这个安静的季节里，最初的传道人并没有放弃他们的工作或活动，因为我们发现他们当中有一个人（保罗），而且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他走遍了四面八方。

拉德纳博士（本森博士也赞同他的观点）将基督徒迫害的停止归因于卡里古拉试图在耶路撒冷的圣殿中树立自己的雕像，以及由此在犹太人心中引起的恐慌；这种恐慌在一个时期内中止了（犹太人内部之间的）所有其他的争斗。

最后，我们发现耶路撒冷再次成为传教的中心；传教士们返回到这里，报告他们的传教行为和效果，讨论和解决公众关心的问题，寻求指导，派遣教师。

然而，平静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太久。希律-阿格里帕（Herod

Agrippa) 刚刚取得了犹太的统治权，便伸手向教会中的某些人发难。他一开始就残忍地砍下了十二使徒之一（雅各）的头颅，他是宗教创始人的亲戚和长期伙伴。他发现这一处决让犹太人很满意，于是又抓住了其中的另一个人（彼得），准备将他处死，这个人（彼得）和前者（雅各）一样，生前与基督有联系，死后也非常积极地为基督服务。然而，此时，这个人被奇迹般地从监狱里解救出来，（正如新约记载中所说），并逃出了耶路撒冷。

（写作使徒行传的）历史学家（路加医生）在叙述这些事情时，并没有像我们在概述历史时那样笼统，而是极其详细地叙述了姓名、人物、地点和情况；值得注意的是，历史学家（路加）没有丝毫夸大其当事人的毅力或苦难的倾向。当他们逃命时，他平实地告诉我们情况。当教会休息时，他提到了这一点；当人们参与其中时，他也没有忽略这一点。当使徒们第二次被带到犹太公会面前时，他小心翼翼地指出，他们是在没有暴力的情况下被带去的。当有人提出温和的建议时，他给出了建议的提出者和包含建议的讲话。当统治者听了这些建议后，只是威胁使徒，命令用鞭子抽打他们，而没有进一步逼迫他们时，历史学家（路加）坦率而明确地记录了他们的忍让。因此，当他（路加）在其他事例中记述更严重的迫害或实际的殉难时，我们有理由相信，他记述这些事是因为它们都是真实的，而不是因为他想在他的记述中加重强调基督徒所受的苦难，或更多地赞美他们在苦难中的忍耐。

现在，我们的历史要走一条更狭窄的道路。撇开其余的使徒和基督最初的同伴，——他们都参与了新信仰的传播（我们丝毫没有理由相信他们的勤奋和勇气有所减退），——接下来的叙述是关于那位杰出教师（保罗）的单独回忆录，之前已经对他非同寻常的突然皈依宗教以及相应的行为变化进行了旁征博引的描述。这个人（保罗）与另一个人一起，出现在耶路撒冷早期的教会成员中，也出现在以下人中：十二使徒的直接追随者；他从安提阿出发，明确的任务是将新的宗教传遍小亚细亚的各个省份。在这次远征中，我们发现几乎每到一地，他们都会受到侮辱，生命受到威胁。在被逐出皮西迪亚的安提阿之后，他们又前往以哥念。在以哥念，有人企图用石头打死他们；在他们从以哥念逃到的路司得，其中一人真的被（城里众人认为被）石头打死，并被拉出城去。这两个人虽然本身不是最初的使徒，但他们的行为与最初的使徒是相关联的；因为在他们旅行结束后，他们被派往耶路撒冷接受特别的委托，在那里他们向使徒和长老们讲述了他们传道的事件和成功，作为回报，他们被长老们推荐给教会，“因为他们是冒着生命危险传道的人”。

他们（保罗、巴拿巴）在第一次进展中所受到的待遇并没有阻止他们准备第二次进展。然而，当他们之间发生争执，但又与他们共同的工作主题无关时，他们采取了明智而真诚的行动；他们没有因厌恶而退出他们所从事的服务，而是各自致力于宗教的发展，他们（保罗、巴拿巴）彼此分开，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使徒行

传的) 历史与他们中的一个人(保罗)同行; 他(保罗)的第二次旅行也遇到了与第一次同样的危险和迫害。迄今为止, 使徒的旅行一直局限于亚洲。现在, 他第一次横渡亚吉安海(爱琴海), 同行的人中有一个人, 他的叙述为我们提供了信息。他(保罗)在希腊停留的第一个地方似乎是马其顿的腓立比。在这里, 他本人和他的一个同伴遭到了残酷的鞭打, 被关进了监狱, 受到了最严厉的看管, 在伤口还在抽搐的时候, 就被推进了地牢, 脚也被绑在了镣铐上。在经过安菲波利斯和阿波罗尼亚之后, 他们来到了帖撒罗尼迦; 在这个城市里, 他们所住的房子遭到了一伙敌人的袭击, 目的是要把他们带到民众面前。幸运的是, 为了保全他们, 他们没有被发现在家里, 但房子的主人因为让他们进门而被拖到地方官面前。他们在下一个城市受到的接待要好一些: 但他们还没有待多久, 他们的骚乱对手犹太人就在居民中煽动起对他们的骚乱, 迫使使徒前往雅典逃跑。他(保罗)在(哥林多)城里住了一段时间, 似乎没有受到骚扰。然而, 犹太人终于找到了办法, 发动了一场反对他的叛乱, 并把他带到了罗马总督的法庭上。

这位孜孜不倦的教师(保罗)离开哥林多后, 从以弗所回到叙利亚, 再次访问了耶路撒冷和该城的基督徒团体, 正如人们一再指出的, 该城仍然是传教的中心。然而, 他的热忱并不适合在耶路撒冷久留。我们看到, 他随后去了安提阿, 在那里逗留了一段时间后, 再次穿越了小亚细亚的北部省份。在以弗所, 使徒继续了

两年的日常传道工作，直到他的成功终于引起了那些热衷于支持国家崇拜的人的担忧。他们的喧哗引发了一场骚乱，使徒（保罗）差点丧命。然而，他并没有被自己所面临的危险所吓倒，他被赶出以弗所，只是为了在希腊重新开始他的工作。当他打算从哥林多直接返回叙利亚时，由于犹太人的阴谋，他们（犹太人）准备在途中拦截他；这迫使他返回马其顿，到达腓立比，然后乘船进入亚洲。沿着亚洲海岸，他竭尽全力继续航行，以便在五旬节前抵达耶路撒冷。他在耶路撒冷才待了几天，就有在亚西亚参加五旬节的一些老对手唆使民众在圣殿里抓住他，把他赶出圣殿；要不是罗马卫兵突然出现、把他从他们手中救出来，他们马上就会把他（保罗）消灭。然而，这位适时插手的罗马官员，是出于对公共和平的关心，他的职责是维护公共和平，而不是出于对使徒（保罗）的任何好感、或者说是出于对他行使正义或人道的任何意愿；因为他（罗马官员）刚把使徒（保罗）的人身安全保护在堡垒里，就开始对他施以刑罚。

从这时起到这段历史结束，使徒（保罗）一直被罗马政府公开羁押。他幸运地发现了暗杀阴谋，摆脱了敌人的影响。

他因上告而被遣送罗马，但直到他遭受了两年的监禁以后。他经过舟车劳顿的航行，在途中又遭遇了海难的危险，才到达意大利。尽管他仍然是一名囚犯，而且他的命运仍然取决于他自己的态度，但是，无论是他所经历的各种长期的苦难，还是他目前处境的危

险，都没有阻止他坚持传教；因为历史学家（路加）在结束（使徒行传）这段记载时告诉我们，在随后两年的时间里，他（罗马）在自己租住的房子里接待了所有来找他的人，他被允许与看守他的一名士兵住在一起，“满怀信心地宣讲神的国度，教导那些与主耶稣基督有关的事情”。

现在，我们从这位历史学家（路加）的叙述中，在涉及圣保罗的部分，得到了历史所能得到的最有力的佐证。我们另外还掌握了圣保罗本人就其传道事迹所写的书信，这些书信或是写于这段历史所包含的时期，或是写于其后，记述并提及了那段时期的事务。这些书信没有借鉴（使徒行传的）历史，也没有引述（使徒行传的）历史，但却无意中在许多细节上证实了（使徒行传）历史的记载。与我们现在的目的有关的是对使徒所受苦难的描述：（使徒行传）历史中对使徒所经历的危险和苦难的描述，不仅在总体上与使徒本人（保罗）在谈到他的生活或传道时所使用的语言内容一致，而且在许多情况下，在时间、地点和事件顺序上也有具体的对应性。——如果历史学家（路加）在他的叙述中写道：“在腓立比，使徒被打了许多鞭子，被关进监狱，在那里受到严厉和侮辱的对待”；那么我们发现他（保罗）在给邻近教会的一封信中提醒他的皈依者，在他之前受苦受难，在腓立比受到可耻的对待之后，他仍然勇敢地对他们（他下一次来到他们的城市）讲上帝的福音。——如果（使徒行传）历史记载，使徒刚到帖撒罗尼迦时，他所住的房子遭到民众的攻击，房子的主人被拖到地方官

面前，因为他允许这样一位客人住在他的门内；那么我们看到，使徒（保罗）在给帖撒罗尼迦基督徒的信中，唤起他们的记忆，他们是如何在重重苦难中接受福音的。如果（使徒行传）历史记载了在以弗所发生的叛乱，使徒差点因此丧命；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使徒本人（保罗）在离开以弗所后不久写的一封信中，描述了他所处的看似绝望的境地，并回信感谢他所受到的解救。如果（使徒行传）历史告诉我们，使徒曾被逐出皮西迪亚的安提阿，在以哥念被人企图用乱石砸死，并在腓力斯被人企图杀害，在路司得差点被石头打死；——那么我们看到，有一封他写给一个最喜欢的皈依者的信，正如同（使徒行传）历史告诉我们的那样，他是在这些地方第一次见到这个人；在信中，他呼吁这个门徒了解他在安提阿、以哥念和路司得所遭受的迫害。如果历史记载，使徒（保罗）在对以弗所长老们讲话时，提醒他们，据他们所知，他曾用个人的劳动来供应自己和同伴们的生活必需，以此证明他的教导是无私的；那么，我们发现同一位使徒（保罗）在他住在以弗所期间写的一封信中断言他自己，甚至到那个时候他还在劳动，用自己的双手做工。

这些巧合的对应，加上与使徒历史其他部分有关的许多巧合对应，都来自于独立的资料来源，不仅证实了所观察到的具体细节的真实性，而且大大提高了叙述的各部分的可信度：并支持了作者的说法，即他（路加）是所写历史的当事人的同时代人，而且在整个叙述的重要部分，他是一个同伴。

使徒书信中对基督教苦难状态的描述，在他们的同伴和直接追随者留下的著作中也得到了明确的证实。

圣保罗在《致腓立比书》中光荣地提到了克莱门特（革利勉）；他（克莱门特）在下面的文字中为我们留下了关于这一点的证明：“让我们以我们这个时代为例（他说）。由于狂热和嫉妒，教会中最忠实、最正直的支柱遭到迫害，甚至惨死。让我们看看神圣的使徒们。彼得因为不公正的嫉妒，经历了不是一两次，而是多次的苦难；直到最后，他殉道了，去到了本该属于他的荣耀之地。出于同样的原因，保罗以同样的方式得到了他忍耐的奖赏。他曾七次被捆绑，被鞭打，被乱石几乎砸死；他在东方和西方传道，留下了他信仰的光辉事迹；他教导整个世界公义，为此甚至走遍了西方最远的地方，最后在罗马总督的命令下殉道，离开了世界，去了他的圣地，成为历世历代最杰出的忍耐典范。除了这些圣洁的使徒之外，还有许多其他的门徒，他们因为敌人的嫉妒，同样经历了许多痛苦和折磨，给我们留下了光辉的榜样。为此，不仅男人，就连女人也受到了迫害；他们遭受了极其悲惨和残酷的惩罚，却坚定地完成了自己的信仰。”

在《罗马书》中，圣保罗在一篇与历史叙述关系不大的文章中这样写道：“这等人信了基督，为基督的名受苦受死，存心忍耐，尽心舍命”。

约翰的门徒波利卡普（虽然他的作品只剩下一封很短的书信）也没有忽略这个问题。他说：“我劝勉你们众人，要遵行公义的道，操练一切的忍耐，这道你们已经看见在你们眼前显明了，不但在有福的伊格内修、洛里摩斯和鲁孚身上，就是在你们中间的其他人身上，在保罗自己和其余的使徒身上，也都显明了；我深信这一切的人都不是徒然奔跑的，乃是凭着信心和公义，归于主所赐给他们的位分，他们也是与主一同受苦的。因为他们不爱现世，只爱那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

与波利卡普同时代的伊格内修（Ignatius）也提到了同样的话题，虽然简短，但却积极而准确：“他们（即彼得，以及基督显现时与彼得在一起的人）因此（即在基督复活后，他们感受到并触摸过他的身体，——正如伊格内修斯所表达的那样，他们被他的肉体和精神所折服）蔑视死亡，并显明胜过了死亡”。

如果读者想知道当时的迫害是什么，我想请他参阅士每拿教会在波利卡普死后不久写的一封信。他们说：“所有其他殉道者所受的苦难都是有福的、慷慨的，他们是按照上帝的旨意而受苦的。我们这些与别人同样虔诚的人，也应该把一切的力量和秩序归于上帝。事实上，谁又能不钦佩他们伟大的心灵，以及当时在他们身上显现出来的令人钦佩的忍耐和对主的爱呢？他们被鞭打得皮开肉绽，身体的骨架和结构甚至连内部的血管和动脉都被打通了，

1. 虽然我们的圣经历史在叙述的早期部分留下了关于使徒们的一般性记述，然后开始单独讲述一个特定的使徒（保罗），但它所提供的信息至今仍延伸到其他部分，因为它显示了服事的性质。当我们看到一位使徒（保罗）在履行他的使命时遭受迫害，如果没有证据，我们就不会相信，在同一时间，其他人能轻松安全地履行同样的职责（即，保罗的苦难，也说明了、佐证了，其他基督使徒们的苦难）。我们经常提到的（新约）书信的直接证明证实了这一公平合理的推论。这些书信的作者不仅在许多段落中提到了他自己所受的苦难，而且还说到其他的使徒们、门徒们也在忍受与他一样的苦难。“我想，神把我们这些使徒放在最后，就像定了死期一样；因为我们在世人、天使和人面前都成了奇观；甚至到了现在，我们又饥又渴，赤身露体，被人殴打，没有确定的居所；我们劳苦，亲手作工；被人辱骂，我们祝福；被人逼迫，我们忍受；被人诽谤，我们恳求；我们被当作世上的污秽，万物的渣滓，直到今日”。此外，在（使徒行传）历史前半部分关于其他使徒的简短叙述中，在叙述的短暂时间内，我们发现，首先，他们中的两个人（彼得等）被抓住，关进监狱，被带到犹太公会面前，并受到进一步惩罚的威胁；然后，所有人都被关进监狱，遭到殴打；不久之后，他们的一个信徒（司提反）被乱石砸死；对该教派的迫害如此激烈，以至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被赶出了这个地方；过了很短的时间，十二人中的一个人被砍头，另一个人也被判了同样的刑罚，而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耶路撒冷这座城市里，而且是在创始人（耶稣基督）死后的十年之内，也是在该

教派（基督教）成立之初。

2. 如果整个故事不是小说，不是罗曼史，整个行动不是梦境，如果彼得、雅各、保罗以及故事中提到的其他使徒不全是想象中的人物，如果他们的信不全是伪造的，更有甚者、不是伪造了从未存在过的名字和人物；那么，我们手中的证据就足以支持我们所主张的唯一事实（我再次重申，这一事实本身就极有可能），即耶稣基督最初的追随者为传播他的宗教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并因此而经历了巨大的劳动、危险和苦难。

3. 使徒行传历史的总体真实性得到了强有力的证实，因为事实上，它不过是为肯定产生的效果（基督教的广泛传播）指出了适当的原因，并描述了肯定存在的情况自然产生的后果。

历史记载了原因、起源和进展。大家都承认，因为除了基督徒自己的证词外，还有其他（世俗历史）证词记录了这一宗教是在那个时代、那个国家开始盛行的。很难想象，如果没有创始人和他的追随者们在传播这一新宗教方面的努力，这一宗教是如何开始或盛行的。我们现在所掌握的历史描述了这些努力、所使用的人员、所使用的手段和所做的努力，以及为实现这一目标所付出的辛劳。同样，历史记载了（基督教）宗教的第一批传播者所经历的待遇，这也是他们所处的环境所自然产生的结果。我们承认，该宗教在很大程度上有悖于当时的观点，有悖于它最初传入的民

族的希望和愿望；它推翻了所有其他国家的既定神学和崇拜。我们不能不相信，当这样一种体系的使者四处奔走，不仅发表他们的观点，还收集皈依者，并组建正规的皈依者协会（教会）时，——他们的尝试会遭到反对，或者这种反对有时会发展到致命的极端。我们的（使徒行传）历史详细记载了这种反对的例子，以及宗教使者所经历的苦难和危险，这完全符合从他们所从事的事业的性质，以及从事这项事业的时代和国家的特点所能合理预料到的情况。

4. 我们面前的（圣经）记录为我们的一般主张的另一个组成部分提供了证据，而且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这是极有可能的，几乎是他们的新信仰的必然结果；即，除了在传播宗教方面的积极性和勇气之外，耶稣的原始追随者在皈依耶稣之后，还采取了一种新的、特殊的私人生活方式。在他们的主离开他们之后，我们立即听到他们继续同心合意地祷告祈求；他们每日在殿里同心合意地祷告；许多人聚集在一起祷告。无论他们来到哪里，他们传道的第一句话就是：“悔改吧！”。我们知道，这些诫命要求皈依者（以及基督使徒们自己）避免许多放荡行为，而这些行为在当时并不被视为犯罪。我们知道基督徒在他们的书中读到的纯洁的规则和仁爱的格言；关于这些规则，我们只需指出，如果这些规则——即使不说完全被遵守，而是只要无论在什么程度上被重视，——那么，它们都会产生一种行为体系；更难能可贵的是，会产生一种心智的倾向和情感的规范，与他们迄今为止所习惯的任何

事情都不同，也与他们在其他人身上所看到的不同。这种变化反映在，他们的老师（基督使徒）在信中总是提到他们的新品格所带来的举止上的区别：“他使你们活过来，就是从前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人。从前，你们随从这世界的潮流，顺从空中掌权者，就是如今在悖逆之民身上运行的灵；我们从前也在他们中间，随从肉体的情欲，满足肉体 and 心思意念的私欲，本是可怒之民，和别人一样”。圣保罗在写给哥林多信徒的第一封信中，在列举了一系列恶行之后，又说：“你们中间有些人是这样的，但你们已经洗净了，你们已经成圣了”。同样，在提到同样的行为和情感变化时，他（保罗）问罗马基督徒：“你们在那些事上结了什么果子，而现在却以这些事为耻”。这位作者（保罗）在描述基督徒的道德状况时所使用的短语，与他们成为基督徒之前的状况相比，如“新生命”、“从罪中得了释放”、“向罪死了”；“罪身被毁，使他们将来不再服事罪；是光明和白昼的儿女”，与黑暗和黑夜的儿女相对；“不像别人那样睡觉”；至少意味着一种新的道德义务制度，可能还有一系列新的行为，从他们皈依基督开始。

普林尼（Pliny）对他所处时代的新教派（基督教）的行为所做的见证，与圣保罗的见证相差不到五十年，非常适用于我们正在讨论的主题。这位作家（普林尼）对那个时代的基督徒所做的描述，是通过相当准确的调查得出的，因为他认为他们的道德原则是地方官感兴趣的一点，具体如下：-他（普林尼）告诉特拉扬皇帝，“有些放弃了教会的人，或者为了自保而假装放弃了教会的人，

第六章

基督教的第一批传播者为之奋斗的故事是神奇的。

首先，我们要考虑到该宗教（基督教）在当时的时代的盛行；其次，关于该宗教起源的唯一可信的说法，即创始人及其同伴的活动；第三，这种活动自然会引起的反对；第四，异教徒的著作以及我们基督徒的著作所证明的该宗教创始人的命运；第五，这些作家对基督徒所受苦难的见证，这些基督徒或与该教最初的创世者同时代，或紧随其后；第六，归因于该教创始人的、关于其追随者所受苦难的预言，只有这些预言才能证明：要么这些预言的确早已被传达和实现，要么基督生平的作者受事件的诱导将这些预言归因于他；第七，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信件，由事件中的一些主要参与人所写，明确提到他们自己和同伴所承受的极端的劳动、危险和苦难；最后，有一段历史（使徒行传），据称是其中一位新教师（保罗）的同路人（路加）所写，而且，由于这段历史与现存的该人的书信（保罗书信）之间并不复杂的对应关系，证明这段历史（使徒行传）是由某个非常熟悉叙事主题的人所写，这段历史包含了旅行、迫害和殉难的描述，当我们把这些考虑因素放在一起时，与前述理由引导我们所期望的相吻合、我认为，这些考虑因素都是正确的，就像我在前面几章中所说的那样，我们心中不会有太多疑问，即，当时有许多人出现在世界上，公开宣扬一个非同寻常的故事，为了传播对这个故事的信仰，他们自愿

承担巨大的个人危险，穿越海洋和王国，付出巨大的努力，忍受极端的虐待和迫害。事实还证明，这些人由于相信或声称相信他们所言非虚，在许多方面开始了新奇的生活。

从案件的明确和公认部分来看，我认为同样最有可能的是，这些人自愿让自己承受疲劳和艰辛的故事是一个神奇的故事；我的意思是，他们声称有某种神奇的证据。他们没有任何含混。他们指名道姓，也就是说，他们所称的是拿撒勒人耶稣，而不是其他任何人。因此，他们的传道主题只能建立在他（耶稣基督）的超自然事件之上。这里没有（世俗的权力、军事等等的）胜利，没有征服，没有革命，没有令人惊奇的命运的提升，没有英勇、力量或政治政策的成就可以诉诸；没有任何艺术或科学的发现，没有天才或学识的伟大努力可以产生。

一个加利利农民被宣布为神圣的律法制定者。一个家境贫寒、生活简朴、没有为犹太民族带来任何拯救的年轻人，被宣布为他们的弥赛亚。如果不同时为他的使命提供一些证据（除了超自然的证据，还能有什么其他的证据呢？），这种说法就太荒谬了，无论是人为的想象、尝试还是相信都是不可能的。无论宗教在多大程度上或在多大深度和范围上具有争论性，当涉及到“拿撒勒木匠的儿子是我们应该接受和服从的人吗？”——每一场争论和每一个问题都必须以这些（基督教证据）为前提；因为，无论这些争论何时出现，都可能、而且自然会根据其本身的论证理由进行

讨论；我们必须牢记，如果不事先假定存在、或声称存在这些证据，就根本不可能有讨论论证的地方。因此，举例来说，犹太人解释为属于弥赛亚的预言是否适用于拿撒勒人耶稣的历史，在那个时代是一个自然的辩论主题；辩论可以继续，而不会动不动就提到他的神迹，因为辩论一开始就是假设这些神迹的；因为如果没有神迹和标记（真实的或假装的），或者如果没有通过他的手段使国家的公共状况发生了某种巨大的变化，从而满足了当时对这些预言的公认解释，我看不出这个问题怎么会被提出来。我们读到，亚波罗说服了犹太人，用圣经证明了耶稣就是基督；但是，除非耶稣展示了他个人的某些特征，某些超自然能力的证据，否则从旧约经文中得出的论据就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它没有任何依据。一个自称是上帝之子的年轻人，聚集了一群人在他身边，向他们发表道德演讲，（如果没有以神迹为证据），不可能在犹太人中间激起这么大的怀疑争论：怀疑他是否就是（圣经旧约）一长串古老预言的终结成就者；他们对这些预言的完成产生了如此宏大的期望，而这种期望的性质与所出现的是如此相反；我的意思是说，当他们看到整个情况摆在他们面前时，当他们看到他被钉在十字架上时，不可能不有这样的怀疑。

同样，假设耶稣就是弥赛亚，那么，他的到来对犹太人和外邦人的影响，对他们彼此关系的影响，对他们被上帝接纳的影响，对他们的责任和期望的影响；他的性质、权威、职分和事工；都可能成为早期基督教宗教支持者深思熟虑的主题，并占据他们的注

意力和著作。然而，我并不指望在这些讨论中，无论是以书信、演讲还是论文的形式保存下来，都会频繁或非常直接地提到他的神迹。但是，神迹证据仍然是论证的基础。在首要问题上，他们必须依靠的是（旧约圣经）关于奇迹的预言，而且仅仅是奇迹的预言。

=====

=====

=====

=====

=====

=====

=====

=====

=====

第七章

这主要是我们现在通过间接考虑证明的故事。

那么，一旦证明了基督教制度的首批传播者确实是为了一个非同寻常的，我想我们可以说是为了某种神奇的故事，而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承受了巨大的危险和苦难，那么接下来的一个重大问题

就是，我们的《圣经》中所记载的是否就是那个故事；是否就是这些人所宣扬的故事，以及他们为此而采取的行动和遭受的苦难？这个问题实际上不外乎：基督徒现在拥有的故事是否就是基督徒在当时所秉持的故事？关于这一点，在探究支持我们历史权威的具体理由和见证之前，我们可以从一般性的考虑中推导出以下证据。

首先，没有任何其他故事的痕迹或遗迹。

在基督教兴起的同时，或在基督教兴起后的许多时代内，没有任何文献或记载片断记载了与我们的历史大不相同的历史。无论是与基督教兴起同时代，还是在基督教兴起后的许多年代内，都没有任何文件或记载的片段，能说明与我们的历史大相径庭的历史。异教作家中关于此事的或遥远、或简短和偶然的记载，就其内容而言，与我们的记载一致。他们证明了这些事实：这一制度起源于耶稣；创始人在罗马总督本丢-彼拉多的授意下，在耶路撒冷被当作恶人处死；然而，这一宗教在该城和整个犹太地区传播开来；并从那里传播到遥远的国家；皈依者众多；他们为自己的信仰遭受了巨大的苦难和伤害；而这一切都发生在我们的神圣书籍所描述的那个时代。它们（历史的记载）继续描述基督徒的举止，用词完全符合我们圣书中现存的记载；他们（基督徒们）习惯于在某一天集会；他们像歌颂神灵一样歌颂基督；他们以誓言约束自己不犯任何罪行，不偷窃和通奸，严格遵守诺言，不赖账；他们

（基督徒们）崇拜在巴勒斯坦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他（耶稣基督）；他们的第一位立法者（耶稣基督）教导他们，他们都是弟兄；他们非常蔑视这个世界上的事物，把它们看成是不珍贵的东西；他们互相帮助；他们对不朽抱有强烈的希望；他们蔑视死亡，甘愿受苦。这是一些异教作家的描述，他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相距甚远；他们对这个问题不了解，也不感兴趣。从表面上看，它（世俗历史的记载）具有这种叙述的特征，因为它描述的是效果，即一种新宗教在世界上的出现，以及大批人皈依它，而丝毫没有涉及它赖以建立的基础的细节、制度的内部、吸引他人皈依它的人所提供的证据或论据。然而，这与我们的故事并不矛盾，也没有冲突。

【见《普林尼的信》——博内以他生动的表达方式说：“将《普林尼的信》与《使徒行传》中的记载相比较，我觉得我似乎不是在读另一位作者的书，而是在读那个非同寻常的社会（教会）的历史学家（路加）的书。”这句话说得很重，但无疑有一种亲近感，而且是可以预料到的所有亲近感：——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当他们（基督徒们）知道他们的朋友遇到困难时，他们会采取怎样的行动。总之，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放弃信仰，因为这些可悲的人毫不怀疑他们将永生不死：因此，他们蔑视死亡，许多人自甘受苦。此外，他们的第一位赐福者教导他们，只要他们转过身来，放弃希腊人的众神，崇拜他们这位

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主人，并承诺按照他的律法生活，他们就都是兄弟。他们还蔑视世间万物，视之为粪土。’

在异教徒（普林尼等人）的记载所涉及的一般要点上，它与我们在自己的圣书中所看到的记载一致，这就是对它的确认。”—— 博内】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流传下来的极少数犹太作家的作品中。无论他们省略了什么，或者我们在解释这些省略时发现了什么困难，除了我们承认的圣书历史（新约）之外，他们（非基督徒的犹太人）并没有提出其他的历史记载。约瑟夫（Josephus）在基督教兴起约六十年后撰写了《古迹》（Antiquities）或《犹太人史》（History of the Jews），他在一段被公认为真实的文字中提到了施洗约翰，说他是一位美德的传道者，他为皈依的人施洗，他受到人们的欢迎，他被希律囚禁并处死，因希律与他兄弟的妻子希罗底生活在犯罪的同居关系中。在另一段被许多人认可的文字中，我们听到了被称作耶稣的人的兄弟雅各被处死的消息，尽管人们对这段文字提出了相当多的质疑。第三段相关文字现存于约瑟夫《历史》的所有副本中，但其真实性长期以来一直存在争议，我们在这些文字中明确见证了我们历史的实质内容：“当时，耶稣住在这里，他是一个智者，如果可以称他为人他的话，因为他做了许多奇妙的事。他是乐于接受真理的人的老师。他吸引了许多犹太人和外邦人归向他。这就是基督；当彼拉多在我们中间的首

领的唆使下，把他定了十字架的罪时，他们这些以前对他怀有好感的人，并没有停止对他的追随：因为在第三天，他又活生生地向他们显现；神圣的先知已经预言了关于他的这些和许多奇妙的事情”。无论关于这段文字真伪的争论如何；约瑟夫是否写完了我们的历史：——如果这段经文是真实的，他确实写完了；即使不是，我们所断言的仍然是真实的，他（约瑟夫）对这个问题的叙述与我们的没有任何不同，对这个制度（基督教）的起源也没有任何其他或不同的说法。我还认为，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这段话是真实的，或者约瑟夫的沉默是有意为之。因为，写作时间比约瑟夫晚了不到二十年、或许不到十年的塔西佗，在他（塔西佗）关于约瑟夫的记载中告诉我们，——罗马有大量的基督徒被判刑；他们的教派来自基督，而基督在提庇留统治时期被作为罪犯处死。

——与塔西佗同时代的历史学家苏埃托尼乌斯（Suetonius）也说，“在克劳狄乌斯时代，犹太人在罗马闹事，基督徒是他们的领袖；在尼禄统治时期，基督徒受到惩罚”；——普林尼（他在约瑟夫的历史出版后不超过三十年写下了著名的书信）发现基督徒在庇推尼省的人数如此之多，以至于引来了他的控诉：像传染病一样侵袭了城市、乡镇和村庄，以至于人们普遍抛弃了（敬拜偶像众神的）公共仪式；——如前所述，没有理由想象庇推尼省的基督徒比罗马帝国其他许多地方的基督徒人数更多，因此，我认为，在此之后，我们不能相信，这一宗教和它赖以生存的事件过于模

糊，无法引起约瑟夫的关注，也无法在他的历史中占有一席之地。也许他（约瑟夫）不知道该如何表述这件事，只好默默地一笔带过，以解决他的困难。尤西比乌斯写了君士坦丁的生平，但却完全省略了其生平中最重要的情节，即他的儿子克里斯珀斯之死；毫无疑问，原因就在这里。约瑟夫对基督教话题的保留还体现在他对克劳狄乌斯放逐犹太人一事的一笔带过，我们已经看到，苏埃托尼乌斯在记录此事时明确提到了基督。这至少与他（约瑟夫）对伯利恒的婴儿保持沉默一样引人注目。然而，无论约瑟夫忽略的事实或原因是什么，他都没有提供或假装提供过关于这一主题（基督教之起源）的其他或不同的历史叙述。

【约在公元 180 年编纂的《米斯那》（Misna）犹太传统集中没有提到基督教；虽然其中有一篇关于奇怪或偶像崇拜的“De cultu peregrino”小册子；但毋庸置疑的是，基督教在当时已在世界上广为人知。约公元 360 年编纂的《耶路撒冷塔木德经》中关于这一主题的记载极少，500 年编纂的《巴比伦塔木德经》中的记载也不多；尽管这两部作品都具有宗教性质，尽管在第一部作品编纂时，基督教即将成为罗马帝国国教，而在第二部作品出版时，基督教已经成为罗马帝国国教 200 年了。】 【这说明了非基督徒的犹太人极不情愿提到耶稣基督；这也解释了约瑟夫没有详尽地谈到基督教的兴起历史，尽管他提到了施洗约翰、以及简要提到了基督与基督徒的一些历史。】

但更进一步说，从最初的基督教起源时代到后来的整个基督教作家群体，在他们的讨论、申辩、论证和争论中，都是以我们的《圣经》所包含的一般故事为基础的，而不是以其他故事为基础。主要的事实，主要的媒介，都是一样的。当我们知道我们能够追溯到一系列作家与《圣经》历史书的接触时，这个论点就会显得非常有力。

从《新约》到该宗教首批传教士的时代，并通过不间断的延续，从那一端一直（不间断地、沿着历史）推演到现在。

关于其余的基督使徒们与门徒们的书信（我们还能有什么比他们的书信更原始的呢？），——尽管他们写这些信的动机并不直接是为了将基督或基督教的历史传给后世，甚至也不直接是为了让他们同时代的人了解这段历史，——但这些信还是偶然向我们披露了以下情况：——基督的血统和家庭；他的纯真；他性格中的温顺和温柔（这是整个福音书历史都承认的）；他崇高的天性；他的割礼；他的事工；他的逆境和受苦的一生；他的忍耐和顺从；圣餐的指定和方式；他的痛苦；他在本丢-彼拉多面前的告白；他的被鞭打、钉十字架和埋葬；他的复活；复活后他的显现，首先是对彼得，然后是对其他使徒；他的升天，以及他被指定为人类未来的审判者；使徒们在耶路撒冷的既定住所；福音的第一批传道者所行的神迹，他们也曾是基督的听众；宗教的成功传播；信徒们所受的迫害；保罗神奇的皈依；他自己所行的神迹，在他（保

罗)与对手的争论中,以及在写给他们的信中都有所提及;最后,神迹是使徒的标志。

在保罗的同伴巴拿巴(Barnabas)的书信中,我们看到了——基督的苦难、他拣选的使徒及其人数、他的激情、被钉十字架时的紫红的长袍、醋和胆、嘲笑和刺穿、为他的外衣拈阄、他在主日(即一周的第一天)复活,以及这一天的纪念意义、他复活后的显现,最后是他的升天;他的神迹在其文字中也有笼统但肯定的提及;最后,他所教导的福音。

《希伯来书》第二章第3节:“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逃罪呢?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我毫不犹豫地引用《希伯来书》这封书信,因为无论人们对它的作者有什么怀疑,但对它的写作年代却没有任何怀疑。在新约书信集中,没有哪封书信比这封书信更具有不可否认的古代印记。例如,它自始至终都在谈论当时还存在的圣殿和对圣殿的敬拜。(希伯来书8:3、4)“凡大祭司都是为献礼物和祭物设立的。所以这位大祭司也必须有所献的。他若在地上,必不得为祭司,因为已经有照律法献礼物的祭司。”(希伯来书13:10)“我们有一祭坛,

上面的祭物是那些在帐幕中供职的人不可同吃的。”

“我在你们中间，用百般的忍耐，借着神迹奇事异能，显出使徒的凭据来。”林后十二 12

使徒行传2: 22 “以色列人哪，请听我的话。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

他（耶稣基督）在以色列人中间行了许多奇事神迹，向他们传道，显明他们对他们的大爱。

在圣保罗的听众克莱门特的一封信中，尽管写这封信的目的与基督教历史关系不大，但我们看到了基督的复活，以及使徒们随后的使命，这些都以令人满意的方式记录了下来：——“使徒们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里，从上帝那里，向我们传道：因为，他们领受了命令，并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复活而得到了彻底的保证，他们就到外地去，宣讲上帝的国度近了。我们还注意到基督的谦卑，但也注意到他的力量，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被钉死在十

字架上。我们看到彼得和保罗是教会忠实和正义的支柱；彼得遭受了无数的苦难；保罗被捆绑、鞭打和几乎用石头打死，尤其是他（保罗）广泛而不倦的旅行，显明了他的忠诚与热忱。”

在圣约翰的弟子波利卡普（士每拿教会的主教）的一封信（虽然只是一封简短的劝勉信）中，我们清楚地看到了基督的谦卑、忍耐、受苦、复活和升天，以及圣保罗的使徒品格。关于这位父亲（波利卡普），爱任纽（Irenæus）也向我们保证，他（爱任纽）曾听他（波利卡普）讲述他从目击者（使徒约翰以及其他基督使徒们）那里得到的关于主的信息，包括主的神迹和教义。

在与波利卡普同时代的伊格内修斯的其余作品中，偶尔出现的典故要比波利卡普的作品多得多（但与波利卡普的作品一样，所论述的主题并不直接涉及对基督教历史的叙述）。其（伊格内修斯）作品提到了：——基督是大卫的后裔、他的母亲马利亚、他神奇的受孕、他出生时的星光、他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洗礼的原因、他对先知预言的引诉、浇在他头上的香膏、他在本丢-彼拉多和希律王手下所受的苦难、他的复活、为纪念他而设立和保持的主日以及圣餐两件事，都被明确地提及。关于复活，他（伊格内修斯）提到了使徒们在基督复活后与他同吃同喝，他们对他的感觉和他们对他的触摸；伊格内修斯从最后一个情况中提出了这样的思考：“他们（基督使徒们）信了，被他的（复活）身体和精神所折服；为此，他们蔑视死亡，并显明了胜过死亡。”

与伊格内修斯同一时代的奎德拉图斯为我们留下了以下崇高的见证：- “我们救世主的作为总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它们是真的；无论是痊愈的，还是从死里复活的；他们（那些被医治、救赎的人）不仅在痊愈或复活时被人看见，而且在痊愈或复活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也被人看见；不仅在他（耶稣基督）住在世上的时候被人看见，而且在他离开人世之后也被人看见。——在这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其中一些作品一直流传到我们这个时代”。

贾斯汀-马蒂尔（Justin Martyr）比奎德拉图斯（Quadratus）晚了三十多年。从贾斯汀的作品中，可以收集到关于基督生平的相当完整的描述，在所有方面都与我们的圣经所记载的一致；事实上，在很大程度上，这些描述都取自圣经，但仍然证明了，这一（圣经新约）描述，而不是其他描述，是那个时代已知的和当时现存的描述：——“他（耶稣基督）医治了那些从生下来就瞎眼、耳聋、瘸腿的人；用他的话使一个人（瘫子）跳起来行走，另一个人（聋子）听见，第三个人（瞎子）看见；他使死人复活，使他们活过来，用他的作为使那个时代的人认识他”。

没有必要把这些引文往下拉，因为在此之后，这段历史出现在古代基督教著作中，就像出现在现代布道中一样为人所熟悉。

这个现象（即，自从基督教起源时代，基督徒作者所书写的内容

就不间断、一致地引述新约圣经；或者，它们的历史记述与圣经新约的历史记述没有矛盾之处），不仅适用于那些真实的、公认权威的基督徒著作，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适用于他们现存至今的所有古代著作；——尽管其中一些著作可能被错误地归于不属于它们的作者，或可能包含虚假谬误的教义记载，或可能看起来不值得信任，或实际上从未获得过任何信任。无论叙述中掺杂了什么寓言故事，它们都保留了实质性的部分和主要的事实（基督所行的神迹、基督的被钉十字架、基督的复活），正如我们所掌握的那样；只要它们做到了这一点，尽管它们不能证明其他任何事情，但它们证明了这些要点是固定的，是被（新约）成书时代的所有基督徒（即那些自从与基督同时代以来的所有基督徒）所接受和承认的。至少可以断言，在我们最有可能遇到这种事情的地方，如果这种事情的确曾经存在过的话，没有出现任何与现在的故事有本质区别的遗迹，作为这种（基督教）制度的起因或借口。【换言之，基督教的起源，除了耶稣基督自己所行的神迹、被钉十字架、复活以外，别无其他可能的解释原因。】

最初的故事，也就是该机构的第一批传教士所讲的故事，已经完全消失，以至于没有留下任何关于其存在的记录或纪念，尽管关于当时和事件的记录和纪念仍然存在；而另一个故事却取代了它的位置，并获得了所有自称是该机构门徒的人的信仰，这超出了任何口头传统扭曲的例子，更不符合书面历史的经验：——这种不可能性非常大，但考虑到没有发生过遗忘一个故事、替换另一

个故事这样的变化，这种不可能性就更大。【换言之，圣经新约所记载的历史是可信的、真实的、真确的；因为不可能有其他的事情真相，能够解释所有这些已有的相关记录的存在，（或，如果有另外的事情真相，则不能解释所有相关记录的缺失）。】

在基督教时代的任何未来时期，它（这些基督教的证据）都会占有一席之地。基督教经过了黑暗和动荡的时代；尽管如此，它还是从乌云和风暴中走了出来，就像它进入时一样。原始的历史被增添了许多内容，这些内容的可信度各不相同；许多教义上的错误也不时被嫁接到公共信条中；但最初的故事依然存在，而且保持不变。它的所有主要部分从一开始就是固定不变的。

在基督教早期门徒中盛行（并流传至今）的宗教仪式和习俗是属于我们手中的叙述（圣经新约）的，也是从我们手中的叙述（新约）中产生的；这一致地表明，这些人（早期基督徒）就是根据我们手中的叙述（新约）行事的，而且他们是从他们的老师（基督使徒们）那里接受的。我们的叙述（新约）明确地表明，宗教的创始人（耶稣基督）指示他的门徒应该接受洗礼。我们知道，第一批基督徒接受了洗礼。我们的记载也指明，他（耶稣基督）指示他们举行宗教集会：我们发现他们（早期基督徒们）确实举行了宗教集会。我们的记载提到，使徒们在一周的某一天（即主

日) 举行集会：我们发现，而且是根据与我们的记载完全无关的信息（即世俗历史记载的信息），第一世纪的基督徒确实遵守了规定的集会日。我们的（新约）历史记载了我们称之为“主的圣餐”的仪式，并命令人们（基督徒们）永久地重复这一仪式：我们发现在早期的基督徒中，这一仪式是普遍的。事实上，我们还发现，许多不同民族和语言的基督徒社团（教会）都共同遵守上述仪式，尽管他们彼此相隔遥远，处境不同。

在证明这一命题真实性（即圣经新约的历史真实性）的证据中，有一条是这样的：从福音书本身可以看出，这个故事在当时是公开的；基督教团体（教会）已经掌握了故事的实质和主要部分。福音书本身并不是基督教历史被信奉的最初原因，而是，它本身也是基督教历史的一部分。【换言之，基督教的起源是耶稣基督自己的教导、神迹、被钉十字架、复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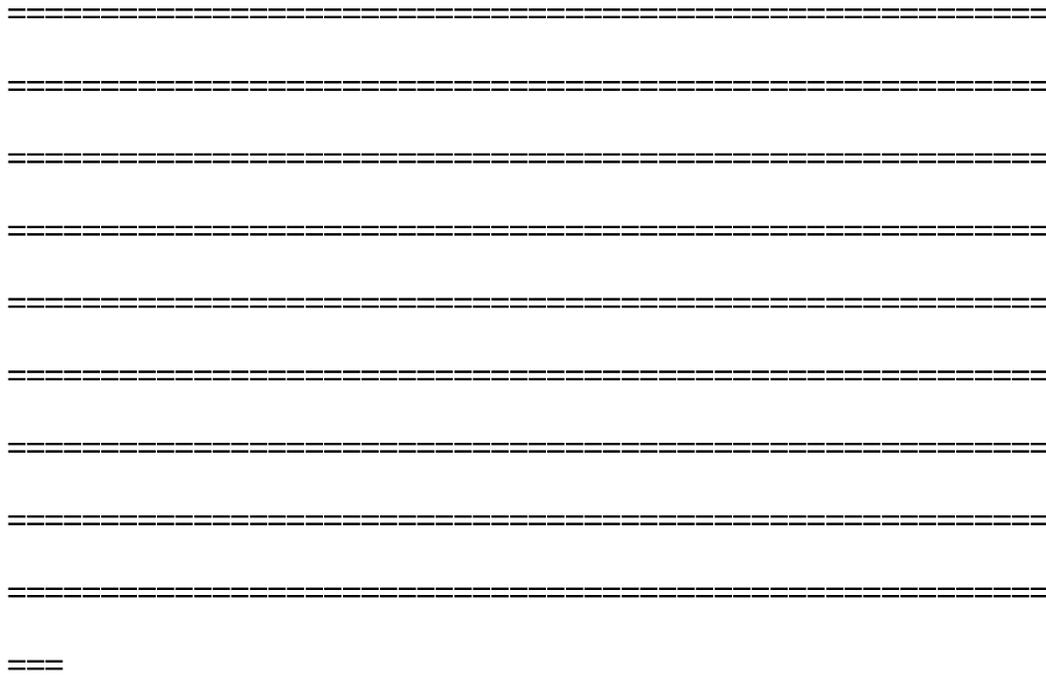
圣路加在他简短、但我认为非常重要且具有启发性的序言中，明确肯定了这一点：（路加福音1：1-4）“提阿非罗大人哪，有好些人提笔作书，述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是照传道的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这些事我既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就定意要按着次序写给你，使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这段简短的引言证明，福音书作者（路加）要写的历史的实质内容已经被基督徒们所相信；根据目

击者和传道者的声明，人们相信了这段历史；它构成了基督徒们所接受的宗教指导的叙述；历史学家（路加）为自己提出的任务是追溯每一个细节的起源，并确定读者之前听说过的许多事情的确定性。

在《圣约翰福音》中，同样的观点也出现了，即历史学家（使徒约翰）间接地提到了一些主要事实，尽管他并没有直接讲述这些事实本身。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耶稣基督）升天，圣约翰在结束他的历史时并没有提到（耶稣基督）升天，但在（约翰福音）第六章的以下话语中却明确提到了升天：“你们若看见人子升到他以前所在的地方，那又如何呢？”根据我们的福音书作者，基督在复活后对马利亚说的那句话更明确地提到了这一点：“你们不要摸我，因为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你们要到我弟兄那里去，对他们说：我升上去见我的父，也见你们的父，见我的神，也见你们的神”。对于圣马太省略了同样重要的事实（耶稣基督的升天），也必须做出同样的解释。这件事（耶稣升天）众所周知，历史学家（马太）没有想到有必要添加任何有关细节。关于约翰福音21：23所记述的、针对基督与他所爱的门徒的对话的误解，证明这些人物和对话早已公开。

如果我们的证据到此为止，那么我们就有了一个有力的证据；因为我们必须指称，在提庇留-凯撒统治时期，有一些人试图在世界上建立一种新的宗教：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他们自愿冒着巨大的

危险，从事巨大的劳动，忍受巨大的痛苦，这一切都是为了一个神奇的故事，他们走到哪里，就把这个故事公布到哪里；一个死人的复活，是这个故事的一个固定部分，在他（耶稣基督）的一生中，他们一直跟随和陪伴着他。在人类历史上，我不知道有任何与上述说法相似的事情。



第八章

根据历史的权威性，我们现在已经证明了这一故事的主要内容。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故事主要是使徒们所发表的故事，我认为，从已经提出的考虑因素来看，这几乎是肯定的。但是，当我们谈到

细节和叙述的详细内容时，《新约》的历史书作为历史是否值得信赖，从而使一个事实因为在其中被显明而应该被认为是真实的，或者它们是否有权被认为是代表了使徒们发表的叙述；——在这两种观点中，它们的权威性是否可以信赖，这是一个问题，这必然取决于我们对书籍及其作者的了解。

在论述这部分论点时，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四部福音书的作者的情况是这样的：如果四部福音书中的任何一部是真实的，就足以达到我们的目的。第一卷福音书的作者（马太）是一位原始使徒和宗教使者。第二卷福音书的作者（马可）是当时耶路撒冷的一位居民，使徒们常去他家，他本人也是其中一位最杰出的使徒（彼得）的随从。第三部福音书的作者（路加）是最活跃的宗教教师（保罗）的同伴和旅行者，在旅行过程中，他经常与最初的各位使徒们在一起。第四卷福音书（约翰）和第一卷福音书（马太）的作者都是这些（十二）使徒之一。从历史学家的处境来看，没有比这里提供的证据更能证明历史的真实性了。所有历史的作者都生活在当时和当地。其中两部史书的作者当时就在他们所描述的许多场景的现场；他们是事实的目击者，是话语的耳闻者；他们是根据个人的知识和回忆写作的；而且，更能加强他们的证词的是，他们所写的主题是他们思想所深深投入的，而且，由于他们一定经常向别人重复这些叙述，历史的段落会在他们的记忆中不断地保持鲜活。无论谁读福音书（应该为此目的而读），都会发现其中不仅有对神迹能力的一般性肯定，还有对神

迹的详细环境描述，以及时间、地点和人物的具体说明；这些描述多种多样。因此，在以马太和约翰为名的福音书中，这些叙述如果真的出自这两个人之手，那么，就人类记忆的忠实性而言，它们要么必须是真实的，也就是说，必须在实质上和主要部分是真实的（这足以证明超自然的作用），要么它们必须是故意和蓄意的谎言。然而，编造和使用这些假话的作者，如果他们是这样的人的话，除非整个基督教故事的背景是一场梦，否则他们为了一个与不诚实的意图最不一致的目的，牺牲了自己的安逸和安全。他们是恶棍，目的只是为了教人诚实，他们是殉道者，却没有丝毫荣誉或利益可言。

【中文译者注，更重要的是，四福音书是神的启示和话语，其中不仅包含了耶稣基督所行之神迹、被钉十字架、从死里复活，也包含了耶稣基督的传道、事工、教导、预言、作为、等等许多极其深刻、令人震惊、发人深省的事情和话语。提摩太后书3：14-17 “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或作凡神所默示的圣经），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以马可和路加命名的福音书，虽然不是目击者的叙述，但如果是真实的，与目击者的叙述也相差无几。它们是其当代作家的叙述，是接近第一手证人的证词；两人（马可与路加）中的一个很可能就住在事件的主要发生地；两人都有与他们所叙述的事件的亲历者交往和沟通的习惯。因此，他们中的后者（路加）告诉我们（显然是真诚的、因为他在讲述的时候，并没有假装自己比其他使徒们更了解情况，也没有为自己的作品宣称比它更大的权威性），基督徒们所相信的事情，都是来自那些从一开始就是目击者和传道者的人（基督使徒们）；他（路加）已经追溯到了这些记载的源头；而且他已经准备好指导读者，让他们确信他所讲述的事情是真实的。

有一群人走遍世界，发表了一个由神奇的记载所组成的故事（因为从案件的性质和即刻程度来看，这些记载肯定是神奇的），并以这些记载为依据，号召人类放弃他们所受的宗教教育，从此接受新的观点体系和新的行动准则。更能证明这些论述的，也就是支持以这些论述为基础的制度（基督教）的，是这些人（基督使徒们、传道者们）自愿将自己暴露在骚扰性的长期劳动、危险和痛苦之中。我们想知道这些叙述是什么。我们从他们自己的两个人（马太与约翰）那里得到了许多细节内容。我们从其中一个人（彼得）的随从（马可）口中得知了信息。我们从第四位作者（路加）那里得到了这些信息，他曾陪同该机构最辛勤的传教士（保罗）旅行；在旅行过程中，他经常被带入其他人（其他基督使徒

们)的社交圈;请注意,他(路加)在叙述的开头告诉我们,他要讲述的是那些传道人和事实目击者所宣讲的事情。我不知道还有什么信息比这更令人满意。如果我们反思一下,也许我们就会更明显地感受到它的力量和价值。

《新约》包含大量不同的著作,其中任何一部的真实性都足以证明该宗教的真实性:然而,它包含四部不同的历史(四福音书),其中任何一部的真实性都完全足够。

当我们从克利门斯-罗曼努斯的书信、伊格内修的书信、波利卡普的书信或那个时代的任何其他(基督徒)著作中读到一段与基督历史有关的文字时,我们会立即意识到它对圣经记载的肯定。这是一个新的见证。现在,如果我们习惯于只读马太福音,只知道路加福音,就像一般基督徒知道使徒教父的著作一样,也就是说,知道这样的著作是现存的,是公认的;当我们第一次研究《路加福音》的内容时,发现《路加福音》中也记录了马太所记载的许多事实,还增加了许多其他类似的事实,而且整部作品中陈述的一系列事件都是一样的,所记载的历史人物的一般特征也是一样的,我想我们应该会因为这个新证据的发现而感到心灵受到了强烈的震撼。我们在初读《圣约翰福音》时也会有同样的感受。《圣马可福音》也许会让我们觉得是对我们已经熟知的历史的删节;

但我们自然会想到，如果这段历史是由马可这样的人或任何如此早的人删节的，那么它就是这部作品价值之真实性的最高证明之一。这些连续披露的证据让我们确信，一个不是一个人，而是许多人亲手写成的故事至少有一定的真实性。四部独立历史的存在本身就会让我们确信，这个主题是有根据的；而且，在不同作者为他们的叙述提供的不同信息中，或者在他们选择材料时的不同选择和判断所产生的不同信息中，我们观察到许多事实在所有叙述中都是相同的；关于这些事实，至少我们应该得出结论，它们在信用和宣传方面是固定不变的。如果在此之后，我们又了解到一部与众不同的历史（约翰福音），而且与其他历史同时期，从其他历史遗留下来的地方接过话题，继续叙述我们已经了解到的非凡原因在世界上产生的影响，而这些影响至今仍然存在，那么我们会认为原始故事的真实性在很大程度上通过这种补充得到了证实。如果在以后的调查中，我们又陆续发现了一些主要人员在从事这项业务时，以及在他们参与和关注这项业务期间所写的信（保罗书信、彼得书信、约翰书信、雅各书、犹大书、希伯来书），这些信一直在假定和承认最初的故事，提出了由此产生的问题，催促履行由此产生的义务，向根据这个故事行事的人提出了建议和指示；我想，我们会发现，在每一封信中，我们所得出的结论都得到了更进一步的支持。

=====

=====

I. 我们能够列出大量的古代手抄本，这些手抄本在许多不同的国家被发现，而且这些国家之间相距甚远，所有这些手抄本都是在印刷术出现之前制作的，有些手抄本已经有七八百年的历史，有些手抄本可能已经保存了一千多年。圣经手抄本的数量远远超过人类历史中其他任何书籍，而且分布广泛，这在某种程度上证明，古代的《圣经》和今天的《圣经》一样，比其他任何书籍都更受阅读和追捧，而且在许多不同的国家都是如此。

II. 《新约》的风格和语言所产生的“通俗性”，是针对每一种理解力的。这种语言是使徒们、他们那个时代的人和他们的处境所使用的语言，而不是其他人使用的语言。它既不是古典知识分子作家的风格，也不是古代基督教教父的风格，而是希伯来人的希腊文风格；其中充满了希伯来语和叙利亚语的习语，这些习语自然会出现在那些使用他们所居住的地方的语言、但不是该国通用方言（希腊语）的人的著作中。这种令人高兴的特殊性有力地证明了这些著作的真实性。基督教教父们大多完全不懂希伯来语，因此不可能在他们的著作中加入希伯来语和叙利亚语。少数几个懂得希伯来语的人，如贾斯丁-马蒂尔、奥利和埃皮法尼乌斯，他们所使用的语言与《新约》中的语言毫无相似之处。无论如何，这个论点都证明了这些书籍（新约圣经）的古老性；它们属于使徒时代。

因此，以下是对这一问题的指称，这些指称都是有证据可以证明的：

I. 《新约》中的历史书，即四福音书和《使徒行传》，被一系列早期基督教作家所引用或关联，首先是与使徒同时代的作家，以及紧随其后的作家，在他们之后，从他们的时代到现在，一直在不间断地、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II. 当这些书被引用或关联、暗指时，它们受到了特别的尊重，因为它们是自成一类的书；因为它们拥有不同于（即，远高于）其他书的权威，而且在基督徒之间的所有问题和争论中都是决定性的。

III. 在很早的时候，它们就被收录到一本独立的书卷中。

IV. 他们被冠以适当的名字和尊称。

V. 这些经文在早期基督徒的宗教集会中被公开诵读和阐释。

VI. 人们对它们进行了注释，根据它们编写了对照合集，仔细整理了抄本、副本，并用不同的语言对它们进行了翻译。

不容易受到任何欺诈行为的影响，而且不会因岁月的流逝而减弱。伯内特主教在《他自己时代的历史》中，从克拉伦登勋爵的《历史》中摘录了许多内容。插入的这些内容证明，在伯内特主教写作时，克拉伦登勋爵的《历史》已经存在，伯内特主教读过这本书，伯内特主教将其视为克拉伦登勋爵的作品，并将其视为书中所记述事件的真实记录。

在这一命题下，我们要提出的证据如下：

I. 现存有一封归于保罗同伴巴拿巴的书信。它被亚历山大的克莱门特（公元 CXCIV 年）、奥利（公元 CCXXX 年）引为巴拿巴的书信。尤西比乌斯（公元 CCCXV 年）和杰罗姆（公元 CCCXCII 年）都提到它是他们那个时代的古老作品，以巴拿巴的名字命名，在基督徒中广为人知并被阅读，尽管它并不是圣经的一部分。它声称是在耶路撒冷被毁后不久，在那场灾难之后的灾难期间写成的；它具有它自称所属时代的特征。

在这封书信中，出现了下面这段引人注目的文字：“因此，我们要当心，免得临到我们，正如经上所写的：蒙召的人多，被拣选的人少”。从“如经上所记”这句话中，我们可以肯定地推断出，在这封书信的作者生活的时代，有一本书流传于世，为基督徒所熟知，并在他们中间具有权威性，其中载有这样的话：“蒙召的人多，被拣选的人少”。这本书就是我们现在的《圣马太福音》，

在这本书中，这段经文出现了两次，在现在已知的其他书中都找不到这段经文。关于这段引文的措辞，还有一点需要注意。书信的作者是犹太人。“经上记着”这句话正是犹太人引用经文的方式。因此，他不可能不加以限定地使用这个短语来引述任何书籍，而必须只是引述具有某种圣经权威的书籍。如果这篇古文中提到的段落出现在圣保罗的书信中，那么每个人都会认为这是对圣马太福音的高度证明。因此，我们应该记住，发现这段话的书写年代可能比圣保罗的书写年代还要晚几年。

除了这段经文，在我们面前的这封书信中，还有其他几段经文与《圣马太福音》中的经文情感相同。特别是，书信的作者重复了“诫命：凡求告你的，就给他”；并说基督拣选了罪大恶极的人作他传福音的使徒，为要表明他来“不是召义人，乃是召罪人悔改”。

II. 我们拥有罗马主教克莱门特写的一封信，古代作家毫无疑问、毫无顾忌地断言他就是圣保罗在《腓立比书》第四章第 3 节中提到的克莱门特（革利勉）；“还有克莱门特和其他我的同工，他们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这封书信被古人称为所有人都承认的书信；正如爱任纽（Irenæus）很好地体现了它的价值，“克莱门特写的，他曾见过受祝福的使徒，与他们交谈过；使徒们的布道还在他耳边响起，他们的传统还在他眼前浮现”。这封信是（克莱门特）写给哥林多教会的；而且哥林多主教狄奥尼修斯

(Dionysius) 在大约 170 年，即书信写成后大约八九十年见证说，这封信自古以来就常在该教会宣读，这一点几乎可以决定它的真实性。

(克莱门特的) 这封书信除其他内容外，还包含了以下宝贵的段落：— “特别要记住主耶稣教导人要温柔忍耐的话语，因为他曾这样说过：“你们要怜悯人，叫人怜悯你们；你们饶恕人，叫人饶恕你们；你们想要人怎样对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对待人；你们想要人怎样对你们施舍，你们也要怎样施舍；你们怎样审判人，别人也要怎样审判你们；你们怎样对人施恩，别人也要怎样对你们施恩；你们用什么量器量人，别人也要用什么量器量你们”。让我们根据这条命令和这些规则来确立自己，使你们永远顺从他的圣言而行。” “请记住主耶稣的话，他说：“犯罪的人有祸了；他不生在世上，总比他得罪我的选民中的一个好；在他的颈项上绑一块石头，把他淹死在海里，总比他得罪我的小民中的一个好”。”

在上述这两段经文中，我们可以看出书信作者对福音书、对基督话语的高度尊重。在克莱门特身上，我们还发现了一种完全不自觉的确信，即这些肯定是基督的真实话语，而且在（圣经新约）福音书中就是这样的。事实上，每当在福音书中读到的任何内容，在早期的基督教著作中出现时，人们总是会注意到它是公认的真理，即毫不犹豫、毫不怀疑或毫无歉意地加以介绍。还需要注意

的是，由于这封（克莱门特的）书信是以罗马教会的名义写给哥林多教会的，因此它不仅应该被看作是起草这封信的克莱门特的判断，也应该被看作是这些教会集体的判断，至少是对所提到的（新约福音书）书籍的权威性的判断。

马太福音

9: 11 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的门徒说，你们的先生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呢？

9:12 耶稣听见，就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

9:13 经上说，我喜爱怜恤，不喜爱祭祀。这句话的意思，你们且去揣摩。我来，本不是召义人，乃是召罪人。

马太福音

5:1 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

5:2 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

5:3 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5:4 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

5:5 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

5:6 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5:7 怜恤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恤。

5:8 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

5:9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

5:10 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5:11 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

5:12 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

马太福音

6:14 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

6:15 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

路加福音

6:36 你们要慈悲，象你们的父慈悲一样。

6:37 你们不要论断人，就不被论断。你们不要定人的罪，就不被定罪。你们要饶恕人，就必蒙饶恕。（饶恕原文作释放）

6:38 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

6:39 耶稣又用比喻对他们说，瞎子岂能领瞎子，两个人不是都要掉在坑里吗？

6:40 学生不能高过先生。凡学成了的不过和先生一样。

6:41 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

6:42 你不见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

6:43 因为没有好树结坏果子。也没有坏树结好果子。

6:44 凡树木看果子，就可以认出他来。人

不是从荆棘上摘无花果，也不是从蒺藜里摘葡萄。

6:45 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

马太福音

7:1 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

7:2 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

7:3 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

7:4 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

7:5 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

马太福音

18:5 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

18:6 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

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沉在深海里。

18:7 这世界有祸了，因为将人绊倒。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

18:8 倘若你一只手，或是一只脚，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你缺一只手，或是一只脚，进入永生，强如有两手两脚，被丢在永火里。

18:9 倘若你一只眼叫你跌倒，就把它剜出来丢掉。你只有一只眼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眼被丢在地狱的火里。

路加福音

17:1 耶稣又对门徒说，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

17:2 就是把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丢在海里，还强如他把这小子里的一个绊倒了。

17:3 你们要谨慎。若是你的弟兄得罪你，就劝戒他。他若懊悔，就饶恕他。

17:4 倘若他一天七次得罪你，又七次回转身说，我懊悔了，你总要饶恕他。

据古代基督教作家考证，伊格内修在基督升天约 37 年后成为安提阿主教；因此，从他的时间、地点和职位来看，他很可能认识许多使徒并与他们交谈过。与伊格内修同时代的波利卡普提到了伊格的书信。爱任纽，公元 178 年；奥利，公元 230 年；尤西比乌斯和杰罗姆，也都详细介绍了伊格内修书信的写作背景。伊格内修的小书信一般被认为是爱任纽、奥利和尤西比乌所读过的书信。

在这些书信中，毫无疑问地提到了圣马太福音和圣约翰福音书中的各种典故；在这些典故中，以下是明显的例子：

《马太福音》第十章第 32、33 节，或《路加福音》第十二章第 8、9 节。

马太福音第十三章第 3 节。或《路加福音》第八章第 5 节。

等等。

至于引用的方式，我们可以注意到：伊格内修在一处以崇高的敬意谈论圣保罗，并引用了他写给以弗所人的书信的名字；但在其他几处，他借用了同一封书信中的词句和情感，却没有提及这封书信；这表明，这是他使用和应用当时现存的、具有高度权威性

的著作的一般方式。

波利卡普受过使徒的教导；与许多见过基督的人交谈过；还被使徒任命为士每拿的主教。关于波利卡普的这一见证是由年轻时见过他的爱任纽提供的：“我可以说出有福的波利卡普坐着教书的地方（爱任纽说），他的出入，他的生活方式，他的形体，他对人们的言谈，以及他如何与约翰和其他人交谈。他如何讲述他与约翰和其他见过主的人的谈话，如何讲述他们的话语，以及他从生命之道的目击者那里所听到的关于主的事，包括他的神迹和教义；波利卡普所讲述的一切都与圣经相符”。

波利卡普与使徒们的时代、国家和人物的亲近程度由此可见一斑；我们只存有至今的、他写作的一封毫无疑问的书信。这封书信虽然很短，却包含了近四十个关于《新约》书籍的明确典故；这有力地证明了那个时代的基督徒对这些（新约）书籍的尊重。

在这些典故中，虽然波利卡普使用圣保罗的著作比使用其他任何经文的频率都要高，但也有大量关于圣马太福音的典故，有些典故与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中的段落相似，有些典故与路加福音中的文字更为接近。

我选择了下面这段话，以确定主祷文的权威性，以及它在原始基督徒中的使用：“因此，我们若祈求主饶恕我们，我们也当饶恕人”。“祈求全知全能的上帝不要让我们陷入试探”。其他的典故（引文）的例子，还有：“这样，我们就可以尽诸般的义”。

“所以你们要像蛇一样聪明，像鸽子一样无害”。“风往哪里吹，你听见它的声音，却不知道它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这样”。“基督是门；人若从基督这里进去，就必得救”。

“你们要牢记主所说的教诲：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受论断；你们饶恕人，就必被饶恕；你们要怜悯人，就得怜悯；你们用什么量器量人，就必被用什么量器量过”。“上帝使他复活，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引用使徒行传2：24）。”等等等等。

正如爱任纽（Irenæus）所证实的，帕皮亚是约翰的听众，波利卡普的同伴，而且大家都同意，他在从尤西比乌斯（Eusebius）现已失传的作品中引用的一段话中，明确地将福音书分别归于马太和马可；帕皮亚并没有说一本福音书是马太写的，另一本是马可写的；而是假定这是众所周知的，他告诉我们马可从哪些材料中收集了他的记载，即从彼得的传道中，以及从马太的传道中。他（帕皮亚）告诉我们，马可是从哪些材料中收集到他的记载的，即从彼得的传道中收集到的，而马太是用什么语言写的，即用希伯来语写的。无论帕皮亚的这一说法是否确凿无疑，但就我提供

这一证据的要点而言，即这些书在当时就有这些名字，他的权威性是完全正确的。

上述所称的作者（波利卡普等人）都曾与一些使徒生活和交谈过。他们留下的作品一般都很短，但却因其古老而极具价值。

在上述这些作者的作品之后不久，也就是在上一部（帕皮亚的）作品之后不超过二十年，贾斯汀-马蒂尔（Justin Martyr）的作品问世了。他的两部主要著作，一部是写给异教徒的（为基督教信仰申辩的著作），另一部是与犹太人的会谈，虽然这两部著作的性质使他不会像为基督徒读者撰写的论述那样频繁地引用基督教书籍，但我们还是可以在其中计算出二十到三十处对福音书和使徒行传的引用，这些引用确定、清晰、丰富：如果每节经文都单独计算，那么引用的次数要多得多；如果每句表达都单独计算，那么引用的次数也非常多。

例如，在一个短短半页纸的篇幅里，我们看到了三本福音书的引文：“他又说：‘我赐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蝎子、毒兽，并仇敌一切的权势’。在被钉十字架之前，他说：‘人子必须受许多苦，被文士和法利赛人弃绝，钉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复活’”。（出自《马可福音》第八章第 31 节等处）。

在另一处，贾斯汀引用了马太福音和约翰福音中关于基督诞生史的一段话，并用这个非凡的总结见证来加强他的引用：“正如他们所教导的，他们记载了有关我们救世主耶稣基督的一切历史，我们也相信他们”。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在贾斯汀的所有作品中，几乎可以从中提取出完整的基督生平。这表明，这些（新约）福音书，我们可以说，只有这些福音书，才是当时的基督徒从中获取他们所依赖的信息的权威。他（贾斯汀）引用了我们现在的正典，尤其是我们的四福音书，持续引用了两百多次。

贾斯汀提到的所有（福音书）内容都没有提到作者；这证明这些书完全是著名的、众所周知的，当时没有其他关于基督的记载，或者至少没有其他记载被如此接受和信任，以至于有必要将这些（新约福音书）记载与其他记载区分开来。

虽然贾斯汀没有提到（新约四福音书的）具体作者的名字，但他称这些书为“使徒撰写的回忆录”、“使徒及其同伴撰写的回忆录”，尤其是后者的描述与新约《福音书》和《使徒行传》现在的标题完全吻合。

赫格西普斯 (Hegesippus) 出生于贾斯汀之后约三十年。他的证词仅在这一点上值得注意：他讲述了自己从巴勒斯坦到罗马的旅行，在旅途中拜访了许多主教；“在每一个教会中，在每一个城市，都教导同样的教义，即律法、先知和主耶稣基督所教导的教义（中文译者注，即圣经）。”这是一个重要的证明，具有很高的权威性和古老性。

此时，即大约公元170年，法国的里昂和维埃纳教会向亚细亚和弗里吉亚教会寄去了关于他们的殉道者所受的苦难的慰问信。在某种程度上，这些教会的见证是更高时代的见证，因为这是他们的主教波提努斯写的，而波提努斯已经九十岁了，因此他早年的生活一定与使徒们的时代紧紧相连。在这封教会书信中，准确地引用了《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以及《使徒行传》；引用的形式与前面所有文章相同。引用圣约翰福音的话是“主所说的话应验了，凡杀害你们的，必以为事奉神”。

现在我们看到了充分而清晰的证据。爱任纽接替波提努斯担任里昂主教。他年轻时是波利卡普的门徒，而波利卡普是约翰的门徒。

在他（爱任纽）生活的时代，距离新约《福音书》的出版不过一个多世纪；在他（爱任纽）的教导中，与使徒们只相差一步。他（爱任纽）断言自己和同时代的人都能计算出所有主要教会从第一任主教开始的历任主教。我比通常更正式地说明了有关爱任纽的这些细节；因为这位作家对《新约》的历史书籍、对它们的权威性、以及对它们所承载的头衔所提供的见证是明确的、积极的和排他性的。包含这一见证的一个主要段落，开篇就准确地断言了我们作为论证基础的观点，即福音书所展示的故事，就是使徒们所讲述的真实故事。爱任纽说，“除了那些把福音传给我们的人之外，我们没有从其他人那里得到过关于我们救赎之道的知识。福音是他们首先传讲的，后来又按照上帝的旨意写成文字，使之成为我们信仰的根基和支柱。因为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以后，他们（使徒们）从上头得着圣灵降在他们身上的能力，就完全认识了万事万物。然后，他们到了地极，向人宣告天国平安的祝福，他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神的福音。马太在犹太人中间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写了一本福音书，而彼得和保罗则在罗马传福音，并在那里建立了教会。在他们离开之后，彼得的门徒兼翻译马可也将彼得所传的福音写成文字传给了我们；保罗的同伴路加将他（保罗）所传的福音写成了一本书。后来，主的门徒约翰，住在亚西亚以弗所的时候，也出版了一本福音书”。——如果现代有哪位神学家写了一本关于福音书真实性的书，他也不会比爱任纽在福音书出版后仅仅一百多年内所做的更明确的断言，更清楚地陈述福音书的原貌。在爱任纽时代，口传与手抄本的对应关系是非常

明显的。

从他（爱任纽）作品中的另一段话中，我们也可以严格地推断出，这些（新约）书籍真实地传达了使徒们的教导。这位教父（爱任纽）说，“‘使徒的传统’已经遍布整个宇宙；所有追寻真理之源的人，都会发现这一传统在每个教会中都是神圣的。我们可以列举所有被使徒们任命为这些教会主教的人，以及直到我们这个时代的所有继任者。正是通过这种不间断的继承，我们才得到了教会中实际存在的传统，以及使徒们所宣讲的真理学说。”——读者会注意到，同样是爱任纽，他现在正在陈述“使徒传统”（即圣经新约）的力量和统一性，而我们之前已经看到他（爱任纽）以最充分的方式承认了（新约）书面记录的权威性；由此我们有权得出结论，它们当时是相互一致的（即，“使徒传统”所指的就是“圣经新约”）。

我已经说过，爱任纽支持我们福音书的证词是排除了所有其他证词的。我提到了他作品中的一段引人注目的文字，在这段文字中，他试图表明，福音书不可能多于或少于四本。事实本身就证明，当时公开阅读和承认的福音书有四卷，而且只有四卷（即：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除了我们已经提到的，这位作者（爱任纽）还在许多其他地方提到了我们的福音书，并以我们现在所拥有的状态出现。他提到了马太如何开始书写他的福音书，马可如何开始书写和完成他的福音书，以及他们这样做

的原因。他详细列举了路加福音中基督历史的几个段落，这些段落是其他福音书作者所没有的。他说明了圣约翰创作福音书的特殊意图，并解释了在叙述之前的教义声明。

对于《使徒行传》一书及其作者和信用，爱任纽的证词也同样明确。在提到该书第九章中关于圣保罗皈依和使命的记载时，他说：“他（路加）以最精确的方式向我们讲述了真相”。在另一处，他（爱任纽）实际上收集了几段文字，在这些文字中，历史的作者（路加）被描述为圣保罗的随行人员；这导致他（爱任纽）对该书最后十二章的几乎全部内容进行了总结。

我们所考虑的这一时期的证词的说服力因以下观察而大大加强，即这一时期的证词是

这些基督徒作家生活在相距遥远的国家，然而他们的作品和证词却不谋而合。克莱门特在罗马，伊格内修在安提阿，波利卡普在士每那，贾斯汀-马蒂尔在叙利亚，爱任纽在法国。

除了上述的作家与证词之外，还有大约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亚提那哥拉和西奥菲勒斯。在前者的作品中，明显提到了马可福音和路

加福音。在后者的作品中（他是安提阿的主教，是使徒的第六位继承人），明显提到了马太福音和约翰福音，并可能提到了路加福音（考虑到这些作品的性质，即它们是写给异教徒读者的、申辩基督教信仰的作品，这已经是可以预料的了）。另外我们还可以还注意到，同时期两位博学的基督徒作家米尔提亚德

（Miltiades）和潘太努斯（Pantaenus）的作品现已失传。关于米尔提亚德，尤西比乌斯（Eusebius）记载说，他的作品是对神谕的热忱的纪念碑。正如杰罗姆（Jerome）所证实的那样，潘太努斯是一个审慎而博学的人，既精通圣经，又精通世俗文学，他还为当时就早已经流传的圣经新约留下了许多注释。克莱门特与爱任纽相距仅 16 年，因此可以说他保持了一系列不间断的见证。

在克莱门特的某些作品（现已失传，但尤西比乌斯诵读了其中的不同部分）中，对四福音书的写作顺序有明确的记载。载有家谱的福音书（即马太福音）（他说）写得最早；接下来是马可福音，是在彼得的追随者（马可）的建议下写的；约翰福音写在最后。这些证词证明了以下几点：这些（新约）福音书是当时公开流传、并被人们所依赖的基督的历史；这些福音书出版的日期、场合和情况在当时是基督徒们关注和探究的主题。在克莱门特留存下来的作品中，四福音书多次被引用作者姓名，而《使徒行传》则被明确归于路加。在他（克莱门特）的另一部分作品中，以下这些话表明了他对福音书的完全信任：“这是真的，由此可见，这是写在圣路加的福音书里的；”又说：“我无需多言，只需提及主

的福音之声。”他（克莱门特）的引文不胜枚举。他所说的许多基督的话语都来自我们今天的《圣经》。

在他们生活的时代，德尔图良与克莱门特在一起。接下来要从德尔图良书中摘录的一段话，为我们（新约）书籍的真实性提供了一个可以想象的完整证明。在列举了保罗在哥林多、加拉太、腓立比、帖撒罗尼迦和以弗所建立的教会，彼得和保罗建立的罗马教会，以及约翰建立的其他教会之后，他（德尔图良）这样说到：—“我说，路加福音从第一次出版起，就在他们（基督使徒们）那里，但不只是在他们这些使徒那里，而是在所有与他们在同一信仰中相交的人那里，得到了我们如此热心的维护”；之后，他又补充道：“使徒教会的同样权威支持其他福音书；我们从他们（基督使徒们）那里、并根据他们得到了这些福音书；我指的是约翰福音和马太福音；尽管，同样，马可出版的福音书可以说是彼得的，（因为）马可是彼得的翻译”。在另一处，德尔图良肯定地说，其他三部福音书和路加福音一样，从一开始就在教会手中。这一崇高的见证证明了新约福音书被普遍接受的程度、及其古老性；新约福音书在所有人手中，从一开始就是如此。这些证据出现在福音书出版后不到一百五十年的时间里。必须让读者明白，当德尔图良谈到维护或捍卫（uendi）《圣路加福音》时，他只是指维护或捍卫基督教会所接受的路加福音抄本的完整性，以反对

他所提到的马西翁所使用的某些（路加福音）缩减副本。

这位作者（德尔图良）经常引用《使徒行传》中的这一标题，有一次称其为《路加福音注释》，并指出圣保罗的书信如何证实了这一点。

在这些一般性的证据之后，就没有必要再补充具体的引文了。然而，这些引文是如此之多、如此之充分，以至于拉德纳博士指出，在关于这本《新约全书》的引文方面，有更多、更大的（基督徒书作的）引文。

德尔图良引用的基督教著作中没有其他书籍是与《圣经新约》具有同等权威的，也没有任何伪书；我们可以再一次注意到，我们的圣书与其他所有（基督徒作家）书籍之间有着广泛的区别。

我们还可以再次指出，《福音书》和《使徒行传》的声誉传播范围之广、以及达到许许多多遥远而独立的社会（教会），在这一点上完全一致。在这个时代，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至今不过一百五十年左右；在这段时间内，且不说上文已经提到过的那些使徒教父，我们在尼阿波利斯（Neapolis）看到贾斯汀-马蒂尔（Justin Martyr），在安提阿看到提阿非罗（Theophilus），在法国看到爱任纽（Irenæus），在亚历山大看到克莱门特（Clement），在迦太基看到德尔图良（Tertullian），他们都引用了同样的新

约历史经书，而且我可以说，仅仅引用了这些新约经书。

这些基督教作家的作品仅存于片段和引文中，其中每一篇都或多或少地提到了福音书（其中希波吕托斯在狄奥多雷特的著作中摘录了整个福音书的历史）。以尤西比乌斯（Eusebius）从他的作品中摘录的奥利的宣言为例：“（新约）四福音书为天下所有上帝的教会所接受，毫无争议”。在现存的奥利作品中，有关福音书的语言与这里引用的证词完全一致。他（奥利）对《使徒行传》的肯定也不遑多让：“路加也再次吹响号角，讲述使徒的行为”。这位作家（奥利）在一段针对塞尔苏的论述中指出：“圣经不是写在私人的书上，也不是写在只有少数人和好学的人读的书上，而是写在每个人都读的书上。上帝创世以来那不能看见的事，藉着所造之物，就明明可知”。

米尔博士说：“如果我们还保留着他（奥利）的全部作品，那么我们会看到几乎全部的《圣经》文本”。

新西亚的格雷戈里主教和亚历山大的狄奥尼修斯都是奥利的学生。因此，他们的证词虽然完整而具体，但可能只是重复了奥利

的证词。然而，在奥利之后二十年内兴盛起来的迦太基主教塞浦路斯继续提供了一系列证据。这位教父说：“教会就像天堂一样，由四条河流浇灌，也就是由四部福音书浇灌”。《使徒行传》也经常被塞浦路斯引用。在他（塞浦路斯）的各种著作中，不断有大量的经文被引用，以至于这部分见证无可争议。在这位杰出的非洲主教的著作中，没有一处引用过基督教的伪经或伪书。

继塞浦路斯主教之后，有许多作者相距遥远，但都在距他四十年之内；他们的作品残缺不全，但都引用了《新约圣经》中的历史经文，或对其深表敬意。

（这些作者，例如：诺瓦图斯，罗马，公元 251 年；狄奥尼修斯，罗马，公元 259 年；康莫迪安，公元 270 年；阿纳托利乌斯，老底嘉，公元 270 年；Theognostus，公元 282 年；美多迪乌斯，利西亚，公元 290 年；菲利亚斯，埃及，公元 226 年）。

我把德国佩塔夫（Pettaw）的主教维克多林（Victorin）单列出来，只是因为他的地区与身为非洲人的奥利（Origen）和塞浦路斯（Cyprian）相距甚远；他的证词与他们的证词结合在一起，证明圣经新约的历史、即同样的（关于耶稣基督、以及基督教起源的神圣）历史从基督教世界的一端传到了另一端。

这位主教大约生活在公元 290 年左右，他在对《启示录》这段经文的注释中说：“第一个像狮子，第二个像牛犊，第三个像人，第四个像飞鹰”，他指出这四种生物指的是四部福音书；为了说明这些象征的恰当性，他背诵了每部福音书的作者在其历史开篇时的主题。阐释是虚构的，但见证是肯定的。他还明确引用了《使徒行传》。

大约在公元 300 年，阿诺比乌斯（Arnobius）和拉坦提乌斯（Lactantius）撰写了关于基督教可信性的正式论据。由于这些论据是写给外邦人的，因此作者没有引用基督教书籍的全部名称；但当他们为读者提供基督历史的轮廓时，很明显，这些陈述几乎概括了四位福音书作者对基督的行为和神迹的所有描述。阿诺比乌斯为这些历史学家（新约福音书的作者们）的信用辩护，但没有提到他们的名字；他指出，他们（福音书作者）亲眼目睹了他们所描述的事实，他们在写作技巧方面的质朴与其说是对证词的削弱，不如说是对证词的肯定和加强。拉坦提乌斯还从基督教历史学家的一致性、纯朴、无私和受苦受难为宗教辩护，他所说的基督教历史学家指的是我们的福音书作者。

尤西比乌斯是该撒利亚的主教，卒于 315 年，与前述两位作者同时代，或仅晚 15 年。这位卷帙浩繁的作家和最勤奋的他人著作收集者，除了各种大型作品外，还撰写了一部基督教从起源到他自己时代的历史。他对《圣经》的见证是一个非常熟悉基督教前三个世纪作家作品的人的见证，他还读过许多现已失传的作品。尤西比乌斯在他的《福音书论证》中的一段话中，非常准确地指出了两位福音书作者（马太与约翰）在注意与自己有关的任何情况时的细腻；而马可在彼得的指导下写作时，注意到了与他有关的情况。为了说明这一点，他引述了每一位福音书作者的长篇语录；整个段落证明，尤西比乌斯和当时的基督徒不仅阅读四福音书，还认真仔细地研究它们。在他（尤西比乌斯）的《教会史》中，有一段话详细地论述了四福音书的写作背景和写作顺序。这一章的标题是“关于福音书的写作顺序”，开头是这样写的：“让我们观察一下使徒约翰的著作，这些著作没有任何矛盾之处，首先必须提到的是大家公认的、天下所有教会都熟知的、根据他所写的《福音书》；古人将《福音书》按顺序排列在第四位，在其他三部之后，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尤西比乌斯接着指出，约翰福音是四部福音书中最后一部，他的福音书是为了弥补其他福音书的遗漏；尤其是在施洗约翰入狱之前，我们的主传道的部分。他指出，基督的使徒们并不热衷于写作文字的装饰，实际上也根本不愿意写作，他们完全忙于传道。

除了一般性的上述文献和引文一致而强烈地表明了这种区别之外，以下内容可被视为具体的证据：

I. 安提阿的提阿非罗主教是基督使徒的第六位继承人，在《新约》成书后一个多世纪才去世；他写道：“约翰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他（提阿非罗主教）又说：“关于律法所教导的公义，在先知书和福音书中也可以找到类似的东西，因为它们都是受上帝的同一位圣灵启示而说的”。

II. 一位反对亚底门的作家在尤西比乌斯所引用的一段话中使用了这样的表述，他应该是在圣经出版后大约一百五十八年写的：“他们（我们的对手）所说的可能是可信的，如果首先《圣经》没有与他们相矛盾，然后是某些比维克多时代更古老的弟兄们的著作”。其中提到的弟兄们的名字有：贾斯汀、米尔提亚德、塔提安、克莱门特、爱任纽、梅利托，还有许多没有提到名字的人。这段话证明：第一，当时有一个被称为“神圣经文集”的文集；第二，这些经文被认为比最早期的著名基督徒的著作还具有更高的权威性。

III. 在一篇归于生活在同一时期的希波吕托斯（Hippolytus）的文章中，作者在就他所被询问的事情向他的通信者提供指导时，写道：“从神圣的泉源中汲取精华，并从神圣的经文中向他展示可

能让他满意的东西”。然后，他立即引用了保罗写给提摩太的书信，之后又引用了《新约》中的其他许多书籍。这篇引文序言还明显区分了《圣经》和圣经之外的其他书籍。

IV. 我们的断言和论述（奥利说）不值得信赖；我们必须接受圣经作为见证。在论述了祷告的义务之后，他（奥利）开始了他的论证：“我们所说的，都可以从圣经中得到证明”。在他反对塞尔苏的书中，我们可以找到这样一段话：“我们的宗教教导我们追求智慧，这一点可以从我们也在使用的犹太古经（即圣经旧约）和自耶稣以来写成的经文（即圣经新约）中得到证明，这些经文在教会中被认为是神圣的。”这些表述充分证明了圣经（旧约与新约）所具有的独特和排他性的权威。

V. 迦太基主教塞浦路斯（他的时代与奥利的时代相近）恳切地劝告基督教教师，在所有有疑问的情况下，“回到源头；如果真理在任何情况下被动摇了，就重温使徒的著作（新约）”。他在另一处说：“福音的要义就是权威性的神圣教训，是我们希望的基础，是我们信仰的支撑，是我们道路的向导，是我们通往天堂的安全卫士”。

VI. 与塞浦路斯同时代的罗马人诺瓦图斯（Novatus）呼吁将圣经（新约）作为抵制一切错误和裁决争端的权威。“基督不仅是人，也是神，这是由神圣著作的神圣权威所证明的。——神圣的圣经

（即新约）轻而易举地识破并驳斥了异端的骗局。这不是圣经的过错，圣经从不欺骗人”。没有比这更有力的论断了。

VII. 在距离上一位作者二十年之后，一位博学的亚历山大人、老底嘉的主教阿纳托利乌斯在谈到复活节的规则时（这是一个在当时被热烈讨论的问题），谈到他所反对的那些人说：“他们绝不能用神圣经文（即新约）的权威来证明他们的观点。”

VIII. 在这之后约五十年兴起的阿里乌派（即否认基督神性的错误主张的派别），极力反对使用同体、本质等类似词语，“因为它们不在圣经中”：“如果你说的是合理的，我必须服从。如果你从神圣的《圣经》中提出任何两者共有的东西，我必须听取。但不符合圣经的表述（*quæ extra Scripturam sunt*）不值得考虑”。

阿里乌主义的主要反对者亚他那修（Athanasius）在列举了《旧约》和《新约》之后补充说：“这些书是救赎之泉，渴慕的人可以从其中的上帝启示中得到满足。只有在这些书中才有救赎的教义的宣布。任何人都不得对其增添，也不得对其删减”。

IX. 耶路撒冷主教西里尔在阿里乌主义出现约二十年后撰写的著作中使用了这些引人注目的词语：“关于信仰的神圣和圣洁的奥秘，没有神圣的经文是不能传讲的”。我们确信西里尔的经文与我们的经文是一样的，因为他给我们留下了以这个名字命名的（新

约) 书籍目录。

X. 在西里尔之后二十年，埃皮法尼乌斯 (Epiphanius) 向阿里乌派和奥利的追随者提出挑战，要求“他们拿出《新旧约圣经》中任何一段有利于他们观点的经文”。

XI. 高卢主教菲巴迪乌斯 (Phœ badius) 生活在尼斯大公会议之后约三十年，他证明说，大公会议的主教们首先查阅了圣卷，然后宣布了他们的信仰 (即关于圣经新约正典)。

十二. 与埃皮法尼乌斯同时代的卡帕多西亚该撒利亚主教巴西尔说：“受圣经教导的听众应该研究他们的教师所说的话，接受符合圣经的东西，拒绝不符合圣经的东西”。

十三. 叙利亚人以法莲是同一时代的著名作家，他对构成本章主题的命题作了这样确凿的证明：“写在神圣福音书中的真理，是一条完美的规则。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从它里面拿走，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添加到它里面，否则就会罪大恶极”。

XIV. 如果我们把杰罗姆也加进去，那只是因为他提供了前人判断的证据。杰罗姆指出，关于古代基督教作家 (即公元 400 年前的古代作家) 的引文，他们对不同的书作了区分；有些书 (即圣经新约) 被他们引为权威，有些 (即圣经新约以外的书籍) 则不被

音书不亚于基督在肉身对他说话；他还逃到使徒们的著作那里，他把使徒们尊为整个基督教会的长老会”。必须指出的是，在这之后大约八十年，我们在亚历山大的克莱门特的著作中得到了直接证据，证明“福音书”和“使徒”这两个名称是《新约圣经》著作和这些著作的划分通常使用的名称。

伊格内修的另一段话如下：“但福音书中还有一些更出色的内容，那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显现、他的受难和复活”。

他（伊格内修）还说：“你们应当听从先知，尤其要听从福音，在福音书中，激情已向我们显明，复活已得到成就”。在最后这段引文中，先知书和福音书被放在了一起（即圣经旧约与圣经新约）；伊格内修所说的先知无疑是指圣经旧约著作集，他所说的福音很可能也是这个意思（即圣经新约著作集），这两个词显然是相互平行的（即圣经旧约与圣经新约）。

伊格内修在上述引文中对“福音”一词的解释得到了一篇几乎同样古老的文章的证实，这就是士每那教会关于波利卡普殉道的记载：“以前所做的一切事，都是为了让主按照福音向我们显明殉道的事，因为他（波利卡普）期望被交付，就像主所做的一样。”在另一处说道：“我们不赞扬那些献身的人，因为福音没有教导我们这样做”。在这两处地方，所谓的“福音”即似乎是指耶稣基督的历史和他的教义（四福音书）。

如果这是这些引文的真实意思，那么它们不仅是我们的主张的证据，而且是《新约》书籍备受推崇的有力而古老的证明。

尤西比乌斯（Eusebius）记述，奎德拉图斯和其他一些使徒的直接继承人到国外传讲基督时，随身携带了福音书，并将它们交给了他们的皈依者。尤西比乌斯说：“然后，他们旅行到国外，从事传道人的工作，雄心勃勃地传扬基督，传递神圣福音书的经文”；“使徒们的直接继承者，他们向那些还没有听说过基督宗教的人宣讲基督的宗教，他们随身携带这本书，并将其交给他们的皈依者。”尤西比乌斯面前有奎德拉图斯本人和那个时代其他许多人的著作，这些著作现已失传。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他（尤西比乌斯）的说法是有根据的。关于《福音书》的记载发生在《福音书》出版后的六十年内，或最多七十年内；很明显，在此之前（很可能在此之前很久），《福音书》就已被普遍使用，并在使徒们建立的教会中受到高度尊重，因为我们发现，现在的《福音书》（的称谓）已被《圣经》（的称谓）所取代。

爱任纽（Irenæus）在公元 178 年将福音书和使徒著作（即新约）

与律法和先知书（即旧约）联系在一起，显然是想用其中一本（新约）来作为基督教圣书的法典或合集，正如另一本（旧约）所表达的犹太教圣书的法典或合集一样。

当时的撒狄主教梅利多写信给一位名叫奥尼西母的人，告诉他的通信者，他已经获得了关于《旧约》书籍的准确记载。这段经文中出现的“旧约”一词被用来证明，当然也确实证明，当时有一卷书或著作集被称为《新约》。

在亚历山大的克莱门特时代，也就是上一段证词引用的 15 年之后，基督教经书显然被分成了几个部分，分别以福音书和使徒书为总称；这两部经书都被视为具有最高权威。在克莱门特的众多表述中，有一句话暗指了这种分配：“律法与先知、使徒与福音之间是一致的、和谐的”。

在克莱门特的同时代人德尔图良（Tertullian）的著作中，也出现了“先知书、福音书和使徒书”这样的分法。同样，这位作家

把福音书集称为《福音书》；把整卷称为《新约》；把两部分称为《福音书》和《使徒书》。

三世纪的许多作家，尤其是生活在三世纪中叶的塞浦路斯，都说基督教经书分为两卷，一卷称为“福音书”或“主的经书”，另一卷称为“使徒书”或“使徒书信”。

尤西比乌斯（Eusebius），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详细地说明，古人将《圣约翰福音》按顺序排列在第四位，排在其他三位之后，——提出这样的论点本身就无可争辩地证明，四卷福音书已被收集成一卷、作为完整的、排他性的整体；它们在四福音书卷中的顺序是经过深思熟虑调整的；这是尤西比乌斯时代那些被称为古人的人所做的。

在戴克里先于公元 303 年发动的迫害中，圣经被试图搜出并焚毁；许多人宁死也不交出圣经；而那些将圣经交出给迫害者的人，则被教会视为过失和叛教。另一方面，君士坦丁那个时代的基督徒

“为名的著作。此外，波利卡普所引用的经文也是现今圣经新约的经文。波利卡普在其他地方以同样的方式引用的经文也可以被认为是属于这本文集（新约）；其中包括《圣马太福音》，可能还有《圣路加福音》、《使徒行传》、保罗的十封书信、彼得的第一封书信和约翰的第一封书信。在另一处，波利卡普所说的“耶和华的启示”，除了指他之前提到过的那些“圣经”或圣书之外，不会有别的意思。

贾斯汀-马蒂尔（Justin Martyr）的申辩信写于波利卡普书信之后约三十年，他明确引用了我们现在的一些历史，并冠以“福音”之名，这不是他最初赋予这些历史的名称，而是在他那个时代人们普遍知道的名称。他（贾斯汀）是这样说的：“因为使徒们在他们所写的被称为福音书的回忆录中，是这样记载的：耶稣吩咐他们拿饼来祝谢。。。 （以下是贾斯汀关于主的圣餐之礼的新约引文）”。毫无疑问，贾斯汀所说的回忆录是指我们现在的历史经文（四福音书）；因为他在整部作品中都引用了这些经文（并且没有引用新约之外的其他任何书籍）。

哥林多的主教狄奥尼修斯比贾斯汀晚三十年，他在尤西比乌斯所

保存和引述的一段话中（狄奥尼修斯的原作品已经失传）提到了（四福音书中）主的话语。

与此同时的爱任纽（Irenæus）主教把它们（新约书籍）称为“神圣的经文”、“神圣的启示”、“主的经文”、“福音书和使徒书”。爱任纽的引文明确证明，我们现在的《福音书》，并只有这些（即四福音书），加上《使徒行传》，才是他在这些称谓下所包含的（新约）历史书籍。

《圣马太福音》被与爱任纽同时代的安提阿主教西奥菲勒斯引用为“福音之声”；亚历山大的克莱门特在同一时期的十五年内出版的大量作品将“圣书”、“神圣的经文”、“神圣启示的经文”、“主的经文”、“真正的福音书”等各种称谓归于《新约》。

德尔图良（Tertullian）与克莱门特（Clement）一样，除了采用上文提到的大多数名称和称谓外，还将福音书称为“我们的Digesta”（书集）。

在德尔图良之后三十年的奥利（Origen）那里，同样的称谓和其他同样强烈的称谓被用于基督教新约经文：除此之外，这位作家还经常提到《旧约》和《新约》，“古代经文和新经文”，“古代神谕和新神谕”。

在不到二十年后的塞浦路斯那里，它们是“属灵之书，神圣之泉”——“神圣之源泉”。

我们所引用的这些表述，都是崇高而独特的尊重的证据。它们都出现在《圣经新约》出版后的两个世纪内。其中一些是从使徒们的同伴开始的，通过一系列作者的相互影响，它们的数量和种类不断增加，并从宗教的最初时代推演出来，延续直至今今天。

第五节

我们的圣经新约在早期基督徒的宗教集会中被公开诵读和阐释。

贾斯汀-马蒂尔写于公元 140 年，比一些福音书出版的时间仅晚了七八十年（或更多），在他的第一篇申辩书中，他向罗马皇帝叙述了基督教的崇拜，其中有这样一段引人注目的话：“《使徒回忆录》或《先知文集》根据时间依次诵读；当读者结束诵读时，会议主席发表讲话，劝勉人们效仿这些杰出的事物”。

简短的几句话就能说明这一证词的价值。

1. 贾斯汀在另一处明确告诉我们，“《使徒回忆录》”就是所谓的“福音书”：我们现在使用的四福音书就是这些书，贾斯汀多次引用这些书，这一点可以肯定。

2. 贾斯汀描述了基督教会的一般用法，即经常在教会聚会时公开诵读这些书。

3. 贾斯汀没有把它说成是最近或新近建立的活动形式，而是用人们谈论既定习俗的术语（即这种在教会集会公开诵读圣经新约的方式，已经是长久以来就形成的习俗）。

德尔图良（Tertullian）在贾斯汀（Justin）之后大约有五十年之久，他在记述他那个时代的基督徒宗教集会时说：“我们聚集在一起，诵读神圣的经文；我们用圣言滋养我们的信仰，提升我们的希望，坚定我们的信任”。

尤西比乌斯（Eusebius）记录了奥利的事迹，并援引与奥利同时代的主教的书信为证，说他大约在 216 年进入巴勒斯坦时，也就是德尔图良见证日期的 16 年之后，该国的主教希望他在教堂里公开讨论和阐释圣经，尽管他当时还没有被任命为长老。这则轶事不仅承认了诵读经文的习惯，也承认了阐释经文的习惯；这两种习惯都是完全有效的。奥利本人也见证了同样的做法，他说：

“当在教堂里读经时，当向人们宣讲阐释经文时，我们就是这样做的”。更充分的证据是，他在教会集会上宣读的许多关于《新约圣经》的颂歌仍然流传至今。

塞浦路斯的时代并不比奥利晚二十年，他向他的子民（会众）讲述了他任命两个人担任朗读（新约）者的情况，这两个人之前是（在逼迫之下的）信仰告白者；从他（塞浦路斯）给出的选择理由中可以看出他们要朗读的新约内容。塞浦路斯说，没有什么比他们更合适的了，他们曾荣耀地（在逼迫者面前）告白过对主的信仰，而要在教堂里公开朗读（新约）；他们曾表示自己愿意以殉道者的身份死去，却要朗读基督的福音，而殉道者正是通过这福音而被造就的。

在四世纪初和整个四世纪期间的许多作家中，都可以找到相同习俗的踪迹。在这些证据中，我只想引用其中一个，因为它本身就是明确而充分的。在这个世纪即将结束时出现的奥古斯丁，正是在教堂里公开诵读经文的方式来展示基督教的益处，他说：“在教堂里，男女老少汇聚一堂；在那里，他们听到自己应该如何在这个世界上好好生活，这样他们才配在这个世界上幸福地永生”。

和确定性。此外，这还表明，这些新约书在当时甚至被视为古书。人们不会对自己时代的出版物写评论：因此，在这个标题下引用的（圣经注释）见证提供了一个证据，使福音书的年代超过了（圣经注释的）见证本身的年代。

塔蒂安（Tatian）是贾斯汀-马蒂尔的追随者，约在 170 年逝世，他撰写了一本《福音书的和谐》或《福音书的整理》，他称之为《四福音书》（Diatessaron, Of the four）。这个标题和这部作品一样引人注目，因为它表明当时和现在一样，基督徒普遍使用的福音书有四部，而且只有四部。而这距离其中一些福音书的出版不过一百多年。

亚历山大学派的潘太努斯（Pantænus）是一位声誉卓著、学识渊博的人，他比塔蒂安晚二十年，写了许多关于《圣经》的注释，杰罗姆证实，这些注释在他（杰罗姆）那个时代就已经流传下来了。

亚历山大的克莱门特为《旧约》和《新约》的许多书写过简短的解释。

德尔图良将当时使用的版本的权威性诉诸于正宗的希腊文。

尤西比乌斯还提到了几位生活在这个时代的教会作家的名字，他说：“那些古老的教会人士仍然留下了许多值得称道的功绩”。他还说：“此外，还有许多其他正统和教会人士的论文（我们无法知道他们的名字），他们每个人对圣经的解释都表明了这一点”。

上面五个见证可以追溯到公元 200 年。

朱利叶斯-阿非利加努斯（Julius Africanus）写了一封书信，论述了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中家谱的明显差异，他试图通过区分自然血统和法定血统来调和这种差异，并通过整个世代系列费尽心机地进行了他的假设。

亚摩尼乌斯（Ammonius）是一位博学的亚历山大人，他像塔提安一样撰写了四福音书的和合本；和塔提安的作品一样，这本书证明了当时教会中使用的福音书有四本，而且没有更多。它还提供了基督徒对这些著作的热情和关心的实例。

在这两本书之上，还有奥利，他对《新约全书》中的大部分书籍都写过注释或颂歌，除了这些书之外，他对新约之外的任何其他书籍都没有写过注释或颂歌。特别是，他写了关于《圣约翰福音》、在很大程度上写了关于《圣马太福音》、以及关于《使徒行传》的注释或颂歌。

除了这些之外，第三世纪还出现了亚历山大的狄奥尼修斯（Dionysius of Alexandria），他是一位非常博学的人，他非常准确地比较了四部福音书中关于基督复活时间的记载，并补充了一些思考，表明了他对这些记载权威性的看法：“让我们不要认为福音书的作者们意见不一，或相互矛盾，尽管有一些微小的差异；而是让我们诚实、忠实地努力调和我们所读到的内容”。

德意志佩塔夫主教维克多林，他撰写了对《圣马太福音》的评论。

安提阿长老吕西安和埃及主教赫西基乌斯，他们列出了《新约圣经》的书籍目录。

第四世纪提供了十四位基督徒作家的名单目录，他们在《新约圣经》中花费了大量心血，他们的作品或名字流传到了我们这个时代；在这些作家中，为了展示那个时代博学的基督徒的情感和研究，只需注意以下几位就足够了：

+++++++

尤西比乌斯（Eusebius）在本世纪（四世纪）初就明确写道，四福音书中存在明显的差异，他还写了一篇论文，指出哪些事情是四个福音书作者、三个福音书作者、两个福音书作者和一个福音书作者共同地、或分别地所记载的。这位作者还证明：“使徒们的著作得到了如此的推崇，以至于被翻译成希腊人和蛮族人的各种语言，并被所有民族孜孜不倦地研究”，这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证据。这一证词大约是在公元 300 年时作出的。

+++++++

罗马主教达马苏斯曾与圣杰罗姆通信，探讨圣经中的难解经文：在一封仍然留存至今的信中，他希望杰罗姆对《新约圣经》中的“和散那”（Hosanna）一词做出明确的解释：“他（达马苏斯）在他所阅读的基督教作家的希腊文和拉丁文注释中遇到了非常不同的解释”。最后一句显示了当时圣经注释的许多数量和种类。

+++++++

尼森的格雷戈里曾一度求助于圣马可福音书最精确的抄本；又曾一度将四位福音书作者对复活的不同描述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并提议进行调和；这种限制证明，除了这些（新约四福音书）描述之外，没有其他关于基督的历史被认为是真实的，或者与这些描述具有相同的权威性质。这位作者敏锐地注意到，坟墓中衣服的摆放，我们救世主尸体的头上的裹巾没有和亚麻布衣服放在一起，而是裹在一起放在一个单独的地方，这并不意味着盗贼的惊恐和匆忙，因此驳斥了尸体被盗的说法。

+++++++

米兰主教安布罗斯评论了《新约圣经》拉丁文译本中的各种读法，并呼吁使用希腊原文正典；

+++++++

杰罗姆在本世纪末推出了拉丁文版的《新约全书》，至少在福音书方面，是根据希腊文抄本和那些（他说的）古代抄本进行校正的。

+++++++

最后，众所周知，金口（约翰一世）关于《福音书》和《使徒行传》发表和出版了大量颂歌或布道。

这篇文章不必再往下写了；但需要补充的是，除了亚历山大的克莱门特对一本名为《彼得的启示》的书进行评论外，前三个世纪的基督教作家没有对《新约圣经》以外的任何其他书籍进行评论的例子。

在《新约圣经》的古代译本中，最有价值的是叙利亚文译本。当基督教在巴勒斯坦建立之初，叙利亚语就是那里的地方语言。虽

然新约经书是用希腊文写成的，目的是为了在犹太地区以外的地方更广泛地流传，但很可能很快就会被翻译成这个宗教最初盛行的国家的地方语言。因此，现存的叙利亚文新约译本，就目前看来，一直为叙利亚居民所使用，带有许多非常古老的内部标记，其主张得到了东方教会统一传统的支持，并被欧洲图书馆中发现的许多非常古老的手稿所证实。大约两百年前，安提阿的一位主教将该译本送往欧洲印刷；这似乎是该译本第一次为世界这些（欧洲）地区所普遍知晓。人们发现这位安提阿主教的《圣经》包含了我们所有的新约书籍，除了彼得后书、约翰二书和三书以及《启示录》；不过，这些书籍后来在欧洲的一些古代（叙利亚语译本）手稿中被发现也包含。但是，在这位（两百年前的）安提阿主教的这套书中，除了我们的新约书之外，没有其他书籍占有一席之地。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该文本保存在一个偏远的国家，而且与我们的新约文本没有交流，但与我们的新约文本差别很小，也没有什么重要不同的地方。

第七节

我们的圣经被不同教派和信仰的古代基督徒、许多异端、和天主教徒（大公教会）所接受，并且在当时出现的争论中通常被双方所引用。

基督徒之间争论的三个最古老的话题是：犹太教宪法（圣经旧约）的权威、罪恶的起源、和基督的本质（即基督的神性与人性）。

（在这个时代，哲学和学者的习性使人们热衷于大胆的假说和猜测，在这种习性的驱使下，一些信奉基督教的人提出了非常狂妄和毫无根据的观点。但我认为，没有理由相信这些人的数量与基督教会的人数相比有任何相当大的比例；在这些观点必然引起的争论中，我们可以非常满意地看到，在大量的例子中，我们确实看到，各方都在重复着来自于圣经正典的同样的经文）。

关于上述第一个问题，我们发现在很早的时候，有一类异端完全拒绝《旧约全书》；而另一类则主张《旧约全书》律法的所有部分都有义务在其整个范围内适用，并适用于每一个寻求被上帝接

纳的人。

巴西利德斯拒绝接受犹太教的制度，不是因为它是虚假的，而是因为它来自于一个低于真神的存在；在其他方面，他提出了一个与基督教会一般教义大相径庭的神学方案，由于它赢得了一些门徒的支持，遭到了第二和第三世纪基督教作家的强烈反对。在这些著作中，有确凿证据表明巴西利德斯接受了《马太福音》；没有充分证据表明他拒绝了其他三部福音书中的任何一部：相反，他似乎写了一部关于《马太福音》的注释，内容丰富，分为二十四卷。

瓦伦提尼派也是在同一时期出现的。他们的异端包括关于天使本性的某些观念，现代读者很难理解这些观念。不过，他们似乎获得了与早期分离派一样的重要性。关于这个教派，爱任纽

(Irenæus) 在公元 172 年的著作中明确记载，他们努力从福音书和使徒著作中为自己的观点寻找论据。赫拉克里翁是该教派最著名的人物之一，可能早在公元 125 年就生活在这里，他写了《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的注释。奥利也保留了他对马太福音的一些评论。

卡波克拉底派也是一个早期的异端，如果说晚于前两者的话，那也晚得不多。关于圣经，爱任纽 (Irenæus) 和埃皮法尼乌斯 (Epiphanius) 明确指控他们竭力篡改马太福音中的一段经文，

而这段经文恰恰证明了他们接受了这本福音书。从反面来看，他们的对手并没有指责他们拒绝新约的任何部分。

塔蒂安生活在 172 年，他发表了许多奢侈的观点，是一个名为恩克拉特派的教派的创始人，与那个时代的基督徒争论不休；然而，塔蒂安接受了四部福音书，并根据它们编写了一部和合本。

尤西比乌斯引述了一位约 300 年的作家的话，从他的话中可以看出，当时那些主张基督仅具有人性的人是试图根据圣经来论证的。

奥利的观点引起了巨大的争论，罗马和亚历山大的主教以及其他许多人都予以谴责，而东方的主教则支持这些观点；然而，这些观点的支持者和反对者都承认《圣经》具有同样的权威，这一点没有丝毫疑问。读者会记得，在《圣经》出版后大约一百五十年，在他的时代，基督徒之间存在着许多分歧，塞尔苏对此进行了指责，然而，奥利记录了这一指责，却没有反驳它，而是证明，四福音书毫无争议地得到了天下所有上帝的教会的接受。

萨莫萨塔的保罗（Paul of Samosata），在奥利（Origen）之后约三十年，在有关基督本质的争论中表现出色，成为在安提阿就其观点召开的两次公会或宗教会议的主题。然而，他的对手并没有指控他拒绝接受《新约》中的任何一本书。相反，一百年后撰写异端史的埃皮法尼乌斯说，萨莫萨塔的保罗努力用经文来支持

他的教义。公元 434 年，Vincentius Lirinensis 在谈到萨莫萨塔的保罗和同一时代的其他异教徒时，这样说道，“也许有人会问，异端是否也主张圣经的见证？他们确实明确而强烈地主张圣经的见证；因为你可以看到他们飞快地翻阅神圣律法的每一本书”

【中文译者注，但是，这些异端片面地、孤立地、或断章取义地、曲解地、谬误地，而不是完整地、综合地、谦卑地、诚实地阐释和理解圣经】。

与此同时，还存在着与诺埃特派或萨贝利派的争论，他们似乎走向了与萨莫萨塔的保罗及其追随者相反的极端。然而，根据埃皮法尼乌斯（Epiphanius）的明确证词，萨贝里乌斯（Sabellius）得到了所有的新约经文。

因此，我们在这里得到了一个证据，即最对立、最不可调和的双方都同样尊重圣经的权威。

迦太基大公会议在此稍早之前召开，其中一位主教说：“我认为，亵渎神明的邪恶异端，篡改圣经中神圣可敬的话语，应当受到诛杀。”毫无疑问，他们所篡改的就是他们所接受的。

千禧年、诺瓦蒂安主义、异教徒的洗礼、复活节的信守，这些问题在当时及之前也引起了基督徒的关注，并导致了意见分歧（顺便提一下，我们可以注意到，这些争论虽然在某些方面应该受到指责，但却表明人们在这个问题上是多么认真）；然而，每个人都将自己观点的依据诉诸于圣经新约的权威。公元 247 年，亚历山大的狄奥尼修斯（Dionysius of Alexandria）在描述与埃及的千禧年派（Millennarians）举行的一次会议或公开争论时，承认他们虽然是对手，但“他们接受任何可以从圣经中得到很好论据的观点。诺瓦图斯（Novatus，公元 251 年），在接收失效者的问题上有一些僵化的观点，是一个人数众多的教派的创始人，他在其仅存的几部作品中引用《福音书》时与其他基督徒一样尊重《福音书》；关于他的追随者，苏格拉底（约 440 年）的证词是肯定的，即“在大公教徒与他们的争论中，每一方都努力用圣经的权威来支持自己”。

多纳图派兴起于 328 年，他们使用的经文与我们相同。奥古斯丁（对他们）说：“从圣经中提出一些证据吧，圣经的权威是我们共同的”。

众所周知，在 300 年后不久出现的阿里乌派（即否认基督神性的错误派别）之争中，双方都诉诸于同样的圣经新约，并以同样的姿态表示尊重和敬意。阿里乌派在公元 341 年的安提阿会议上宣

公元二世纪中叶，异教徒哲学家塞尔苏（Celsus）写了一篇公开反对基督教的论文。在他之后约五十年，奥利（Origen）发表了对这篇论文的回答，他在回答中经常引用对手的话和论据。塞尔苏的作品已经失传，但奥利的作品还在。奥利似乎非常忠实地引用了塞尔苏的话（除了其他原因外，还有一个原因是，他从塞尔苏那里引用的反对意见有时比他自己的回答更有力）。我还认为，奥利在他的回答中很有可能囊括了塞尔苏的大部分著作；他说：“为了不被怀疑我们因为手头没有答案而忽略了任何章节，我认为最好根据我的能力，对他（塞尔苏）提出的每一件事进行驳斥，与其说是遵守事物的自然顺序，不如说是遵守他自己的顺序”。

塞尔苏大约在《福音书》出版一百年后才写作；因此，他对这些书籍的任何记载都对其古代性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然而，作者的品格更能说明问题；因为这些书在基督徒中的接受度、信誉和声誉一定很高，使它们受到陌生人和敌人的抨击和反对。这证明了两个世纪后金口（约翰一世）所说的真理：“福音书写成后，并没有藏在角落里，也没有埋在晦暗中，而是让全世界的人知道了，在敌人和其他人面前都知道了，就像现在一样”。

关于塞尔苏（攻击基督教）的这段话，有人正确地指出，如果塞尔苏在任何重要的一点上都能以充分的证据反驳门徒的话，他就不会这么做（即，使用花言巧语的讽刺的语言），而这种断言就

像奥利所说的那样，只是演说家的花言巧语；（塞尔苏的）这种言辞并不容易让人相信。

然而，这足以证明，在塞尔苏的时代，有一些众所周知的书，而且是由耶稣的门徒写成，这些书包含了耶稣的历史。塞尔苏所说的门徒，并不是指耶稣的一般追随者；他称他们为基督徒、信徒或类似的人；而是指那些耶稣亲自教导过的人，即他（耶稣基督）的使徒和同伴。

在一个段落中，塞尔苏所介绍的犹太人以这样的方式结束了争论：“这些事情是我们从你们自己的著作中向你们指控的，不需要任何其他武器。”显然，这种自夸是基于这样的假设，即作者想要战胜的书籍（即新约）拥有一种权威，基督徒承认自己受其约束。

塞尔苏所指的书籍不是别的，就是我们现在的福音书，这一点可以从他对福音书中仍然存在的各种段落的影射、引述中看出来。塞尔苏注意到这些福音书中两部固定的家谱；注意到“不要抵抗伤害你的人”和“人若打你一面，你也要让他打另一面”的训诫；注意到基督所谴责的灾难；注意到他的预言；注意到他说“事奉两个主人是不可能的”；注意到他的紫袍、荆棘冠冕和手中的芦苇；十字架上耶稣身上流出的血，只有约翰一人记录了这一情况；以及四福音书作者对复活的不同描述，塞尔苏有的福音书提到两个天使在坟墓旁，有的只提到一个。

需要指出的是，塞尔苏不仅永远只提及四福音书中关于基督的记载，而且没有提及任何其他记载；他对基督教的任何反对意见都不是建立在伪造的福音书中的任何内容之上，这一点非常重要。

塞尔苏在第二世纪是这样，波菲利在第三世纪也是这样。后者的著作是一部反对基督教的大型正式论文，现已不存。因此，我们必须满足于从基督教作家那里收集他的反对意见。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他的这些资料的残留足以完全证明，波菲利的抨击是针对我们现在的福音书和使徒行传的内容的；波菲利认为，推翻这些内容就是推翻基督教宗教。因此，他反对在圣马太的家谱中重复一个世代；反对马太的称呼；反对引用《以赛亚书》中的一段经文；反对将提比哩亚湖称为海；反对圣马太中“可憎的荒凉”的说法；《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中对“旷野中有人呼喊的声音”这一经文的不同解释，《马太福音》引自《以赛亚书》，《马可福音》引自《先知书》；《约翰福音》中对“道”一词的应用；《约翰福音》第七章第 8 节；圣彼得对亚拿尼亚和撒非喇的审判，他称之为对死亡的诅咒。

这里所说的事例，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说明波菲利反对意见的性

质，并证明波菲利在阅读福音书时，将其视为他所攻击的宗教的正典，因此才会对福音书给予那种关注。除了这些说明之外，在古代基督徒的著作中还有一些普遍的证据，证明波菲利所评论的经文非常多。

在上述一些例子中，波菲利在谈到圣马太时称他为你们的福音书作者；他还使用了复数的福音书作者一词。关于塞尔苏斯的说法，同样适用于波菲利，即除了这些，他似乎并不认为任何其他关于基督的历史在基督徒中具有（圣经新约的）权威性。

第三位反对基督教的伟大作家是朱利安皇帝，他的作品大约创作于波菲利的作品之后一个世纪。

在西里尔和杰罗姆从这部作品中摘录的多篇长文中，可以看到，朱利安指名道姓地指出了马太和路加在基督家谱中的不同之处；他反对马太应用“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ii. 15）和“童女必怀孕”（i. 23）的预言。他用福音书作者的话背诵了基督的话语和他的历史中的许多段落；特别是，耶稣在伯赛大和伯大尼的村庄里医治了瘸子和瞎子；他声称，除了约翰之外，基督的门徒中没有一个人把世界的创造归于他；保罗、马太、路加福音和马可福音都不敢称耶稣为上帝；约翰的写作时间晚于其他福音书的

作者，而且是在希腊和意大利的许多人皈依的时候；他提到了哥尼流和塞尔吉乌斯-保罗的皈依，提到了彼得的异象，提到了使徒和长老们在耶路撒冷发出的通函，这些都记录在《使徒行传》中。其中，朱利安引用了四福音书和《使徒行传》，而且没有引用（圣经新约书籍以外的）其他任何内容，表明这些都是历史书籍，也是唯一的历史书籍，被基督徒视为权威，是耶稣基督、他的使徒以及他们所传授的教义的真实回忆录。但朱利安的证词不仅仅代表了他所处时代基督教会的判断。它还揭示了他自己的观点。他自己明确指出了这些记录的早期日期；他用现在的名称称呼它们。他一直认为这些记录是真实的，从未试图质疑它们的真实性。

从早期反基督教宗教作家对《新约》书籍内容的关注中，我们可以得出支持《新约》书籍的论据。它证明了基督徒当时的圣经新约记载就是我们现在的圣经新约记载；我们现在的圣经经文就是他们的新约经文。此外，它还证明，无论是第二世纪的塞尔苏（Celsus）、第三世纪的波菲利（Porphyry），还是第四世纪的朱利安（Julian），都没有怀疑过这些书籍的真实性，甚至没有暗示过基督徒弄错了这些书籍的作者。他们中没有一个人在这个（关于圣经新约）问题上表达了与基督徒不同的观点。考虑到如果他们能够在这一点上提出疑问，会对他们有多大的帮助；考虑到他们是多么乐于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利用一切优势（来攻击基督教）；考虑到他们都是博学多才的人，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让步，或者说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投票权，是非常有价值的。

没有任何实质性的不同，而且都包含四福音书。

I. 在奥利所留下的著作中，以及尤西比乌斯从他现已失传的作品中摘录的一些内容中，都列举了圣经中的书籍，其中四福音书和使徒行传被明确而光荣地指定，除了现在所接受的新约书籍之外，没有其他书籍出现。

II. 大约一个世纪后，亚他那修（Athanasius）发表了一份《新约圣经》的目录，其中只包含我们今天的经文，没有其他经文；他说：“只有这些经文传授了宗教教义；任何人都不得在其中添加或删除任何内容”。

III. 亚他那修之后约二十年，耶路撒冷主教西里尔列出了当时在耶路撒冷教堂公开诵读的经书目录，与我们的目录完全相同，只是省略了“启示录”。

IV. 在西里尔之后十五年，老底嘉大公会议公布了一份权威的《圣经》目录，与西里尔的一样，也与我们的一样，只是省略了《启示录》。

V. 目录现在变得越来越频繁。在上一个日期之后的三十年内，也就是从 363 年到第四世纪即将结束时，我们有了埃皮法尼乌斯（Epiphanius）、格利高里-纳齐安善（Gregory Nazianzen）、

意大利布雷西亚主教菲拉斯特 (Philaster)、伊科尼乌姆主教安菲洛-基乌斯 (Amphilochius) 的目录。

VI. 在同一时期，杰罗姆——他那个时代最博学的基督徒作家——发表了一份新约书目（与我们今天相同），承认现在所收到的每一本书，只是对《致希伯来人书》表示怀疑，对现在没有收到的任何一本书都没有丝毫注意。

VII. 与住在巴勒斯坦的杰罗姆同时代的还有住在非洲的圣奥古斯丁，他也出版了一本目录（与我们今天的新约目录相同），没有将任何其他教会著作作为权威书籍与《圣经》相提并论，也没有遗漏我们今天所承认的一部新约著作。

VIII. 另一位同时代的作家，阿奎莱亚 (Aquileia) 的长老鲁芬 (Rufen) 也赞同这些观点，他的目录与他们的目录一样，都是完美无误的（与我们今天的新约目录相同），并以这些引人注目的话作为结尾：“这些都是教父们列入正典的书卷，他们希望我们从这些书卷中证明我们信仰的教义”。

这些命题不能用于通常被称为《新约圣经》以外的任何书籍。

我不知道学者们目前是否十分依赖从伪经中得出的反对意见。但有许多人听说古代曾有过以使徒名字命名的各种福音书，他们可能会有这样的想法，即我们现在的福音书是从其他福音书中挑选出来的，这是一种任意或偶然的选择，而不是建立在任何明确和确定的优先选择的基础上。对这些人来说，了解事情的真相可能非常有用。因此，我认为有必要强调以下事实。

I. 除了我们的《四福音书》和《使徒行传》之外，在基督诞生后的三百年内，没有任何基督教历史自称是由使徒或使徒同伴所写、被任何现存或已知的作家所引用；或者，即使被引用，也没有被带着谴责和拒绝的痕迹引用。

我并不是未经调查就提出这一论断的；而且我毫不怀疑，琼斯先生和拉德纳博士所引用的有关书名的段落，或者参考 J. 阿特金

森牧师在 1773 年出版的一份非常精确的表格中所收集的有关书名的出处，都会使每一个公正而有能力的判断者满意地证明这一论断的真实性。如果说有哪本书似乎构成了上述观点的例外，那就是希伯来福音书，它以希伯来人福音书、拿撒勒人福音书、伊比昂人福音书等不同的名称流传，有时也被称为十二门徒福音书，有些人将其归于圣马太。克莱门斯-亚历山大（Clemens Alexandrinus）只引用过这本福音书一次（读者应该记得，他生活在公元二世纪后半期，而他在作品中几乎每一页都引用了我们四福音书）。奥利（Origen）在公元 230 年曾两次提到这本书，但两次都带有贬低和诋毁的痕迹。这就是例外的依据。但更值得注意的是，这本福音书与我们现在的《圣马太福音》基本一致。

在将四世纪后叶杰罗姆提到的希伯来语福音书应用到这本福音书时，我认为我们有时很可能将它与圣马太福音的希伯来语版本混淆了，不管是原版还是译本，当时都是现存的。

如果我们把前面几节中有关正典经文的内容与对伪经福音书的这一描述进行比较，甚至回想一下拉德纳博士那概括但有根据的断言：“在爱任纽、亚历山大的克莱门特和德尔图良（他们都生活在前两个世纪）的其余作品中，对《新约圣经》的引述，比西塞罗的所有作品还要多，还要大，而且是由不同时代、不同性格的作家引述的”；如果我们再加上：尽管基督教原始时代的许多作品已经失传，但在上述时期内，我们仍有生活在巴勒斯坦、叙利亚、

小亚细亚、埃及、使用拉丁语的非洲地区、克里特岛、希腊、意大利和高卢的基督教作家的遗存作品，在所有这些遗存作品中，都发现了对我们福音书作者的引用；我相信，我们会发现，在这些（新约正典）著作与所有其他自称具有类似权威的著作之间，存在着一条清晰而广泛的分界线。

II. 除了某些假冒使徒之名的历史，也就是所谓的伪造历史之外，还有其他一些基督教著作，全部或部分具有历史性质，虽然不是伪造的，但被称为（次）启示，因为其权威性不确定或没有权威性。

在这第二类著作中，我只发现前三个世纪的基督徒作者在没有明确谴责的情况下注意到了两本书；这两本书是：一本是题为《彼得的布道》（Preaching of Peter）的书，被公元 196 年的克莱门斯-亚历山大里努斯（Clemens Alexandrinus）反复引用；另一本是题为《彼得的启示》（Revelation of Peter）的书，尤西比乌斯（Eusebius）说上述克莱门斯-亚历山大里努斯为这本书写了注释；这本书在现存的一部作品中被两次引用，归于同一作者。

因此，我认为，我们前面提出的命题，即使在经历了各种可能的例外情况之后，仍将我们的历史经文与所有其他自称描述同一主题的著作远远地区分开来。

不过，我们可以补充一点：

1. 没有证据表明在基督教纪元的第一个世纪存在任何伪书，在那个世纪，我们所有的历史书籍都被证明是现存的。我指的是巴拿巴、罗马的克莱门特、赫马斯、伊格内修和波利卡普，他们的著作大约从主后 70 年一直写到 108 年（其中有些人引用了我们历史上的每一部新约经书）；我这样说，拉德纳博士补充道，“因为我认为这已经得到了证明”。

2. 基督徒的教会从来不诵读这些（非新约正典的）所谓（伪造）启示；

3. 它们未被收录到他们的正式新约书卷中；

4. 它们未曾出现在他们的新约目录中；

5. 它们没有被（攻击基督教的）对手注意到；

6. 不同当事方在其争议中均未声称其权威性；

7. 在基督教早期历史文献中，对于新约的注释、版本、校勘、阐释中，它们都不是对象。

最后，除了长达三个世纪的沉默，或在这段时间内被摒弃之外，它们（这些伪书）还受到了后世基督教作家的一致斥责。

尽管通过这些观察可以发现，这些（伪）书籍从未获得过任何程度的声誉和知名度，无法与我们的《圣经》相提并论；但从第四世纪的著作中可以看出，在那个世纪以及之前的世纪中存在着某些这样的（伪）书籍。在如此遥远的年代，可能很难解释它们的起源。也许最有可能的解释是，它们一般都是为了通过销售获利而创作的。无论什么主题，都能找到购买者。这是利用了不学无术的基督徒虔诚的好奇心。出于同样的目的，这些书中有许多都适合某些教派的特定观点，这自然会促进它们在这些观点的支持者中的传播。毕竟，它们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晦涩得多。除了《希伯来人福音》之外，我们听到的最多的就是《埃及人福音》；然而，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公元 184 年埃及亚历山大城的长老克莱门特，一个几乎博览群书的人，从未见过这本福音书。《彼得福音》是另一本最古老的此类书籍；然而，公元 200 年安提阿主教塞拉皮翁听说西里西亚罗索斯的基督徒手中有这样一本书时，却没有读过；他还说从一些使用这本书的教派人士那里看到过这本福音书。即使是《希伯来人福音》这本公认的目录之首，杰罗姆在四世纪末也很高兴能从庇哩亚的拿撒勒人那里得到一本。在我们的（新约正典）福音书中，从未发生过这种事，也不可能发生这种事（即，新约正典的书籍，一直被广泛地流传、引述、从未间断）。

第十章.

总结。

读者现在应该记得，构成我们现在讨论的主题的两点是：第一，基督教的创始人、他的同伴和直接追随者在劳作、危险和苦难中度过了他们的一生；第二，他们（基督使徒们）这样做是为了证明《圣经》中记载的神奇历史，完全是因为他们相信这段历史的真实性。

我们是这样论证这两个命题的：

我认为，最确定的历史事实莫过于，基督教的最初传播者在从事他们的事业时，自愿承受了疲劳、危险和痛苦。这项事业的性质；受雇于这项事业的人的品格；他们的信条与他们最初传播这些信条的国家的固有观点和期望的对立；他们对所有其他国家的宗教的勇敢的谴责；他们完全缺乏（世俗的）权力、权威或力量；这些都使得这种（逼迫与苦难的）情况极有可能发生。我们所知道的该机构创始人的命运（他被处死），以及我们所知道的该机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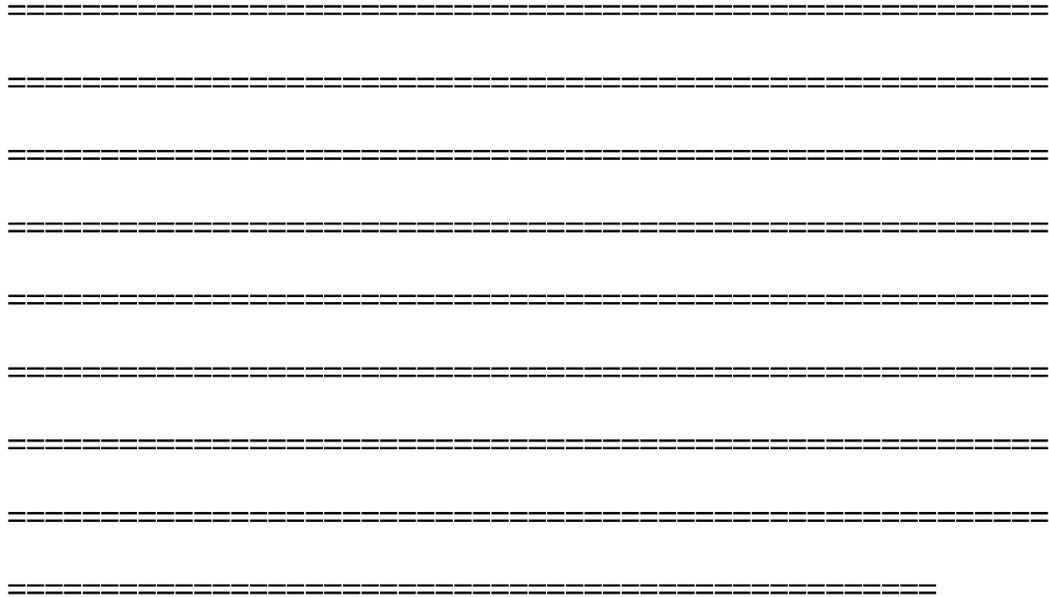
创立后三十年内皈依者所遭受的残酷待遇，都增加了这种可能性；这两点都有异教徒的著作为证。我认为，这种可能性在各国证词的支持下，更通过我们自己书籍中的证据，通过《圣经》中的证据，被推进到了历史的确定性。

我认为还有充分的证据表明，该宗教的教师（基督使徒们）和皈依者都因其新的信仰而采取了新的生活和行为方式。

下一个大问题是，他们这样做是为了什么。在我看来，他们这样做是为了一个或多或少的奇迹故事，这一点是非常明显的；因为，最基本的一条，拿撒勒人耶稣，应该被接受为弥赛亚，或上帝差遣的受膏者，除了奇迹之外，他们既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东西作为依据。使徒们所做的努力和所受的苦难是为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故事（即新约圣经的记载）。这一点可以从以下几点得到证明：新约叙述的具体性证明，作者们声称自己掌握了直接的信息，而且从他们的处境来看，他们完全有机会获得这些信息；至少，他们肯定知道他们的同事、同伴、师傅的教导；这些书中的每一本都足以证明基督教宗教的真实性；因此，如果其中任何一本是真的，那就足够了；然而，所有这些书的真实性，既可以通过证明最无可争议的古代作品的真实性的一般论据来证明，也可以通过特殊和具体的证据来证明，即：——这些书中的引文被引用于古代著作中；早期基督徒对这些新约书籍权威性的高度重视（这种重视表现在他们将这些书籍汇集成册，为该书冠以特别

尊崇的称号，将其翻译成各种语言，将其融会贯通，为其撰写注释，更引人注目的是，他们在世界各地的教会公共集会上宣读这些书籍）；对这些书籍的普遍认同（而且仅把这些书籍看作是上帝的启示）；争论不同意见的教派对这些书籍的诉求；早期的宗教反对者并不质疑这些新约书籍的真实性，相反，他们将这些新约书籍视为基督教宗教赖以建立的历史的保存者；在基督教世界的不同和遥远的地方出版了许多关于这些新约书籍的正式目录，正如神圣权威著作的目录一样；最后，通过对这些神圣书籍的广泛传播，这些书籍更被许许多多各地的更多人们所熟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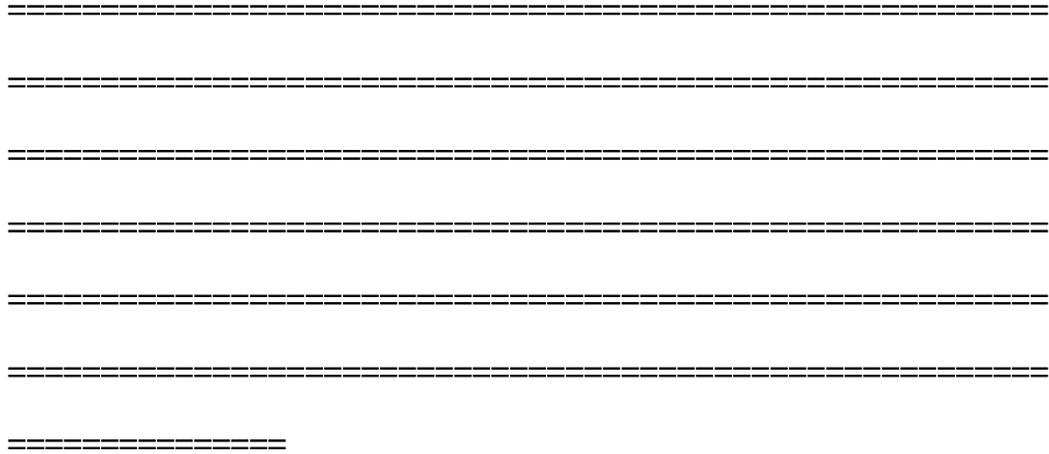
这些都是有力的论据，可以证明这些书确实出自他们的作者之手（而且一直被公认为出自他们之手，因为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这些书曾经出自其他作者之手）。事实是，它们被当作宗教所依赖的事件的真实记录，并被使徒时代或接近使徒时代的基督徒、使徒所教导的人、以及使徒所创立的团体（教会）所接受；我说，这一事实与以下考虑有关，即它们（四福音书）相互印证了对方的证词，而且它们还得到了另一部当代史（使徒行传）的进一步印证，这部当代史继承了它们的故事，并在故事的基础上叙述了世界的兴起和变化，其影响至今仍然存在；此外，它们还从使徒们自己写的信（新约书信）中得到确认，这些信中都肯定了相同的总体故事，并在必要时经常提到故事的某些部分。从他们的时代到我们的时代，一系列基督教作家都提到了这些新约书籍与故事，而没有其他故事；它们展示的是使徒们讲述的故事，因此，他们



命题 II.

我们的第一个命题是：“有令人满意的证据表明，许多人自称是基督教神迹的原始见证人，他们的一生都在劳作、危险和苦难中度过，这些劳作、危险和苦难都是他们自愿承担和经历的，是为了证明他们所做的陈述，而且完全是因为他们相信这些陈述的真实性；他们还出于同样的动机，遵守了新的行为准则”。我们现在要讨论的第二个命题是：

“没有令人满意的证据表明，自称是任何其他类似奇迹的原始见证人的人，以同样的方式证明了他们所做的陈述，而且完全是因为他们相信这些陈述的真实性”。



第一章

在论证这部分内容时，我首先要声明我对新约神奇记载的信仰有多深。如果威克利夫或路德时代的改革者，或者亨利八世或玛丽王后时代的英国改革者，或者我们后来的宗教派别创始人，比如怀特菲尔德先生和卫斯理先生，在我们这个时代，经历了他们所经历的艰辛和劳苦、危险和苦难的生活；也就是说，如果他们把自己的公开传教建立在他们自己所知道的神迹的指称上，建立在不可能被解释为错觉或错误的叙述上；如果他们的行为真的源于这些叙述，我就会相信他们。或者，借用我的每一位读者都会熟悉的一个例子，如果已故的霍华德先生是为了以他的劳动和旅行，证明一个清晰可感的奇迹，我也会相信他。或者，用第三种假设来表示同样的事情；如果苏格拉底自称在雅典公开创造了奇迹；如果苏格拉底的朋友法多、宿比斯、克里托、西米亚斯，还有柏拉图，以及他的许多追随者，依靠这些奇迹为他的自称所提供的

证明，冒着生命危险，不惜牺牲他们的安逸和平静，在他（苏格拉底）死后到希腊各地去发表和宣传他的学说：如果这些事情是通过苏格拉底的同伴和弟子之手，也就是通过毫无疑问是他们的著作，从他们发表的时代到现在，以与现在我们所知苏格拉底的生平一样的方式传给我们的，我也会相信这一点。在每一种情况下，如果传教的主题对人类生活的行为和幸福具有重要意义；如果它证明了人类应该从这种权威中了解的任何事情；如果它所传递的内容的性质需要某种证明，那么我的信念就会更加坚定。

在上述最后一种情况下，如果事件的效果仍然存在，我的信心就会得到很大的证实；尤其是，如果当时有如此多的人在舆论和行为上发生了变化，从而为建立新的秩序奠定了基础，而这套制度和学说后来遍及文明世界的大部分地区。——我说，在这些情况下，我本应相信他们这些见证；——然而，它们中没有一个能与基督使徒的历史相提并论。

如果有人说同意其（新约）证据是轻信，那么他至少有责任举出同样的证据被证明是谬误的例子。这正是我们现在要讨论的问题。

在比较我们的证据和对手可能提出的证据时，我们要把我们想提出的区别分为两类，一类是与证据有关的区别，另一类是与神迹有关的区别。

I. 在新约以外的其他历史中，这种超自然事件的描述只出现在事件发生后的某些遥远年代的历史中；但显然新约历史学家比他的读者知道得更多。我们的新约历史是当代史（即，新约福音书的作者与写作是在与耶稣基督同时代的人面前进行的）。仅这一点差异，我们就可以一一排除毕达哥拉斯的神奇历史，他生活在基督教时代之前五百年，由生活在基督教时代之后三百年的波菲利和詹布利库斯撰写；一一排除李维历史中的神迹；一一排除英雄时代的寓言；一一排除希腊和罗马神话以及哥特神话的全部内容；一一排除教皇圣人的大部分传奇历史，其中最好的证据是从他们被封为圣徒的过程中展示的证书中提取的，这种仪式很少在他们死后一个世纪内举行。——这也相当有力地适用于阿波罗尼乌斯-提亚尼乌斯的神迹，这些神迹载于菲洛斯特拉图斯

（Philostratus）在其死后一百多年发表的关于其生平的唯一史料中；其中，菲洛斯特拉图斯是否有任何先前的记载为其提供指导，取决于他的唯一无据断言。——此外，还有第三世纪的一些奇迹，尤其是一个非同寻常的例子，即新西撒利亚（Neocesarea）主教格雷戈里（Gregory）的描述，他被称为“Thaumaturgus”，在尼森的格雷戈里（Gregory of Nyssen）的著作中发表；他与关于他的赞美诗的主题相差了 130 年。

耶稣会创始人伊格内修斯-罗耀拉的生平由他的一位同伴和一位耶稣会成员撰写，在他死后约十五年出版。在这本传记中，作者不仅没有将任何神迹归于伊格内修斯，反而孜孜不倦地阐述了他

没有被赋予任何神力的原因。十五年后，《伊格内修生平》再次出版，并增加了许多情节，作者说，他们进行了更深入的调查和仔细的考证，但对奇迹仍然保持沉默。伊格内修斯去世近六十年后，耶稣会士希望将其教派的创始人列入罗马圣徒表，于是开始，似乎是第一次，将一系列神迹归于他，而这些神迹在当时是无法被明确推翻的；在那些管理教会的人中，有一种强烈的倾向，只要有最微弱的证据，他们就会承认这些神迹。

II. 我们可以把以下这样的记载排除在外：——在某一个国家发表的关于在遥远国家发生的事情，——但却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这些记载在该事件所发生之地区（国家）内为人所知或被接受。

就基督教而言，事件发生地犹太地是基督教传教的中心。故事在其发生地出版。基督的教会首先建立在耶路撒冷。与该教会相对应、联系的是其他地方的教会。教会的原始教师（基督使徒们）从那里出发；他们在那里聚集。耶路撒冷的教会和犹太地的几个教会，从一开始就存在着，而且许多年来也像其他教会一样，接受同样的新约书籍和同样的记述内容。

这种区别除其他例子外，还消除了——上述阿波罗尼乌斯-提亚努斯的神迹，其中大部分神迹据说都是在印度发生的；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印度曾经听说过归于他的神迹或这些神迹的历史。——印度传教士弗朗西斯-泽维尔（Francis Xavier）的神迹，以及罗马

教（天主教）教规叙述中的许多其他神迹，也会遭到同样的反对，即有关这些神迹的记载是在距离所声称的奇迹发生地很远的地方发表的。

III. 我们把瞬息万变的谣言排除在外。当一个非同寻常的故事，甚至是一篇普通的情报报告首次发表时，没有一个人，在当时，——如果不是亲身经历过这件事，——就无法知道它是真是假，因为任何人都可以发表任何故事。正是在——所叙述之事的、在未来的证实、或矛盾；在它（所叙述之事）的持久性或消失；在它的沉默中消亡，或在它的名声中增加；在它被随后的叙述跟进，并在不同和独立的（见证）叙述中重复证实的过程中，——坚实的真理才与闪烁逃逸的谎言区分开来【换言之，真实的叙述经得起时间以及见证的考验，而谎言则在时间与见证的磨砺下消亡】。这种区别完全在基督教一边。这个神奇故事并没有消失。相反，它被一连串的行动和事件所接续、增强。我们手中的这些记载（圣经新约的书面记载）是在紧随第一批（基督使徒们）（口头）报道之后写作的。紧随其后的是一系列有关这一主题的（基督徒）著作。有关这一事件的历史证据很多，而且各式各样，并与（新约）书信和论述联系在一起、包含了争论、申辩，这些都是由同一跨文化交际活动（福音传播活动）相继产生的。

IV. 我们可以把我所说的“赤裸裸的历史”摆出来。有人说，如果犹太历史中的（旧约与新约）神迹只是在马尼托或贝罗苏斯的片

段中发现的，我们就不会理会它们：我愿意承认这一点。——如果我们这一事实一无所知，只是从片段中了解到；——如果我们没有证据证明这些记载从古至今一直被（基督徒）人们信奉并付诸行动，（这些信奉、信仰、礼仪系统、以及持久的纪念活动）与这些（新约）记载本身一样久远；——如果我们没有与这段（新约）历史相关的明显效果，没有后续或旁证来证实这段（新约）历史；——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这段（新约）历史是不值得信奉的。——但我们的情况肯定不是这样。

在鉴别基督教的证据时，应将书籍与制度结合起来；与宗教在当今的流行程度结合起来；与宗教起源的时间和地点（这是公认的要点）结合起来；与从外部历史中收集到的宗教兴起和发展的情况结合起来；与我们现在的书籍从一开始就被该制度的拥护者所接受的事实结合起来；最后，考虑到这些书籍本身的数量和种类，它们出自不同的作者之手，它们的写作观点各不相同，它们之间的差异使人不怀疑它们是同谋，它们之间的一致又表明它们是建立在一个共同的原始基础上，即在一个基本相同的故事中。也就是说，故事内容基本相同。无论这一证据是否令人满意，它都是证据的累积，绝非赤裸裸的单独记录。

V. 历史真实性的一个标志（尽管只是以某种方式，在某种程度上），是在人名、日期、地点、具体情节，以及事件前后顺序上的具体性，例如，在《使徒行传》第 27 章中，对圣保罗的航行和海难

的描述就很具体；还有《圣约翰福音》第九章中关于盲人的治疗和检查的描述，都带有历史学家（福音书作者）亲身经历的痕迹。

（只要有相当多的细节，总能找到一些真相；而且这些细节之间似乎总是有一定的比例关系。因此，在马奈托（Manetho）关于埃及王朝的记载、塞提亚斯（Ctesias）关于亚述国王的记载以及技术编年史家关于古希腊王国的记载中，时间、地点和人物的细节都非常缺乏；而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和凯撒的《高卢战争史》中对时间、地点和人物等细节的描述，则被普遍认为是非常准确的）。

我不否认虚构往往具有真实的具体性，但我们看到的是经过研究和精心编造的虚构，或者是正式的欺骗企图。然而，经验证明，具体性并不局限于真实性，因此我指出，它只能在一定程度上证明真实性，也就是说，它将问题简化为：我们是否可以依赖于相关见证人的诚实？如果历史学家（福音书作者）说，他自己是从别人那里得到的情报，那么叙述的详细程度则初步表明了他调查的准确性和信息的全面性。这句话属于圣路加的历史（路加福音）。关于我们所说的具体性，在所有的福音书中都可以找到许多例子。很难想象，《圣经》中几乎随处可见的如此众多的细节，竟然是凭空捏造出来的，或者是在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的情况下凭空想象出来的。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具体细节性只能在直接的历史（新约四福音书）中寻找。这在参考文献或典故中并不自然，然而，在其他方面，这些参考文献或典故往往提供了（对于新约本身的历史古老性的）旁证、佐证的证据。

VI. 我们不谈以下这种超自然事件的故事：——因为听者只需要无动于衷的同意；这些故事不依赖于任何东西，不涉及任何利益，相信了也不会有任何行动或改变。如果说对这些故事的漫不经心的赞同配得上这个名字的话，那么这些故事之所以被人相信，与其说是由于听者的判断力，不如说是由于听者的懒惰：或者说，尽管没有得到多少人的相信，但这些故事却被人不加探究或抵制地传到了另一个人的耳朵里。在这种情况下，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会产生所谓对奇妙事物的（好奇性的）所谓“热爱”。我从未见过它能让人走得更远。人们不会因为对奇妙的“热爱”而遭受迫害。我们所说的漠不关心的性质，是大多数庸俗的错误和流行的迷信：例如，大多数关于幽灵的报道。它们的真假并不取决于什么。但是，————基督和他的使徒们所谓的神迹肯定不属于这一类。如果是真的，——它们决定了人类心灵所能焦虑的最重要的问题。他们声称可以深刻影响和改变人类的观点，而在这些（重要的人生）问题上，人类不仅深感忧虑，而且通常都是顽固不化的。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不可能完全不在意。如果犹太人接受了这个（基督福音）故事，他就会发现自己对本民族和法律的偏袒之心受到了伤害；如果是外邦人（听到了这个福音故事），

他就会发现自己的偶像崇拜和多神教受到了指责和谴责。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只要听了这个故事，就不能不作如下的思考：“如果这些事情是真的，我就必须放弃我从小到大所信奉的观点和原则，放弃我的祖先所生活和信奉的宗教”。

无法想象，一个人会根据任何空穴来风或无稽之谈，或者说，在对关于他所相信对象的叙述的真实性和可信度不完全满意和信服的情况下，做出这样的事情。但这并不限于他观点的改变。他们相信基督教，并据此行事【即，一个皈依基督教信仰的人，绝不仅仅是内心思想观念的改变，而更是生命彻底的反转、生命本身的改变】。许多人明确表示要将这一消息公之于众【传播福音】。那些接受了这一信息的人必须立即改变他们的行为和原则【从罪中悔改】，采取不同的生活方式，放弃他们的习惯和满足，开始一套新的规则和行为体系。至少，使徒们不愿意为了一个空洞的故事而牺牲自己的处境、财富和生命；除此之外，还有许多人（基督徒们）在同样的故事的影响下遭遇反对、危险和苦难。

如果有人问，仅仅许诺一个未来的状态就能做到这一切；我的回答是，仅仅许诺一个未来的状态，而没有任何证据给予它信用或保证，是什么也做不了的。几个流浪的渔夫谈论死人复活，不会产生任何效果。如果还有人说，人们很容易相信他们迫切渴望的东西；我再次回答，在我看来，与此相反的说法更接近事实。渴望的焦虑、期待的殷切、事件的庞大，反而会使人不相信、怀疑、

害怕谬误、不信任、和犹疑、审视。当我们的主复活的消息第一次传到使徒们的耳中时，他们并没有相信，我们被告知，他们并没有因此而喜悦。这很自然，也符合经验。

VII. 在上文，我们已经把那些只需要简单同意（而不需要内心翻转、观念改变、生命更新）的陈述排除在外；现在，我们也把那些仅仅是对已经形成的观点的肯定排除在外。这一点是最重要的。人们早就注意到，教皇的奇迹故事发生在教皇的国家里；它们不会使人皈依（因为人们已经是教徒）：——这证明，当故事符合已经确定的原则、公众的情感，或者符合已经参与奇迹故事所支持的一方的情感时，故事才会被接受，而这种情感是不会——在面临敌人、反对者统治的信条、或人们喜爱的偏见时试图产生的；或者，如果人们相信这些故事，——这种信念就必须使人们脱离他们原有的习惯性观点，脱离他们原有的（根深蒂固的）生活方式和行动准则。在前一种情况下【即，当奇迹故事是对人们原有信念的肯定，而不是对人们原有信念的挑战和颠覆】，——人们不仅可以接受奇迹故事的解释，而且可以在奇迹故事所支持的一方和事业中行动和受苦，——但却不是为了奇迹而行动或受苦，而是为了先前原有的观念而行动或受苦。奇迹故事就像任何其他论据一样，只是证实了之前所相信的、原有的东西，因此只需稍加审查就会被接受。

道德世界和自然世界一样，变化需要原因。人们很容易固守自己

的旧观点，但要摆脱它们却非常困难。这又如何适用于基督教历史呢？那里（新约圣经）记载的神迹是在敌人中间，在一个敌对的政府、敌对的神职体系、和敌对的法权制度之下创造的，这个政府、神职和法权坚决而强烈地反对他们（基督徒们），也反对他们所支持的主张（基督教信仰）。神迹带来了改变；神迹在当地建立了一个信奉神迹的团体（基督教会）；神迹使人皈依；那些皈依的人在神迹面前放弃了他们最固执的观点和最喜爱的偏见（悔改）。他们（基督使徒们、门徒们、皈依基督教信仰的人们）为神迹而行动，为神迹而受苦：——因为没有任何先前的（即，在他们新约基督教信仰之前的）劝说可以诱导他们如此去行，没有任何先前的（即在他们皈依之前的）崇敬、偏见或偏袒之心可以驱使他们如此去行。当耶稣提出他的主张时，还没有一个（舍生忘死的）追随者。他的神迹造就了他的教派。——上述这些特征描述中的任何部分都不属于异教徒或教皇神迹的普通证据。甚至大多数据称是基督徒在第二和第三世纪所行的神迹，也需要（即，缺乏）这种证实。这的确是基督教起源与发展之间的一条分界线。欺诈和谬误可能会混杂在进展中，而这不可能发生在基督教宗教的开端；至少，根据我们所熟知的人类行为法则是这样的。基督教的第一批传播者（基督使徒们），尤其是渔民、收税人和农夫，应该怎样才能产生改变世界宗教（乃至改变世界）的想法；怎样才能使他们渡过这一尝试所遇到的困难；怎样才能使这一尝试取得一定程度的成功？——若没有基督教起源时代的真实神迹和历史，这是不可能的。

听一些人说起，人们会以为靠神迹建立宗教是每天都会发生的事，但整个（人类）历史的潮流都是反对这种做法的。基督徒中是否有新教派的创立者自称拥有神力，并因其自称而获得成功？瓦尔登派和阿尔比根派的创始人是否声称或行使过这种能力？英格兰的威克利夫是否声称过神迹？波希米亚的胡斯、或杰罗姆有神迹吗？德国的路德、瑞士的慈运理、法国的加尔文、或任何一位改革者提出过这样的辩解吗？本世纪初，法国的“先知们”大胆地提出了奇迹般的证据，但他们的冒失立即毁了他们的事业。关于古罗马、古希腊、土耳其（伊斯兰）、暹罗（泰国）和中国的宗教，在这些宗教建立起源时，没有任何一个神迹可以证明。

对于我们正在考虑的这种区别，我们可以补充一点：如果奇迹仅仅是为了肯定先前的观点而被指称的，那么相信这种教义的人有时可能会宣传一种他们自己并不相信的奇迹。这就是所谓虔诚欺诈的情况；但我认为，这种情况只是为了支持已经确立的观点。至少它不是基督使徒的历史。如果使徒们不相信（基督复活的）神迹，他们就不相信基督教宗教；如果没有这种信仰，哪来的虔诚，哪来的任何可以冠以虔诚之名或色彩的东西，来为基督教宗教发布和证明神迹？如果有人说，有人鼓吹启示信仰，鼓吹任何有利于这种信仰的说法，因为他们认为，无论这些说法的根据是好是坏，都对公众和政治有用；那么我的回答是，如果有一种品格比另一种品格（或任何其他品格）更不能公正地归于基督教的

创始人们（基督使徒们），那就是政治家的品格，或者说是有政治观点的人的品格。事实是，假设使徒们的故事是虚假的，那么，也没有任何可归因的品格可以解释他们的行为。如果是坏人，又是什么促使他们如此努力地弘扬美德呢？如果是好人，他们也不会满嘴谎言，在全国各地到处乱跑。

在评价任何奇迹故事的可信度时，上述这些考虑因素都是与（真实的）证据有关的区别特征。另外，在这个（真实性）问题上还有其他一些重要的区别（特征），它们与神迹本身（的性质和特点）有关。对于后一类区别（特征），我们也应该仔细注意。

I. 我们没有必要把可以解释为错误知觉的东西视为奇迹（神迹）。苏格拉底的恶魔、圣安东尼和其他许多人的幻觉、切尔伯里的赫伯特勋爵自述看到的幻觉、多德里奇博士所写的加德纳上校生平中的幻觉，都属于这种性质。所有这些都可用一时的精神错乱来解释；因为人类精神错乱的特征是在头脑中浮现出病人无法将

其与感官印象区分开来的形象。然而，这种妄想的可能性的情况，与不存在这种妄想的情况，——有许多区别，而且这些区别并非不明显。它们（妄想的情况）大多是幻觉或声音。（妄想的）对象几乎从未被（真实地）触及。幻象不愿被处理（被解释、被赋予意义、被举一反三）。一种（有妄想可能的）感觉并不能证实另一种（有妄想可能的）感觉。同样，它们（妄想的幻觉或“经历”）几乎总是只有单独的目击者。最不可能的是（我也不知道是否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实），——即在同一时间，同样的精神器官失常发作在不同的人身上，我是说，这种失常如此相同，以至于在他们的想象中呈现出同样的物体【换言之，妄想的幻觉，往往是单独的个人的经历，是没有其他见证人和证词能够证明、旁证、佐证的】。

最后，关于那些总是在瞬间而短暂出现的奇迹的情况；我指的是整个存在持续时间很短的“奇迹”，与具有永久效果的奇迹不同。幽灵的出现，超自然声音的听到，都是瞬间奇迹。当幽灵或声音结束时，感官证明也就消失了。但是，如果一个天生失明的人重见光明，一个众所周知的瘸子恢复四肢活动，或者一个死人起死回生，这就是超自然手段产生的永久持续性效果（而不可能是妄想幻觉的效果）。这种变化确实是瞬间发生的，但证据（即效果）仍在继续。换言之：奇迹依然存在。痊愈或复原的人就在那里：他以前的（失明、瘸腿、瘫痪、或已经死亡多日的）状况是已知的，而他现在（能够看见、能够站起来健康地行走、或从死里复

活)的状况也是可以检查的。这绝不可能是错误的感知的结果;

《新约圣经》中所记录的神迹,大部分都是这种类型的神迹。当拉撒路从死里复活时,他不只是动了一下,说了一句话,然后又死了;或者从坟墓里出来,然后消失了。而是,——他回到了自己的家,继续生活在那里;因为我们发现,过了一段时间,他在同一个城市里,与耶稣和他(拉撒路)的姐妹们坐在桌旁;许多犹太人来拜访他,把他当作一个好奇的话题;他(拉撒路)的出现让犹太统治者非常不安,以至于他们想要消灭他。不久前,在英国的法国“先知们”放出风声,说他们的一位老师会复活;但他们的热情(虽然很热忱)从未让他们相信他们真的看到了(复活的)活着的老师。《圣约翰福音书》第九章记载了一个在耶路撒冷复明的盲人,他并没有离开那个地方,也没有躲避询问。当圣殿门口的瘸子被彼得突然治好时,他并没有立即恢复以前的瘸腿,也没有消失在城外;而是大胆而诚实地与使徒们一起现身,当他们第二天被带到犹太公会面前时。在这里,虽然奇迹是突然发生的,但证据却是永久性的。瘸腿的人早已经众所周知,而其神奇的治愈效果仍在继续地见证着神迹的真实。因此,这不可能是当事人或见证人一时的错觉造成的。圣经中最多的奇迹也是如此。还有一些混合性质的案例,其中虽然主要的奇迹是一时的,但与之结合的一些情况却是永久的。圣保罗的皈依史就属于这种情况。在通往大马士革的路上,突然出现的光和声、异象和声音都是短暂的:但保罗因所发生的事情失明了三天;同时,在另一个地方,通过与前者(保罗)无关的异象与亚拿尼亚取得了联系

（亚拿尼亚得到了神通过神迹所向他显明的启示）；——亚拿尼亚根据所收到的情报找到了保罗，并发现他处于所描述的状态；保罗在亚拿尼亚接手在他身上时恢复了视力；这些情况（以及持续的后果）使事件和其中包含的主要神迹完全脱离了（仅仅是）瞬间奇迹的情况、或可能由错误知觉解释的情况。关于彼得在呼召哥尼流之前所经历的异象，以及异象与哥尼流本人在遥远地方得到的启示和哥尼流发给彼得的信息之间的联系，我们可以看到完全相同的东西。异象可能是梦，但信息却不可能是梦。如果没有超自然的原因，这两种现象（异象与信息）是不可能同时发生的。

除了（仅仅是）一时的（短暂即逝的）奇迹有可能造成错觉之外，还有更多的空间可以造假。由于当时（即在发生短暂奇迹的很小瞬间期间）无法对事件的（真实性的）来龙去脉进行考证，再加上时间仓促、情况混乱，使人们很容易就会（被骗）相信他们所希望相信的故事。在古罗马的奇迹中，卡斯托尔和波吕克斯出现在普修米乌斯与拉丁人在雷吉拉斯湖的战斗中，这正是一个最有证据的例子。毫无疑问，普修米乌斯在战斗结束后，将这一神迹传播了出去。没有人能够否认这一点。也许，事后也没有人愿意对此提出异议；或者，即使有，他们也不能肯定地说，军队中的某些人在战斗的惊慌和骚乱中看到了什么或没有看到什么。

在把错误的感知归结为某些奇迹的起源时，我没有提到对圣灵默

示、启示、秘密通知或指示、内部感觉、或受到好的或坏的精神影响的意识的说法；因为这些说法没有外部证据，无论它们对当事人本身多么有说服力，都不构成可以被视为奇迹的（外部）证据的一部分。它们本身的可信度取决于它们与其他奇迹的结合。因此，对所有这些自称的奇迹的讨论都可以（在本书）省略。【因为本书只集中考虑关于基督教信仰的外部证据；而关于基督教信仰的内部证据，也将是非常重要的讨论内容；这些在其他书籍中，以及小鱼书社的翻译书册中，有更多的涉及；——中文译者注。】

II. 我们没有必要把那些被称为试探性的奇迹放在一起进行比较；也就是说，在大量的试验中，有些试验成功了；在这些试验的记载中，虽然只保留了成功案例的叙述，而没有成功的案例则被搁置，但这些叙述足以表明，在采用同样手段的许多试验中，成功的案例只是少数。在古代（异教）的神谕和占卜中，只要有一个事件与预言相吻合，就会被谈论和放大，而失败的案例则会被遗忘、压制或推脱、推诿。这也适用于（天主教）圣物和圣人陵墓所带来的疗效。休谟先生所强调的王者之触的疗效，也属于同样的描述。关于王者之触，休谟先生没有提到任何（有用的）东西，而关于各种灵丹妙药，休谟先生也没有提到任何东西，即在成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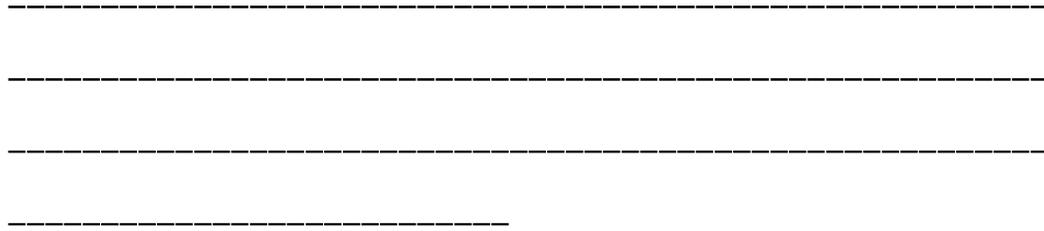
上万使用过这些灵丹妙药的人中，只有少数人在使用后痊愈，并得到了证明。

但是，这种方法不适用于《福音书》中的神迹。福音书的叙述中没有任何内容可以让我们相信，或者甚至允许我们相信，——基督曾多次尝试治疗，但只有少数人成功；或者他的尝试是徒劳的。他并没有自称在任何地方都能医治所有的病人；相反，他告诉犹太人（显然是想代表他自己的情况），“我对你们说实话，当以利亚的时候，天闭塞了三年零六个月，遍地有大饥荒，那时，以色列中有许多寡妇；以利亚并没有奉差往他们一个人那里去，只奉差往西顿的撒勒法一个寡妇那里去”。通过这些例子，他（耶稣基督）让他们明白，神的干预并不具有普遍性，也不是其目的所必需的；更不用说回应可能提出的每一个挑战、从而要试图教导人们将他们的信心寄托在这些试验上。不是成千上万的所有病人都接受了他的祝福，而是少数人得到了医治益处；一个瘫痪病人被放在耶稣脚前的床上，在周围的人群中；耶稣叫他走，他就站起来走了。一个手枯干的人在会堂里；耶稣当着众人的面叫他把手伸出来，他的手就康复。在这些治疗中，没有任何试探性（试验性）的事件，没有任何可以用意外的力量来解释的。

（有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例子，基督的门徒似乎尝试过治疗，但没有成功。有三位福音书作者非常巧妙地讲述了这个故事。病人后来被基督本人治愈了；整个事件似乎是为了显示基督比所有

以他的名义行神迹的人更优越，因为这是他在世时可能需要通过这样的证据来证明的。）

我们还可以看到，基督所行的许多医治，如医治一个天生失明的人，还有许多神迹，如使死人复活、在海面上行走、用几个饼和几条鱼喂饱一大群人，这些神迹的性质无论如何都不允许被认为是幸运的试验。



III. 我们可以将以下所有这样的记载排除在外：——在这些记载中，即使现象是真实的，事实是真实的，但是否创造了奇迹仍然值得怀疑。——古代历史中所谓的“雷鸣军团”、阻挠朱利安在耶路撒冷重建圣殿的特殊情况、波利卡普殉难时火焰的盘旋和芬芳的气味、戴克里先迫害期间突然降下的阵雨扑灭了将圣经扔进火中的大火，都是这种情况；——君士坦丁的梦；他因此在他的旗帜和士兵的盾牌上刻上了十字架；他的胜利和旗手的逃脱；也许还有想象中十字架在天上出现的情景（尽管最后一个情节缺乏历史证据）。——现代每年在那不勒斯举办的圣亚努阿留斯之血液化展也是如此。同样，在有关超自然地治愈低血压、软骨病、和

神经病、以及所有这类受想象力影响较大的疾病的这些叙述中，也存在疑点，尽管这些疑点可能被非常特殊的情况所排除。第二和第三世纪的（基督徒）神迹通常是医治病人和驱除邪灵，在这些神迹中存在着一些错误和欺骗的空间。（在上述所有“奇迹”中），我们没有听说过什么使瞎子看见、瘸子行走、聋子听见、麻风病人得到洁净（等等这样的新约四福音书中所记述的那样的神迹）。在历世历代基督教作家笔下，也有一些被认为是神迹的事例，尽管事件当时并不确定地知道是自然现象、还是神迹。

IV. 同样的反对理由也可以归结为一些故事，在这些故事中，一个微小情节的变化可能会将一些非同寻常的表象或一些关键事件的巧合转化为神迹；总之，这些故事可以被解释为夸大其词。福音书中的神迹绝不可能用这种方式来解释。完全的虚构可以解释任何事情；但在其他历史中，没有任何类似的夸张手法，没有任何对真实情况的幻想力量，——可能产生我们现在（在新约中）所看到的叙述。用几个饼和几条鱼喂饱五千人的故事超越了所有夸张的界限。拉撒路的复活，拿因寡妇儿子的复活，以及基督所施行的许多医治，都不在夸张歪曲的范围之内。我的意思是说，无

论环境多么特殊，无论意外的效果多么非凡，无论自然的奇异多么被人为地（自然合理地）“夸张”，都不可能为（新约所记述的）这些（神迹）成就提供起源或基础。

在列举了与神迹（真实性问题）有关的上述几种（我们不予以考虑的）例外情况之后，我们在阅读圣经时，有必要牢记这样一条一般性的意见：——即使，《新约圣经》中记录的某件神迹可能会属于上述这里所说的几种例外情况之一，但是，它是与其他神迹情况结合在一起的、成为一个有力的有机整体。而上文所述的这些（不可信的、不予考虑的）“奇迹”情况都是孤立的，都没有涉及到与其他奇迹情况的有机联系、互相证明；而那些（真正的神迹（如果这些神迹是可信的话）的可信度就取决于这种（神迹的统一体的）结合。因此，圣保罗声称传授给他的异象和启示，就其单独的证据而言，可能无法与其他许多人声称（谎称）的异象和启示区分开来。但区别的本质就在这里：——圣保罗的自称，得到了他本人所创造的外部奇迹和与这些异象有关的原因所创造的奇迹的证明；或者，更恰当地说，同样的历史权威告诉了我们其中一个奇迹，也告诉了我们另一个奇迹。癫狂者、妄想者的异

象，甚至是异象所包含的记载，通常都不是这样。

同样，基督自己的一些神迹也是瞬间发生的；如在变化山上变像、受洗时从天上显现和发出的声音、后来有一次从云中发出的声音（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第 28 节）以及其他一些神迹。不可否认，我们上文提出的关于这类神迹的区别是适用的、这些事例和其他事例一样，都会削弱证据的效力。但是，——并非所有归于基督的神迹都是如此，事实上基督所行的大部分神迹都不是如此（而是有持久的效力、有公开的许多人的见证、有深刻的一致性影响、有大量见证人的感官确据的经历，等等）。因此，无论反对意见有多大的力量，我们都有许多神迹与之无关（即，那些反对意见，并不能有效地反驳基督神迹的真实性）；——即使是这些适用于反对意见的（基督）神迹，其信用也很少受到反对意见的影响，因为很少有人会在承认其他（更为可信的、更确据的见证的、基督所行的）神迹的同时，会拒绝接受上述这些神迹（例如变化山上所发生的神迹、基督受洗时的神迹、等）。

如果《新约圣经》中有神迹属于我们上文所提出的反对意见中的任何一种，都必须重复同样的回应说法。这也是基督所行的神迹数量之多、种类之全，无与伦比，从而增强了基督教可信度的一种重要方式。因为它排除了任何（试图否认和反驳神迹真实性的）解决方案、或对解决方案的猜测。

【不仅医治各种疾病，而且化水为酒（《约翰福音》第二章）；用几个饼和几条鱼喂饱众人（《马太福音》第十四章第15节；《马可福音》第六章第35节；《路加福音》第九章第12节；《约翰福音》第六章第5节）；在海上行走（《马太福音》第十四章第25节）；平息风暴（《马太福音》第八章第26节；《路加福音》第八章第24节。1-8；马可福音第九章第2节；路加福音第九章第28节；彼得后书第一章第16、17节）；三次使死人复活（马太福音第九章第18节；马可福音第五章第22节；路加福音第八章第41节；路加福音第七章第14节；约翰福音第十一章）。】

基督所行的神迹种类繁多，行神迹的地点、形式和方式也千差万别；在犹太民族和宗教的大都会耶路撒冷；在犹太地和加利利的许多不同地方；在城市和乡村；在会堂，在私人住宅；在街上，在公路上；有准备的，如拉撒路的例子；偶然的，如拿因寡妇的儿子的例子；有众人在场的时候，也有单独与病人在一起的时候；在他的门徒中间，也在他的敌人面前；在他周围的普通人面前，也在（敌对他的）文士、法利赛人和会堂的统治者面前。

那些声称是奇迹原始见证人（除了那些也见证和经历了基督神迹的百姓、文士、法利赛人、等等之外）的基督使徒们、门徒们，是在劳动（传教与见证）、危险和苦难中度过一生的，而这些劳动、危险和苦难是他们自愿承担和经历的，单单是为了证明他们所做的陈述（基督福音与神迹）、也是他们相信这些陈述的真实

和跛子的故事；

II. 德-雷茨红衣主教讲述的西班牙教堂侍者肢体恢复的故事；

III. 据说本世纪初在巴黎修道院院长墓前所进行的治疗。

I. 关于上述第一件事情，塔西佗是这样叙述的：——“亚历山大城的一个普通人，他的眼睛有病；在塞拉皮斯神（这个迷信的民族对他的崇拜胜过对其他所有神灵）的劝诫下，他跪在皇帝面前，恳求皇帝用唾液治疗他的失明，并恳求皇帝用唾液涂抹他的脸颊和眼球。同样，亚历山大城还有一个人的手生病了，他在同一位神灵的劝诫下，请求皇帝用脚触碰他。维斯帕先皇帝起初嘲笑并蔑视他们的请求；后来，当他们继续坚持提出请求时，他（皇帝）有时似乎害怕被指责为虚荣；有时，在病人的恳切祈求和他（皇帝）的谄媚者的劝说下，他（皇帝）又希望能够成功。最后，他（皇帝）吩咐医生们进行调查，这种失明和手的衰弱是否可以通过人类的帮助治愈。医生们的报告包含了各种观点：一个人的视力没有被根本性破坏，如果消除障碍，视力就会恢复；另一个人，如果使用治疗力量，病变的关节可能会恢复；也许这样做对神灵是有利的；可以证明，皇帝是在神灵的帮助下当选的；最后，成功的功劳将归于皇帝，失望的嘲笑将落在病人身上。维斯帕先（皇

帝)认为一切都在他的掌握之中,再也没有什么是不可思议的了,而站在一旁的众人都在翘首期盼着这一事件的发生;他(皇帝)面带喜色,按照吩咐做了。盲人的眼睛以及手弱之人的手都立刻恢复了知觉,光明也回到了他的身上。在场的人都讲述了这两个治愈的故事”。

虽然塔西佗是在奇迹发生 27 年后才写下这段记载的,他在罗马写下了亚历山大城发生的事情,而且还是根据(他人的)报告写的:虽然他似乎没有研究过这个故事,也不相信这个故事(恰恰相反,他非常怀疑其真实性),但我认为他(塔西佗)的证词足以证明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我的意思是说,这两个人确实向维斯帕先皇帝提出了申请;维斯帕先确实以相关的方式触碰了病人;而且还“治好”了他的病。

但是,这件事有一个强烈而公正的疑点,那就是整个事件都是病人、医生和皇帝串通一气的骗局。这种说法是有可能的,因为有每件事情都在暗示(这种骗局的可能性),有每件事情都在为这种阴谋提供便利。这个“奇迹”是为了给皇帝和塞拉皮斯神带来荣誉。奇迹是在皇帝的谄媚者和追随者中间发生的;是在一座城市里,在一群事先就致力于皇帝的利益和对神的崇拜的民众中间发生的;在那里,如果对治愈的名声提出异议,甚至质疑,都将是叛逆和亵渎。从这段记载中可以看出,医生们的报告就像一个病例所做的报告一样,在这个病例中,没有任何疾病的外部特

征，因此很容易被伪造，即第一个病人的视觉器官并没有被破坏，而第二个病人的弱点则在于他的关节。在塔西佗的叙述中，最重要的一点是，第一个病人并不是“notus tabe oculorum”，即因眼睛患病而闻名或众所周知。但这可能是故事从一个遥远的国度开始，在长达近三十年的时间里发展过程中发现的情况；也可能是眼睛的疾病确实为人所知，但疾病的性质和程度却从未被确定；这种情况绝非罕见。皇帝的矜持很容易受到影响；也有可能他并不在秘密之中。塔西佗的观察似乎并没有太大的分量，他认为，即使当时在场的人在撒谎没有任何好处的情况下，也会继续讲述这个（编造的）故事。这只能证明那些多年来一直在讲（这个虚假的）故事的人还在坚持。证人和旁观者当时的心理状态才是需要关注的重点。休谟先生对历史学家（塔西佗）谨慎而敏锐的天才的讴歌更没有什么意义，因为历史学家（塔西佗）似乎并不相信它。他（塔西佗）在谈到神灵塞拉皮斯（Serapis）时所使用的措辞让我们很难认为塔西佗认为这个奇迹是真实的：——“塞拉皮斯神的告诫，那个迷信的民族（*dedita superstitionibus gens*）对他的崇拜高于对其他所有神灵”。

为了将上述这一假定的神迹与基督的神迹进行比较，我们应该看到，一个地位卑微的人（耶稣基督），在敌人（文士、法利赛人、祭司、长老、以及罗马官府）的包围中，在整个国家的力量反对他的情况下，在他周围的每个人都对他的主张和品格抱有偏见或不同利益的情况下，“假装”进行了这些治疗（神迹），并要求

观众根据他们所看到的，放弃他们最坚定的希望和观点，跟随他度过充满考验和危险的一生；——许多人被感动了，听从了他的呼召，不惜牺牲自己从小到大的一切观念，牺牲自己的安逸、安全、财产、名誉、乃至生命（并以此见证那些神迹的真实性、与其中的真实教义）；——更由于这些开端，世界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其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这两种情况在其情节和后果方面，——与我们上述在塔西佗的叙述文字中发现的任何事情都大相径庭。

II. 休谟先生所说的（用以反对新约神迹的）第二个例子是《德-雷茨红衣主教回忆录》中的一个故事：“在西班牙萨拉戈萨的教堂里，教士们让我看了一个人，他的工作是点灯。他有两条腿在残了以后，又神奇地康复、能够行走了”。

休谟先生说，讲述这个故事的红衣主教并不（真心地）相信这个故事：而且没有任何地方显示，他（红衣主教）检查过这个肢体，或者询问过病人、甚至任何人，关于这件事的任何一个问题。在一个从未听说过假肢的地方，一条经过艺术加工的假腿就足以让这一报道成为现实。这个地方的教会人士们很可能会支持这个故事，因为它提高了他们的形象和教堂的荣誉。如果他们（天主教教会统治人士们）支持这个故事，那么在上个世纪中叶的萨拉戈

萨，就没有其他人会质疑这个故事了（因为天主教教会的影响在当时、当地深入人心）。同样，这个故事既符合人们的愿望和先入为主的观念，也符合他们的教会统治者的利益：因此，有权威支持的偏见，以及两者（教会统治者以及当地百姓）在极端无知的情况下的作用，是这个骗局成功的原因。如果像我所说的那样，假肢的发明在当时还是新鲜事物，那么红衣主教本人是不会怀疑的；尤其是在他听到这个故事时，他的心是漫不经心的，而且他也没有什么心思去仔细研究、或揭露其中的谬误。

III. 据说在巴黎神父墓前发生的奇迹大体上可以这样解释。经常光顾该坟墓的病人被他们（人群）的虔诚、他们的期望、这个地方、庄严的气氛，尤其是周围众人的同情所感染，以至于他们中的许多人都陷入了剧烈的抽搐之中，在某些情况下，这种抽搐会消除因某些障碍而引起的某些疾病。今天，我们要承认上述说法并不困难，因为这与最近在动物磁力作用中遇到的情况如出一辙；法国医生关于这种神秘疗法的报告非常适用于当前的考虑，即这种技术的伪装者通过利用病人的想象力，经常能够产生抽搐；如此产生的抽搐是最强大的，但同时也是最不确定和最难以控制的人体应用之一。在巴黎“奇迹”的案例中，有以下情况表明了这一解释：

1. 它们是试探性的案例（即，有少量的成功，但更有大量的失败、没有疗效）。在成千上万求助于该坟墓的病人、体弱者和病人中，自称的所谓神迹史只记载了九次治愈。

2. 承认墓前的抽搐。

3. 大部分疾病都是那种依赖于（由于）不行动和阻塞的疾病，如臃胀、麻痹和一些其他疾病。

4. 治疗是逐渐的、缓慢的，有些病人需要多天，有些需要几周，有些则需要几个月。

5. 许多治疗都不彻底。

6. 其他的（治疗）是临时性的（即，之后又立刻会病情复发）。

因此，我们需要解释的是：——在几乎不计其数的求医者中，其中许多人因强烈的抽搐而躁动不安，但只有极少数人的体质发生了有益的变化，尤其是在神经和腺体的作用方面。

有些指称的情况并不需要我们采用这种（解释）解决办法。名单（即上述九个治愈案例的名单列表）中的第一个案例与自然康复的过程几乎没有区别。这是一个年轻人的病例，他的一只眼睛发

炎，另一只眼睛失明。发炎的眼睛得到了缓解，但另一只眼睛仍然失明。在此之前，炎症已经通过药物得到缓解；而这个年轻人在该坟墓里时，正在使用鸦片酊药水。更重要的是，隔了一段时间，该年轻人的炎症又复发了。另一个病例是，一个年轻人因被锥子刮伤而失明，伤口流出了水样物质。他的视力逐渐恢复，在他去扫墓的过程中，视力有了很大的改善，这可能与排出的水液被新鲜分泌物取代的原因有关。值得注意的是，只有这两个病例，从其性质来看，似乎不太可能受到惊厥（抽搐）的影响。

在一个重要方面，我认为巴黎的奇迹（即那九个治愈事例）与塔西佗所描述的奇迹、以及雷茨红衣主教所创造的西班牙奇迹有所不同。它们（这些在巴黎该坟墓前被医治之人的事例）不像塔西佗（所叙述的事例）那样，一开始就拥有全国的力量和偏见。他们（那些前往神父坟墓的人群）被指控为一派、反对另一派，即被指控为天主教詹森派、反对天主教耶稣会。这些指控当然遭到了对手（天主教耶稣会）的反对和审查。审查的结果是，发现了许多虚假的事实，在一些真正非同寻常的事情中，似乎掺杂了许多欺诈行为。如果说当时还不能令人满意地解释某些无法指责的虚假陈述，那是因为当时人们对强烈痉挛性情感的疗效还不够了解。最后，詹森主义的事业并没有因神迹而兴起，而是沉沦了，尽管那些神迹事先得到了该事业所有众多追随者的信服。

让我们记住，上述这些例子都是历史提供的最有力的例子。但是，在它们中间，——没有任何一个奇迹是不容置疑的；没有任何一个奇迹推翻了既定的偏见和劝说；没有任何一个奇迹是在与权威和权力对立的情况下创造出来的；没有任何一个奇迹促使许多人违背先前的观点，献身于牺牲、危险和苦难的生活；没有任何一个奇迹被要求以牺牲自己的财富、名誉、和安全（甚至生命）为代价来证明它们。

可以认为，（记述）巴黎奇迹的历史学家蒙热隆先生是上述最后一种说法的例外。他向国王呈递了自己的（记述这些奇迹）的书（似乎怀疑自己的所作所为会带来危险），不久就被关进了监狱，从此再也没有出来过。如果奇迹是明确的，如果蒙热隆先生最初被奇迹所折服，我本应允许这一例外。我想，在我们的对手的论证中，这一点是唯一站得住脚的。他（蒙热隆先生）刚走进教堂的（坟墓的）院子，就被震撼了（他告诉我们），心中充满了敬畏和崇敬，因为他以前从未听到过祈祷者像他在墓前看到的祈祷者那样如此热切和激动地祷告。于是，他双膝跪地，将手肘靠在墓碑上，双手掩面，做了如下祷告：“啊，你啊，据说你的代祷创造了许多奇迹，如果你的一部分真的在坟墓中存活，而且你对全能者有影响力，请怜悯我理解力的黑暗，并通过他的仁慈消除

他们必知道说这话的就是我，看哪，是我。

52:7 那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传救恩的，对锡安说，你的神作王了。这人的脚登山何等佳美。

52:8 听阿，你守望之人的声音。他们扬起声来，一同歌唱。因为耶和华归回锡安的时候，他们必亲眼看见。

52:9 耶路撒冷的荒场阿，要发起欢声，一同歌唱。因为耶和华安慰了他的百姓。救赎了耶路撒冷。

52:10 耶和华在万国眼前露出圣臂。地极的人都看见我们神的救恩了。

52:11 你们离开吧，离开吧，从巴比伦出来，不要沾不洁净的物。要从其中出来。你们扛抬耶和华器皿的人哪，务要自洁。

52:12 你们出来必不至急忙，也不至奔逃。因为耶和华必在你们前头行。以色列的神必作你们的后盾。

52:13 我的仆人行事必有智慧，（或作行事通达）必被高举上升，且成为至高。

52:14 许多人因他（原文作你）惊奇，（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

52:15 这样，他必洗净（或作鼓动）许多国

民。君王要向他闭口。因所未曾传与他们的，他们必看见。未曾听见的，他们要明白。

53:1 我们所传的，（或作所传与我们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

53:2 他在耶和華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佳形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

53:3 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

53:4 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

53:5 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

53:6 我们都如羊走迷，各人偏行己路。耶和華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

53:7 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或作他受欺压却自卑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

53:8 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世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

53:9 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

53:10 耶和华却定意（或作喜悦）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或作他献本身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

53:11 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

53:12 所以我要使他与位大的同分，与强盛的均分掳物。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致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

上述这些话现存于一本书中，该书（圣经旧约、以赛亚书）声称包含了一位生活在基督教诞生前七个世纪的作家的预言。

每一个关于预言论证的重要部分，即所指称的（预言）话语是在其所适用的事实发生之前、或以任何自然方式可以预见之前、实际说出来或写出来的，在本案中是无可争议的。记录（圣经旧约）是由对手（犹太人）保管的。正如一位古代教父所言，犹太人是我们的图书管理员。这段话（圣经旧约以赛亚书52：6—53：12）在他们和我们的经典中都有记载【中文译者注，——犹太人的圣经旧约，同时被犹太教和基督教奉为正典、上帝的启示话语；犹太教与基督教两者之间的不同在于，前者的经典只有圣经旧约，而后者的经典包括圣经旧约与圣经新约。圣经旧约包含39本书籍，是从大约公元前十七世纪至大约公元前五世纪、历经了许多时代，由数十人所接续完成的，但是其内容存在着惊人的一致性与连贯性；其主旨是，预言将要有一位弥赛亚（希伯来语；即希腊语的“基督”）、人类的救赎主将要来到。圣经旧约从许多方面（包括基督将要降生的地点、时间、方式，他所将要进行的作为、事工、救赎、成就，其中的深刻意义、目的、功效、后果、终极价值、与人类的关系、等等）、以许多形式（包括直接的预言、间接的寓言、宏大而真实的历史事件的指向、多层次、多方位、多角度的预言预表、等等）对此进行了预言、预表。耶稣基督于大约公元元年降生，从三十岁开始传道，大约三十三岁半被钉十字架，死后第三日复活，向众门徒以及许多人显现，长达四十日之久，然后在众使徒们、门徒们面前升到天上；随后，基督使徒们、门徒们从耶路撒冷开始，传扬基督福音、见证基督神迹，并舍生

忘死地把福音传遍天涯海角。圣经新约包含29本书籍，是由基督使徒们、门徒们在大约公元一世纪下半叶写成；圣经新约的主旨是，记述耶稣基督的事迹、事工、教导、救赎代罪之死、并从死里复活，成就了那圣经旧约将近两千年以来的预言和上帝的启示与旨意。整本圣经（新旧约全书）的主旨，若用一句话来高度总结，就是约翰福音3章16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他们（在过去数千年中的、非基督徒的犹太人）曾多次试图解释这段话（以赛亚书53章），但从未有人能否定它的真实性（即，它真的是在基督到来之前的数百年前，在圣经旧约以赛亚书中发表）。

而且，使这段引文更有说服力的是，它摘自一篇被宣布为预言性的文章；这篇文章自称描述了世界未来的事件和变化，与犹太民族的命运和利益有关。它不是历史或宗教作品中的一段话，因为它适用于一些未来的事件或未来的事态，所以被推定为是神谕。以赛亚是以先知的口吻说这些话的，带有先知的庄严性：犹太读者一直认为他所说的是预言作者时代之后发生的事情。《以赛亚书》中记载了犹太人对以赛亚书目的的公开看法：——他以卓越的灵看见末后要发生的事，他安慰在锡安哀伤的人；他显明了必将要发生的事，和隐秘的事，或将要来临的事。

这则预言还有一个优点，那就是它没有与其他主题混杂在一起。它是完整的、独立的、不间断地针对事物的一个场景。

该预言在福音书历史中的应用既简单又恰当。这里没有双重意义，没有比喻性的语言，而是每个国家的读者都能充分理解的。晦暗难懂之处很少，而且（有的话也）并不重要。我也没有发现（对这段话）不同的读法或对原文的不同理解会对该预言的意义产生任何实质性的改变。将普通译本与罗思主教的译本进行比较，两者的差异并不大。就两者的差异而言，罗思主教的改正是精确考证的忠实结果，使描述比以前更接近新约历史。

很自然，我们会问犹太人自己是如何解释这个预言的。有很好的证据表明，古代拉比人将其解释为他们所期待的弥赛亚；但我认为，他们的（非基督徒的）现代阐释者一致认为，这是对犹太民族灾难性状态和预期复兴的描述，正如他们所说，犹太民族在这里是以一个人的形象展现出来的。我没有发现他们的论述是建立在任何评论性的论据之上的；或者说，我们可以看到，他们（非基督徒的犹太人）仅仅是建立在非常微小的论据之上的。第4节的经文，我们将其译作“因我百姓的过犯，他被击打”，犹太人读作“因我百姓的过犯，他们被击打”。他们为支持这一改动而提出的理由无非是：希伯来文的代词既可以是复数，也可以是单数；也就是说，既可以是他们的结构，也可以是我们的结构。这就是他们（否认这里的、如此清晰的、关于指向耶稣基督的弥赛亚预言的）的唯一理由。

他们对该预言其余部分的解读与我们相同。因此，我们和他们一样，都有能力判断他们的论述是否属实。每一个细心的读者都能做出正确的判断。在我看来，犹太人所主张的应用似乎遇到了难以克服的困难；特别是，可以要求他们解释一下，如果犹太人是受难者，那么先知所说的“他担当了我们的忧患，背负了我们的愁苦，我们却看他是受苦的，是被神击打的，是受苦的；但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为我们的平安受了他的刑罚，我们也因他的鞭伤得了医治。”同样，第七节中的描述“他受欺压，受痛苦，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面前哑了口，他也不开口”，与我们所熟知的犹太历史中的任何部分都不相同。第9节中提到的“坟墓”和“埋葬”，并不十分适用于一个民族的命运；第12节中预言的结论就更不适用（于犹太民族的命运）了，它明确表示受苦是自愿的，受苦的人为犯罪的人代求：——“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致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

《旧约》中还有其他预言，被毋庸置疑地解释为与福音历史有关，这些预言既值得高度重视，也值得仔细斟酌：但我满足于陈述上述预言，这不仅是因为我认为它是所有预言中最清晰、最有力的，而且还因为其他大多数预言，为了使它们的价值得到相当程度的

忠实体现，都需要进行与本著作的范围、篇幅、和性质不相称的讨论。读者可以在钱德勒主教关于这一主题的论著中找到对它们的顺序安排和明确解释：他会牢记基督教的拥护者们经常地、而且我认为也确实是这样呼吁的，那就是没有任何其他杰出人物的生平历史可以适用于如此多的（预言的）情况。有人反对说，许多事情都是靠机遇的力量、通融的智慧和研究的勤奋（等等自然的力量而）完成的；那么他们应该试一试，是否能够真的是这样（像——圣经旧约对于圣经新约之耶稣基督的惊人预言、完整预言体系、细致入微、宏大深刻的预表、等等——这样），或者说，是否也有任何事情是靠机遇的力量、通融的智慧和研究的勤奋（等自然的力量）来完成（圣经新旧约全书中的那些事情）。

II. 从预言中得出的第二个论点是建立在我们的主对耶路撒冷毁灭的预言之上的，四位福音书作者中有三位记录了这一预言。

路加福音

21:5 有人谈论圣殿，是用美石和供物装饰的。

21:6 耶稣就说，论到你们所看见的这一

切，将来日子到了，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

21:7 他们问他说，夫子，什么时候有这事呢？这事将到的时候，有什么预兆呢？

21:8 耶稣说，你们要谨慎，不要受迷惑，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又说，时候近了，你们不要跟从他们。

21:9 你们听见打仗和扰乱的事，不要惊惶，因为这些事必须先有，只是末期不能立时就到。

21:10 当时耶稣对他们说，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

21:11 地要大大震动，多处必有饥荒瘟疫。又有可怕的异象，和大神迹，从天上显现。

21:12 但这一切的事以先，人要下手拿住你们，逼迫你们，把你们交给会堂，并且收在监里，又为我的名拉你们到君王诸侯面前。

21:13 但这些事终必为你们的见证。

21:14 所以你们当立定心意，不要预先思想怎样分诉。

21:15 因为我必赐你们口才智慧，是你们一切敌人所敌不住，驳不倒的。

21:16 连你们的父母，弟兄，亲族，朋友，

也要把你们交官。你们也有被他们害死的。

21:17 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

21:18 然而你们连一根头发，也必不损坏。

21:19 你们常存忍耐，就必保全灵魂。或作
必得生命

21:20 你们看见耶路撒冷被兵围困，就可知道
他成荒场的日子近了。

21:21 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在
城里的，应当出来。在乡下的，不要进城。

21:22 因为这是报应的日子，使经上所写的
都得应验。

21:23 当那些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
了。因为将有大灾难降在这地方，也有震怒
临到这百姓。

21:24 他们要倒在刀下，又被掳到各国去，
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直到外邦人的日
期满了。

21:25 日月星辰要显出异兆。地上的邦国也
有困苦。因海中波浪的响声，就慌慌不定。

《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和《马可福音》第十三章以几乎相似的措辞讲述了这段话。在另一个场合，我们的救世主也因同样的灾难前景而表达了以下感人至深的关切之情，圣路加保留了这段话

（路加福音xix. 41-44）：

19:41 耶稣快到耶路撒冷看见城，就为他哀哭，

19:42 说，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系你平安的事。无奈这事现在是隐藏的，叫你的眼看不出来。

19:43 因为日子将到，你的仇敌必筑起土垒，周围环绕你，四面困住你，

19:44 并要扫灭你，和你里头的儿女，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因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

—这些经文是直接而明确的预言。我们的主在其他许多论述中也提到了同样的事件，有些是明示的，有些是暗喻的，或者是其他的比喻。

这些预言的描述与事件（即犹太民族的毁灭、亡国、四散、和耶路撒冷在基督死后三十六年在维斯帕先统治下被攻占）的总体一致是非常明显的；许多博学的作家也证明了各种细节和情况的一致性。我们从约瑟夫这位犹太人和同时代历史学家那里得到了大量关于该事件的记载（耶路撒冷被围攻、被毁），这对我们的调查和论证都是有利的。这部分内容完全没有疑问。在我看来，在这个问题上唯一可以提出的疑问是，预言是否真的在事件发生之

前就已被传达；因此，我将仅就这一点发表我的看法。

1. 古代的判断虽然对三部福音书出版的确切年份有不同的说法，但都认为它们的日期在耶路撒冷被毁之前。

2. 这一判断得到了人类生活过程中一个强有力的可能性的证实。耶路撒冷的毁灭发生在基督诞生后的第七十年。三位福音书的作者，其中一位（马太）是他的直接同伴，另外两位（马可与路加）与他的同伴有关，他们的年龄可能比他（耶稣基督）小不了多少。因此，当耶路撒冷被攻破时，他们的年龄肯定已经很大了；而且没有理由说明他们为什么要推迟这么长时间才写下他们的历史。

3. 如果福音书的作者在撰写福音书的时候，已经知道耶路撒冷被毁，而预言正是在这场灾难中实现的，那么他们在记录预言的时候，很可能不会对预言的完成只字不提；就像路加福音在讲述了亚迦布对饥荒的预言之后，补充说“在该撒克劳迪乌斯的日子，饥荒实现了”；而这些（关于耶路撒冷被毁的）预言在前三卷福音书中每卷都有一章清楚地提到，并且在这每卷福音书的几个不同段落中都有提及，而在所有这些地方，都没有出现丝毫暗示所说的事情已经发生的迹象。我承认，如果一个骗子希望他的读者相信他的书是在事件发生之前写的，而实际上是在事件发生之后写的，那么他就会小心翼翼地压制任何这样的暗示。但这不是《福音书》作者的性格。这不是他们的特质。在世界上所有的作家中，

他们（福音书作者们）最不考虑反对意见。此外，他们中没有任何一个人声称自己是在犹太人战争之前写的，而欺诈性的目的会让他们明确地假称这样。他们既没有这样做，也没有那样做：他们既没有插入任何字句，向读者明确表明他们的记载是在耶路撒冷被毁之前写成的，而诡辩者会这样做；他们也没有暗示他们所记录的预言已经完成，而一个在事件发生后写作的、无心对此隐瞒的作者，在许多场合下，很难不这样做。

4. 基督曾告诫他的追随者们通过逃亡来拯救自己，但如果预言是在事件发生后编造出来的，这就不容易解释了。犹太人基督徒要么在围城临近时逃出了耶路撒冷，要么没有：如果他们逃了，他们中间一定有这个预言：如果他们在被围困时不知道任何这样的预言，如果他们注意到任何这样的警告，那么一个作家在临近那个时候之后出版他的作品，这是一个不可能的虚构（因为读者会立刻指出其中的虚假）。

路加福音

21:20 你们看见耶路撒冷被兵围困，就可知道他成荒场的日子近了。

21:21 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在城里的，应当出来。在乡下的，不要进城。

马太福音

24:16 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
24:17 在房上的，不要下来拿家里的东西。
24:18 在田里的，也不要回去取衣裳。

有人反对说，耶路撒冷被毁的预言与有关世界最终审判的表达方式混在一起，或联系在一起；而且如此联系在一起，以至于普通读者会认为这两个事件相距不远。对此，我的回答是，这个反对意见与我们现在的论证无关。如果我们的救世主确实预言了耶路撒冷的毁灭，那就足够了；即使我们应该允许，对预言的叙述是将他就（最终审判）相关主题所说的话合并在一起。【中文译者注，耶稣基督对于耶路撒冷被毁的预言本身，既是真实的历史，同时，这件令人震惊的、划时代意义的事件（犹太人从此开始了将近两千年的亡国历史）本身，在福音书中也是对于世界末日、终极审判的预表。】

=====

=====

=====

=====

=====

=====

=====

=====

=====

第二章

福音的道德性

在阐述《福音书》的道德性作为其真理的论据时，我愿意承认两点：第一，道德的教导并不是（福音书）传教的主要目的；第二，无论是在《福音书》中，还是在任何其他（新约神圣）书籍中，正确地说，道德都不可能成为发现的主体。

如果要我用几句话来描述基督教作为启示的范围，我应该说，它是要通过确立未来奖惩状态的证据来影响人类的生活行为，使生命和不朽得以显现。因此，设计的直接目的是提供动机，而不是规则；是制裁，而不是诫命。而这些正是人类最需要的。在所有普通一般情况下，文明社会的成员都能很好地判断他们应该如何行动；但是，如果没有未来的状态，或者说，如果没有这种状态的可信证据，他们就需要履行道德职责的动机；他们至少需要动机的力量，足以抵御（罪之）激情的力量和当前（属世）利益的诱惑。他们的（道德）规则需要权威。

其次，无论是在《福音书》中，还是在任何其他书籍中，道德都

不可能成为所谓的发现主题。我的意思是说，道德中不可能有任何类似于自然哲学、生活艺术和某些科学中所谓发现的东西：如宇宙系统、血液循环、磁铁的极性、万有引力定律、字母书写、十进制算术以及其他一些同类的东西；自然科学事实、证明或装置，在此之前都是完全不为人知和未曾想过的。【然而，道德却不是如此，因为在人的良心中已经知道道德法则】。因此，无论是谁，如果期望在阅读《新约》时，能够以他第一次了解上述（自然科学）发现时的方式，或者说以这些（自然科学）发现首次发表时世界受其影响的方式，获得道德方面的发现，那么，正如我所理解的那样，他所期望的，是这一（道德）主题的性质使他不可能遇到的。

我的观点的基础是，行动的道德品质完全取决于它们的效果，而这些效果必定一直是人类经验的主题。一旦确定了“行善即美德”的道德原则，剩下的就是思虑了。既然无法对每一个具体的行为进行计算、思虑，我们就制定中间规则；这样一来，道德事务就方便多了，因为这样一来，我们只需询问规则的倾向是否有益；至于我们的行为，我们只需询问它们是否符合规则。现在，在制定这些规则的过程中，没有所谓的（道德）发现，但有足够的空间来发挥智慧、判断力和审慎。

由于我想表达的是论点而非赞美之词，我将根据这些意见来论述福音书的道德观。毕竟，我认为，考虑到它（福音书）的来源，

这种道德是最不寻常的；而且，如果不考虑到该宗教的特征和来源的真实性，就很难解释这种道德。或者，把论点放低一点，它（福音书的教义）就是这样一种道德：——它完全否定了关于它是野蛮时代或野蛮民族的传统的假设，否定了关于基督教宗教是建立在愚昧之上的假设，否定了关于它是诡诈之编造的假设；它还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关于它是狂热思想的流露的假设。

最方便处理这一（福音之道德性质）主题的分法是教导内容和教导方式。

在第一个标题（福音书之道德教导内容）下，如果我的工作范围和性质允许的话，我愿意将《基督教的内部证据》一书的作者就福音书的道德性所做的全部论述转录到本章中；因为这与我自己的观点完全一致，而且不可能把同样的事情说得如此之好。在我看来，这位对人性敏锐的观察者（而且我相信他是真诚皈依基督教的），他令人满意地阐明了以下两种立场，即：

I. 福音书省略了一些道德品质，这些品质通常会引起人类的赞美和钦佩，但实际上，它们的普遍影响却有损于人类的幸福。

II. 福音书提出了一些美德，这些美德具有最高的内在价值，但通常被人忽视和蔑视。

在友谊、爱国主义和积极勇敢的事例中，从这些道德品质通常被理解的意义上，以及从它们经常产生的行为中，体现了这些上述命题中的第一个。

第二种是消极的勇气或对苦难的忍耐、对侮辱和伤害的忍耐、谦逊、不抵抗、安抚。

事实上，人类的性格一般可分为两种截然相反的类型。一种性格充满活力、坚毅、果断；敢作敢为、积极主动、感情敏锐、嫉恶如仇、渴求名声、执着追求、目标坚定、脾气暴躁。另一种，温顺、屈服、顺从、宽容，不急于行动，但甘愿受苦；在粗鲁和侮辱面前保持沉默和温和，在别人要求满足的地方寻求和解，在厚颜无耻的逼迫下让步，对必须与之打交道的人的偏见、错误的头脑和顽固不化采取让步和宽容的态度。

前一种性格一直是世人的最爱。它是伟人的品格。它的高贵让人肃然起敬。

后者是贫乏的、顺服的和卑微的。然而，在基督教创始人那里，后者（的品格）却是他的褒奖、诫命和榜样的主题；而前者（的品格）在其（福音书）作品中没有任何部分是这样的。这就是以下重要经文所要表达的特征：——“不要抗拒恶人，无论何人打你的右脸，你也要反过来让他打右脸；若有人要告你，夺去你的

衣服，也要把你的外衣给他；无论何人逼你走一里路，你要跟他走两里路；要爱你的仇敌，为咒诅你的人祝福，为恨你的人行善，为那藐视你、逼迫你的人祷告”。——这当然不是普通的道德。它非常新颖。它至少表明（正是出于这个目的，我们才提出来），世人眼中的英雄人物和基督徒的性格是截然不同的。

现在，我提到的这位（《基督教的内部证据》一书的）作者不仅比之前的任何作家都更强烈地指出了这一差异，而且与第一印象、流行观点、演说家和诗人的赞誉、甚至历史学家和道德家的支持相矛盾，证明了后一种性格最具有真正的价值，因为它既最难以获得或维持，又最有助于社会生活的幸福与安宁。他的论证过程如下：

I. 如果这种倾向（即，后一种品格）是普遍的，情况就很清楚了；世界将是一个朋友的、友好的社会。而如果另一种性情（即，前一种品格）是普遍的，那就会产生普遍的争论、争斗。这个世界容不下（如果全都是前一种品格的）一代这样的人。

事实上，如果这种性情（即，后一种品格）是部分的人群的；如果在众多不具有这种性情的人中，只有少数人具有这种性情；无论这种性情（后一种品格）在多大程度上能否占上风，只要人的幸福和痛苦取决于人，那么，它（后一种品格）就能以同样的比例防止、缓解和终止争吵，而争吵是人类幸福的最大干扰者，也

是人类痛苦的最大根源。因为每一次报复都是一次新的伤害，因此也需要新的争斗、复仇，所以除了结束双方的生命、或至少结束双方的交往之外，没有任何别的方式可以用来继续针对侮辱、或推进仇恨。

我只想补充一点，虽然上述两种品格中的前一种偶尔会有用；虽然它可能会造就一位伟大的将军或伟大的政治家，而且这些人可能会成为造福人类的工具，但这只不过是许多公认为恶毒的品质的真实写照而已。嫉妒就是这样一种品质；我不知道还有什么能比它更能激励人奋发向上；许多学者、许多艺术家、许多士兵都是由嫉妒造就的；然而，由于嫉妒的总体影响是有害的，它受到了理智的道德家的谴责，当然更不会受到赞扬。

我们的救世主耶稣基督一再纠正门徒的野心，经常告诫他们，伟大在于谦卑；他斥责他的同胞中的佼佼者（法利赛人），他们无论在任何场合，无论地位大小，都习惯于炫耀自己，喜欢与众不同，贪图高人一等。基督对门徒们说：——“他们（文士和法利赛人）喜欢筵席上的上座，会堂里的首座，街市上被人尊敬地招呼，又喜欢人叫他们拉比、拉比（老师）。但你们不可彼此称拉比，因为有一位是你们的夫子，就是基督，你们众人都是弟兄；在地上不可称人为父，因为有一位是你们的父，就是在天上的；也不可称主人，因为有一位是你们的主，就是基督；在你们中间为大的，必作你们的仆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凡在你们中间

为首的，必作你们众人的仆人。凡谦卑的，必升高。”——我不再对这些经文做进一步的评论（因为事实上，它们只是对我们已经阐述过的教义的深刻展示，对原则的不同表达）。

II. 从《新约》的道德观中得出的第二个论点是，我们的救世主强调思想的规范（约束）。我把这一考虑放在另一考虑之后，因为它们是相关联的。前者与恶毒的激情有关，后者与嗜欲有关。两者合在一起，就包含了整个品格。

“恶念、凶杀、奸淫、私通……从心里发出，这些都是玷污人的东西”。

“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使杯和盘的外面干净，里面却充满了勒索和淫乱——你们好像发白的坟墓，外面看起来固然美丽，里面却堆满了死人的骸骨和一切不洁的物；你们也是这样，外面在人看来是公义的，里面却充满了虚伪和不义”。

“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她犯奸淫了。”

在任何反思的头脑中，毫无疑问的是，我们天性中的倾向必须受到约束；但问题是，约束应该放在哪里，是思想上，还是仅仅行动上？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救世主在这里引用的（圣经旧约）经文中做出了决定性的判断。他指出控制思想至关重要。对他而言，内心的纯净是一切。现在，我认为这是唯一能够成功的纪律；换句话说，禁止行动却放任思想的道德体系是无效的，因此也是不明智的。我不知道该如何去证明这一点，因为它取决于经验和对人的体质的了解，而最好的办法就是引用一些人的判断，他们似乎对这个问题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并且完全有资格对此形成真实的看法。波尔哈夫（Boerhaave）在谈到救世主的这句话时说：“凡看见女人就动淫念的，他心里已经与她犯了奸淫。”他和我们一样，也认为这句话包含了对思想进行约束的命令，他（波尔哈夫）说：“我们的救世主比苏格拉底更了解人类”。哈勒尔记录了波尔哈夫的这句话，并补充了以下他自己的看法：“我们的救世主也注意到，拒绝任何邪恶的想法是抵御恶习的最好办法，因为当一个放荡不羁的人在想象中充满了不洁的画面时，他所回想的放荡想法就会刺激他的欲望，使他无法抗拒。除非有外来的障碍阻止他犯下内心已下定决心的罪行，否则他的欲望就会随之得到满足。”作者继续说，“在对罪恶的冥想和欲望中度过的每一刻时间，都会增加我们心思意念中的罪恶的力量”。我想这些思考会得到普遍赞同。

III. 如果有人向一位道德教师询问行为的一般原则和简短的生活准则；如果他指示向他咨询的人——“不断地将他的行为与他所相信的造物主的意愿联系起来，不断地不只是考虑他自己的利益和满足，而是考虑他周围的人的幸福和舒适”，——我毫不怀疑，在世界上的任何时代，在任何甚至是最进步的道德状态下，他（道德教师）都会被认为作出了明智的回答；因为，通过第一个方向（即：人在内心中爱神，爱神的圣洁、公义、慈爱、恩典），他提出了唯一的动机，这种动机在人们的视线之内和视线之外，在熟悉的事件中和紧迫的诱惑下，都能稳定一致地发挥作用；而在第二个方向（即：要爱人如己，爱邻舍如己）中，他纠正了人类性格中所有倾向中最需要纠正的倾向，即自私或蔑视他人的便利和满足。在评估道德准则的价值时，我们不仅要考虑具体的义务，还要考虑总体的精神；不仅要考虑它指示我们做什么，还要考虑遵守它的指示所可能带来的、在我们身上形成的品格。

因此，在目前的例子中，这里提到的规则会使遵守它的人不仅考虑他人的权利，而且考虑他人的感受，无论是身体上的还是精神上的，无论是大事还是小事；考虑所有与他有任何关系的人，特别是所有在他权力之下、或依赖于他意志之人的益处、舒适、便利和抚慰。

马太福音

22:35 内中有一个人是律法师，要试探耶稣，就问他说，

22:36 夫子，律法上的诫命，那一条是最大的呢？

22:37 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

22:38 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

22:39 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

22:40 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

路加福音

10:25 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夫子，我该作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

10:26 耶稣对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呢？你念的是怎样呢？

10:27 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

10:28 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

在我看来，我们的救世主在这个问题上所说的话，已经在他的追

随者中形成了固定的观念。

圣保罗明确指出：“若还有别的诫命，这诫命就是‘你要爱人如己’”；又说：“因为律法的一切，都在这一句话里成就了，就是你要爱人如己”。“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

圣约翰也说：“我们从他那里得了这诫命，就是爱上帝的，也要爱他的弟兄”。

圣彼得说：“你们既已借着圣灵，在顺从真理的事上洁净了灵魂，以至无伪的爱弟兄之心，就当用纯洁的心，热切地彼此相爱”。

众所周知，这种爱（“你们要尽心、尽力、尽意、尽性地爱主你的神，并要爱人如己”），或者换句话说，对他人福祉的关心，以各种形式贯穿于《圣经》的所有部分，无需引证来证实；是使徒著作的主题。这是他们所有劝诫的主题，是他们道德的起点和终点，是他们所有细节和列举的出发点和归宿。

至少在一段时间内，这种纯洁的品格一直延续到后继的基督徒身上，这一点可以从使徒教父所留下的最早和最好的著作之一，即罗马人克莱门特的书信中得到证明。在这封优秀的书信中，基督徒的温顺性格贯穿始终。事情的场合需要它（这封信）。它是为

了消除哥林多教会的分歧。这位可敬的教父（罗马人克莱门特）唤起哥林多教会昔日的特性，他告诉他们，“你们众人都是谦卑的，不以任何事夸口，宁要顺服，不要管理，宁要施舍，不要接受，只知足于神分给你们的那一份，殷勤听从他的话；你们的心肠宽广，他（基督）的苦难常在你们眼前。你们昼夜为全体弟兄争战，使他（基督）所拣选的人，都能凭着怜悯和良知得救。你们彼此真诚，没有冒犯。你们各人哀哭邻舍的罪，看他们的缺欠如同是你们自己的。”他（克莱门特）为他们祈祷，希望他们恢复和平、宽容和忍耐；他对那些可能在社会中造成分歧的人的忠告，是本着真正的精神和对基督徒品格的完全了解而提出的：“你们中间谁是慷慨的，谁是有同情心的，谁是有仁爱之心的？让他说，‘如果这骚乱，这争论，这分裂，是因我而起，我愿意离去，你们要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你们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只要让基督的羊群与管理它的长老和平相处’。这样行的人，在主里必得极大的尊荣；除了预备接纳他的荣耀之地，没有别的地方”。

这一神圣的原则，这一关于宽容、宽大和宽恕的恳切建议，与那个时代的所有（基督徒）著作融为一体。在使徒教父的著作中，有关这些观点的引文比其他任何文章都要多。基督的话语打动了他们。约翰的门徒波利卡普说：“不是以恶对恶，以谩骂对谩骂，以殴打对殴打，以咒骂对咒骂”。他说：“在这种场合，你们要有节制，不要把他们（教会中犯错的弟兄）看作敌人，而要把他

们当作受苦犯错的肢体召回来，这样你们就能保全（教会的）整个身体”。

波利卡普的同伴伊格内修说：“在他们（世人、非基督徒的外邦人、或还没有信主耶稣的人）发怒时，你们要温和；在他们夸耀时，你们要谦卑；在他们褻渎时，你们要祈祷；在他们犯错时，你们要坚定信仰；在他们残忍时，你们要温柔；不要试图模仿他们的方式，让我们成为他们的弟兄，充满仁慈和节制；但是，让我们成为主的追随者；因为谁（像耶稣基督那样）曾被更不公正地对待，更穷困，更被轻视和蔑视呢？”

IV. 福音道德的第四个特点是不看重名声和声誉。

“你们要谨慎，不要在人前施舍、叫人看见，否则你们在天父那里就没有赏赐了。”

“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室，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察看，必要在明处报答你。”

我认为，无论是在这些经文中，还是在《新约》的任何其他经文中，都没有把名利本身说成是一种恶；只是说，一种行为要想成

为美德，就必须与名利无关。我还想说的是，被禁止的不是公布本身，而是炫耀；被规范的不是行为的方式，而是动机。一个善良的人会选择他能够产生最大效果的方式以及他的施惠对象；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有时可能需要公布，有时可能需要隐藏。根据行动所要达到的目的的需要，行动的方式可以是一种，也可以是另一种。但是，从动机来看，行为的声誉、以及这种声誉给我们带来的（属世）成果和（属世）好处必须被排除在外，或者说，否则，——无论它们在多大程度上不是这样（即，如果人的行为不是出于谦卑，而是带有炫耀或自高的心态），那么，行为在这一程度上都不具有美德。

当我们（世俗之道德教师）开始提供建议时，演讲中充满了品格的优势、对外表和舆论的重视、世人尤其是好人或伟人怎么会想和怎么说、公众尊敬的价值以及人们获得公众尊敬的品质。但是，——我们救世主的教导与此大相径庭；而这种差异是建立在最好的理由之上的。因为，无论名誉的重要性、公众舆论的权威性、甚至好人的舆论的权威性、受人欢迎和被人惦记的满足感、被人熟知和出人头地的好处如何（这些都是我们在劝诫时经常提到的话题）；——然而，真正的美德是——绝对摒弃这些考虑因素，从这些考虑因素中抽身出来，以取悦上帝为唯一的内在目的。这至少是我们的救世主所教导的美德。在教导这一点时，他（耶稣基督）不仅将其追随者的观点聚焦于，他们（基督徒）的行为应当符合人类道德责任的适当尺度和原则，而且，——也更应当符

合他们（基督徒）顺服、敬畏、热爱那位上天监督者（天父上帝）的道德职责。

马太福音

6:1 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

6:2 所以你施舍的时候，不可在你前面吹号，像那假冒为善的人，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行的，故意要得人的荣耀。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

6:3 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作的。

6:4 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察看，必然报答你。（有古卷作必在明处报答你）

6:5 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

6:6 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察看，必然报答你。

6:7 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

6:8 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

6:9 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6:10 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6:11 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

6:12 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6:13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或作脱离恶者）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有古卷无因为至阿们等字）

6:14 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

6:15 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

6:16 你们禁食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脸上带着愁容。因为他们把脸弄得难看，故意叫人看出他们是禁食。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

6:17 你禁食的时候，要梳头洗脸，
6:18 不叫人看出你禁食来，只叫你暗中的父看见。你父在暗中察看，必然报答你。
6:19 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
6:20 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锈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
6:21 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
6:22 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亮了，全身就光明。
6:23 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呢。
6:24 一个人不能事奉两个主。不是爱这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事奉神，又事奉玛门。（玛门是财利的意思）
6:25 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
6:26 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吗？
6:27 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

刻呢？（或作使身量多加一肘呢）

6:28 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

6:29 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

6:30 你们这小信的人哪，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它这样的妆饰，何况你们呢。

6:31 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

6:32 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

6:33 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

6:34 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

除了我们的救世主所教导的内容之外，我们还可以考虑一下他的教导方式：他的教导方式极为独特，但我认为，这恰恰与他的品格和处境的特殊性相适应。他的课程并不是由讨论组成的，也不

是任何类似道德文章、布道或对他所提到的几个要点的论述组成的。他在宣讲训诫时，很少添加任何证明或论据，更很少附带所有训诫所要求的限制和区别。他的指示都是以简短、强调、感性的规则、偶尔的思考或圆润的格言来构思的。我并不认为这是哲学家或道德家的自然方法，也不认为这是我们可以成功模仿的方法。但我认为，这种方法适合基督的品格，也适合他作为教师的处境。他以上帝的使者自居。他把他所教导的真理置于权威之中。因此，在选择他的教导方式时，他所要考虑的目的是给人留下印象：因为构成我们论述的主要目的的信念，要从另一个不同的来源，从他们对他（耶稣基督是完全的神、完全的人，是以马内利，是世人的救赎主）的人格（位格）和权威的尊重中，在他的追随者心中产生。现在，仅就印象（即信念）而言（我再次重申，我们在此考虑的不是说服人的理解力），我不知道有什么东西能像强有力的、深思熟虑的格言那样，具有如此大的力量，经常敦促听众，经常让听众回想起来。从这个角度看，我认为没有什么比“你们愿意别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别人”、“第一条伟大的诫命是，你要尽心、尽力、尽意、尽性地爱耶和华你的上帝；第二条与之相似，你要爱人如己”——等等等等这样的道德教导（简洁、有力、充满权威、直指人心）说得更好的了。

马太福音

5:1 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

5:2 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
5:3 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5:4 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
5:5 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
5:6 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5:7 怜恤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恤。
5:8 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
5:9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
5:10 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5:11 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
5:12 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
5:13 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

叫他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

5:14 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

5:15 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

5:16 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

5:17 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

5:18 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

5:19 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作，他在天国要称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称为大的。

5:20 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

5:21 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

5:22 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有古卷在凡字下添无缘无故

地五字) 凡骂弟兄是拉加的, 难免公会的审断。凡骂弟兄是魔利的, 难免地狱的火。

5:23 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 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

5:24 就把礼物留在坛前, 先去同弟兄和好, 然后来献礼物。

5:25 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 就赶紧与他和息。恐怕他把你送给审判官, 审判官交付衙役, 你就下在监里了。

5:26 我实在告诉你, 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 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

5:27 你们听见有话说, 不可奸淫。

5:28 只是我告诉你们, 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 这人心里已经与她犯奸淫了。

5:29 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 就剜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百体中的一体, 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

5:30 若是右手叫你跌倒, 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百体中的一体, 不叫全身下入地狱。

5:31 又有话说, 人若休妻, 就当给她休书。

5:32 只是我告诉你们, 凡休妻的, 若不是

为淫乱的缘故，就是叫她作淫妇了。人若娶这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

5:33 你们又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背誓，所起的誓，总要向主谨守。

5:34 只是我告诉你们，什么誓都不可起，不可指着天起誓，因为天是神的座位。

5:35 不可指着地起誓，因为地是他的脚凳。也不可指着耶路撒冷起誓，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君的京城。

5:36 又不可指着你的头起誓，因为你不能使一根头发变黑变白了。

5:37 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或作是从恶里出来的）

5:38 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5:39 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

5:40 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

5:41 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

5:42 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

不可推辞。

5:43 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

5:44 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

5:45 这样，就可以作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

5:46 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

5:47 你们若单请你弟兄的安，比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

5:48 所以你们要完全，象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

这种道德教导的方式不是通过证据而是通过权威，不是通过讨论而是通过诫命来进行的，因此，这些规则将以绝对的措辞来表述，而将其应用和与之相关的区别留给听众的理智来判断。

《新约圣经》中的许多寓言，堪称世界上任何一本书的典范；我指的不是文体和辞藻，而是题材的选择、叙事的结构、情节的贴切、恰当和有力；在一些作品中，如《撒玛利亚好人》、《浪子》、《法利赛人》和《公仆》，悲怆与朴实融为一体，而在人类天才的最佳作品中，即使经过大量锻炼和精心培育的判断力的结晶也无法与之比肩。

主祷文，就其庄严思想的连续性而言，就其将注意力集中在几个要点上而言，就其适用于各种情况而言，就其充足性而言，就其简洁而不晦涩而言，就其请求的分量和真正的重要性而言，它是无与伦比或可与之匹敌的。

这些从何而来？这个人的智慧从何而来？难道我们的救世主实际上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哲学家，而我们却把他描绘成一个目不识丁的农民？或者我们应该说，是一些有品位、有教养的早期基督徒创作了这些作品，并把它们归功于基督？除了这个说法中的所有其他难以置信之处之外，我和乔廷博士一样回答说，他们不可能这样做。第一世纪的基督徒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创作的样本，使我们相信他们能够胜任这项任务。而作为基督的同胞和同伴，犹太人是多么没有资格协助他完成这项任务，这可以从他们（那个古代时期的）传统和著作中判断出来，因为那些传统和著作离（第一世纪）那个时代最近。《〈塔木德〉全集》就是一个持续的证明，每当他们离开自己的（圣经旧约）信仰时，就会陷入怎样的谬误

之中；他们（犹太人本身）是多么没有能力培养出像耶稣基督这样的儿子啊。

【有些人似乎要求有一个宗教体系，或者在声称要传达这一体系的书籍中，对可能出现的每一种情况和事件都要有详细的指示。他们说，这是使宗教完美无缺的必要条件，尤其是以规范人类行为为目的的宗教。现在，一个显著的例子证明了这种尝试是多么的冗长，但又是多么的不完整和无用：印度教和伊斯兰教都是民法体系，对财产和所有属于治安官管辖范围内的问题都有最细微的规定。我们从最权威人士那里得到的关于《穆斯林法典》的轶事中可以了解到，一旦开始实施，这类细节必然会达到何等程度，据说已颁布的伊斯兰传统戒律不下七万五千条。（汉密尔顿翻译的《赫达亚》或《指南》】。

但还有另一种观点，认为我们的主的论述值得考虑；那就是它们的消极性，即——不是它们说了什么、包含了什么，而是它们没有包含什么。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下面的思考具有一定的分量。

I. 好的人未来会幸福，坏的人未来会痛苦，这是我们想要确信的一切，《圣经》直接而肯定地肯定了这一点，并通过比喻和比较来表现，而这些比喻和比较显然只是为了比喻和比较，仅此而已。至于其他部分，则保持了庄严的保留。关于那个生前曾嫁给七个兄弟的女人的问题“复活的时候，她会是谁的？”，这个问题的性质是为了让基督对人类未来的生存状态做一个更详尽的描述。然而，他（耶稣基督）的回答却打断了这一询问，他的回答立即斥责了闯入的好奇心，并与我们对这一问题所能形成的最佳理解相吻合，即：“那些被认为配得复活（得到永生）的人，将像上帝的天使一样在天上”。我之所以强调这种“保留”（即，耶稣基督在他的回答、话语、教导中，并没有事无巨细地、把所有事情的、所有信息告诉我们；而是，耶稣基督聚焦于那些对我们的生命灵魂、道德品格、有重要价值意义的事情和教导），是因为它能消除人们对“好奇热情”的怀疑：因为“好奇热情”总是喜欢对逝者的状况进行阐述，而不是其他任何话题；而且还特别夸张。此外，这也是一个总是被贪婪倾听的话题。因此，以吸引注意力为主要目的的教师，肯定会满嘴跑火车。默罕默德的《古兰经》就有一半是由它（即，对于人死后生命的、在天堂或地狱的、活灵活现的、绘声绘色的、吸引眼球的、属肉体血气的、夸张描述）构成的。

II. 我们的主没有规定任何苦行。他不仅没有规定任何一项绝对的（苦行、修行）义务，而且也没有推荐说（或教导说）任何一项义务可以使人获得更高的神宠。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将基督教与所有建立在狂热主义基础上的制度比较，——那些狂热主义，或是建立在其作者的狂热主义基础上，或是建立在其最初追随者的狂热主义基础上。————或者更确切地说，在这方面，将来自基督的基督教，与落入他人之手后的同一宗教相比较；很快，————我们就可以看到：——独身、孤独、自愿贫困、苦行僧的严苛、和修道院生活的誓言，就被赋予了奢侈的功绩；发衫、守夜、午夜祈祷、缄默、修道院、和那些渴望宗教完美的人的阴郁和苦行。

III. 我们的救世主没有（表现在外表上的）“慷慨激昂”的奉献。他的虔诚或他表达虔诚的语言中，没有整齐划一（的军令一般的、咄咄逼人的气势）；他的祷告中没有激动或狂喜的吟唱，没有激烈的、张狂的外在表现。主祷文是平静虔诚的典范。他在花园里（客西马尼园里）的（祷告）话语是不受影响的表达，是一种深沉而清醒的虔诚。他似乎从未有过任何类似于兴高采烈（不可自抑）或精神（抖擞）激动的情绪，而这种情绪偶尔会出现在那些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称为狂热者的人身上。我对卫理公会教徒心

存敬意，因为我相信在他们中间可以找到许多真诚的虔诚；然而，我以前从来没有参加过他们的聚会，但我有一次离开时却想到，我所听到的、与我所读到的是多么不同！我指的不是教义，我指的是方式；“这与我们的主所表达的平静、清醒、理智、以及力量和权威是多么的不同啊！”我在心里说。

IV. 人类的思维通常会以对某一特定事业的前卫和狂热，来代替一般和常规道德的优点；一个教派或党派的领袖鼓励其追随者有这种倾向，是很自然的，也是合乎政治原则的。基督并没有忽视这种（人在内心深处、在生命本质层面的）思想的转变；然而，尽管他公开表示自己是一个新机构的领袖，但他注意到这一点，只是为了谴责它。这既证明了他的真诚，也证明了他的判断力。

马太福音

7:18 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

7:19 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

7:20 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

7:21 凡称呼我主阿，主阿的人，不能都进

天国。惟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

7:22 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阿，主阿，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

7:23 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

7:24 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

7:25 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

7:26 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

7:27 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大。

V. 他也没有与他的国家（犹太人国家）的任何堕落时尚同流合污，或与他自己所受教育的自然偏见同流合污。他是一个犹太人，在一个极端细节化的宗教下长大，在一个比宗教的任何其他部分都更恪守仪式的时代，在一个比宗教的任何其他部分都更恪守仪式的民族中，他传达了一种制度，这种制度比人类曾经盛行的任何宗教都包含更少的仪式，而且更简单。我承认，我们知道有这样

的例子，一种热情将所有的外在仪式一扫而空。但无论是在对待本国宗教（圣经旧约与犹太教），还是在建立自己的机构（基督教）时，我们的救世主的行为肯定都没有受到这种（狂热的热情）精神的支配。在这两件事（关于犹太教与基督教）上，他都表现出了健全而温和的判断力。他（耶稣基督）谴责了对（基于犹太教、旧约圣经的）安息日的过分忌讳，或者说是忌讳的假象；但他是如何谴责的呢？不是蔑视或抨击这一制度（圣经旧约）本身，而是宣称“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而不是人为安息日设立的；”也就是说，安息日应服从于其目的，而这一目的才是（圣经旧约）律法主体的真正利益。同样，（耶稣基督指责），法利赛人中的一些人在缴纳最微不足道的什一税时，也忽视了正义、忠诚和怜悯。他并不是不尊重什一奉献的律法，也不是不尊重他们对律法的遵守、或每一类义务在道德重要性中的适当位置。这一切（在教导的分寸上的准确与智慧）也许可以从一个受过良好教育、冷静而明智的哲学家那里得到，但却不能从一个目不识丁的（自然的）犹太人那里得到，当然也不能从一个急躁的狂热分子那里得到。

VI. 没有什么比当时犹太教博士的（对于旧约圣经的）评论和阐述更令人费解的了；也没有什么比他们的区分性阐释更苍白无力的了。他们对第五条诫命的回避，对誓言律法的阐述，都是当时盛

行的道德陋习的例证。然而，在我们救世主的众多启示、教导中，其中许多都提到了犹太律法（旧约圣经）的各种诫命，却找不到一个诡辩、虚假狡诈或与之（犹太人的文士、法利赛人等人的教导）相近的例子。

VII. 犹太人的民族秉性是不宽容、狭隘和排斥。相反，在耶稣身上，无论是他的教训还是他的榜样，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仁爱，而且是最广泛、最全面的仁爱。在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中，故事的关键在于，被他救助的人是他在民族和宗教上的敌人（因为犹太人与撒玛利亚人彼此冷漠、互相敌视）。我们的主对犹太人说（可能他们听了很惊讶）：“有许多人要从东边和西边来，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一同坐席”。他（耶稣基督）斥责门徒的急躁狂热（他们为了报复别人对他们主人的轻视、冒犯，想要从天上呼唤火焰来剿灭冒犯者），这表明了他的品格和宗教的宽宏大量，以及他关于对最无理的对手应采取的对待方式的看法，或者至少是关于对他们不应采取的对待方式的看法。他斥责的措辞值得注意：“你们不知道自己的心灵是怎样的”。

VIII. 最后，在我们的宗教（基督教）从其创始人及其使徒手中产

生时所具有的消极品质（即，关于耶稣基督及其使徒们没有教导什么）中，我们可以认为它完全抽象于教会或民间政策的所有观点；或者，用某些人时兴的语言来说，它完全抽离于牧师或政治家的政治。基督宣称“他的国不属这个世界”，这是圣约翰的记载；他回避了向该撒进贡是否合法的问题，这是其他三位福音书作者提到的（而是说：凯撒的归给凯撒，上帝的归给上帝）；他回答了有人向他提出的、请求他在财产纷争事务（分家产）上进行干预的问题：“人啊，谁让我作你们的（给你们分割财物等属世之事的）统治者或审判官呢？”这些都是我们的救世主在这方面的情感的可理解的含义。至于通常意义上的政治，或有关不同政府形式的讨论，基督教拒绝接受有关这一主题的任何问题。当政治家们在争论关于君主制、贵族制和共和制的时候，福音对它们都同样适用、有益和友好；因为，第一，它（基督福音）倾向于使人变得有德行，而且在任何宪法下，治理好人都比治理坏人容易；第二，它指出，在一般情况下，服从政府不仅仅是对武力的屈服，而是良心的责任；第三，它引导人们养成有利于公共安宁和平的心态，基督徒的首要任务是安然度过今世，前往更好的世界；第四，它为社区和社区的管理者祈祷；无论他们属于何种类型或教派，都要怀着与他们对人类幸福的影响相称的关切和热忱。在我看来，这一切都是理所应当的。倘若《圣经》中有更多政治性质的内容，或可用于政治目的的内容，那么，无论《圣经》似乎处于哪一方，都会（被人）对其进行最糟糕的利用。

因此，当我们把基督视为道德导师时（请记住，这只是他职责中的次要部分；而且，道德因其主题的性质，不允许有所谓的正确“新”发现【即，道德法则的主题就其本质而言，是与人类在自然世界中所发现的自然规律、自然科学知识是在根本上不同的；道德法则是上帝所置放在世人的良知之中的（“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却借着所造之物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的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但世人却因自己的罪性和罪行而沉浸在罪的生活之中，成为罪、肉体血气的“奴隶”。世人成为罪人、世人犯罪，这并非是因为他们不知道道德法则的原因，因为每一个人在内心深处都知道公平、正义、圣洁、不当说谎、欺凌、悖逆、弯曲、诡诈、等等，而应当诚实、公正、公义、等等；——世人犯罪、成为罪人，被谎言、贪婪、自高、等等罪的网罗所羁绊，并非是因为他们无知的的原因，而是因为他们的意志在罪中的选择的结果】）；——当我们考虑：——他教导了什么，或者他没有教导什么，或者他教导的内容或方式时；他偏爱坚实的美德而不是流行的美德，偏爱普遍被世人鄙视的品格而不是普遍被世人赞美的品格；他对我们放荡的恶习进行了正确的遏制，即遏制思想根源；他将人类的责任归纳为两条精心设计的规则（律法的总纲是，第一要尽心、尽意、尽力、尽性地爱主你的神，并要爱人如己），他重复这些规则，强调这些规则，特别是与积极的义务相比，并由此固定了他的追随者的情感；他在我们的奉献和施舍中，以及在我们的其他美德中，排除了对名

誉（虚荣）的一切考虑；——当我们考虑到他的指示是以一种能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形式传达的，在他所处的环境中，他的目的是准确的；当我们看到他没有通常的（狂热）热情症状，没有（狂热的、外表的、肤浅的）热忱和激烈的奉献，没有对制度的苛求，没有对未来状态（死后的生命）的狂热描述，也没有他所处时代和（犹太人）国家的堕落；在最迷信的人中间也不迷信，但并不诋毁（关于旧约圣经的）正面的区别或外部的遵守，而是冷静地呼吁他们遵守其（旧约圣经）建立的原则，以及它们（旧约圣经）在人类义务中的地位；——不诡辩，也不琐碎，在教师中，没有什么比轻浮的诡辩和争论不休的论述更引人注目的了；当我们发现他的宗教中没有建立等级制度的计划，也没有迎合人类政府（无论是君主制、贵族制、还是共和制）观点的计划时；——————总之，当我们将基督教从其作者（耶稣基督）那里传出时、与其他宗教、或在其他人手中（天主教的许多偏离圣经的制度与传统等等）与基督教本身进行比较时，最不情愿的理解也会被引导承认：——耶稣基督的圣洁性、高尚性、神圣性、神性。

当这些人（基督、以及基督使徒们）宣称他们知道（基督教）宗教源于上帝时，当他们为了证明他们的断言的真实性而诉诸于他们所创造的、或他们所看到的奇迹时，他们的证词应该得到一定的重视。

也许，我们在（基督教）宗教中观察到的特质可以证明更多的东西。假如（基督教）宗教出自任何人（自然的世人）之手，（基督教的）这些特质就已经显得格外独特；但如果出自耶稣之手，这些特质就更加显得格外独特。耶稣的外表是怎样的呢？一个犹太农民，一个木匠的儿子，与他的父母生活在巴勒斯坦的一个偏远省份，直到他以公众人物的身份出现。他没有师傅的教导和鞭策；除了摩西和先知的作品（旧约圣经），他没有读过其他书籍；他没有到过光鲜亮丽的城市；他没有接受过苏格拉底或柏拉图的教诲，没有任何东西能让他形成不同于其他同胞和与他生活在同一阶层的人的品味或判断力。谁是他的合作者，谁是他死后掌握宗教的人呢？是加利利湖边的几个渔夫（基督使徒们），他们和他一样没有受过（高深的文化）教育，就制定道德准则而言，他们和他一样（看似）没有前途。但假设这个使命是真实的（即，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是三位一体的神，是天父上帝所差派来的），那么这一切就都有了解释；作者的不合适，人物的不合适，都不会再让我们感到惊讶：——但如果不是真实的，就很难解释这样一个体系是如何从这样的人身上产生的：基督不像其他木匠，使徒们也不像其他渔夫。

但是，这些意见并没有穷尽这个问题。其中最容易归结为论点的一部分已经陈述完毕，而且我相信是真实的。然而，还有一些更广泛的话题值得读者关注。

基督的品格是福音道德的一部分；关于这一点，有一点值得注意：无论是他的追随者所表现的，还是他的敌人所攻击的，他都没有任何个人恶行。这一说法与奥利一样古老：“尽管有无数的谎言和诽谤都是针对尊敬的耶稣的，但没有人敢指控他酗酒或放纵”。在他出生后的五百年里，没有任何关于他道德品质的批评，没有任何关于他违反纯洁和贞洁的指责或怀疑。这种无懈可击（耶稣基督是完全的神、完全的人；在他里面没有罪；他是圣洁、毫无瑕疵的）比我们想象的更为奇特。

一些污点污染了人类历史上的许多所谓道德导师；斯多葛派的芝诺和犬儒学派的第欧根尼都堕入了最肮脏的道德污点；苏格拉底本人也深受其害。【中文译者注，论语中记述了孔子为了某个原因而故意撒谎（尽管论语并没有以负面的口吻记述这件事情）；（“孺悲欲见孔子，孔子辞以疾。将命者出户，取瑟而歌，使之闻之”）】。梭伦禁止对奴隶犯下非自然的罪行（即只要不是非自然的，就可以），利库古斯容忍偷窃作为教育的一部分。柏拉

图建议建立妇女团体（即建议“群婚”）。亚里士多德坚持向蛮族开战的普遍权利。年长的加图因虐待奴隶而引人注目：年轻的加图则把自己的妻子卖了。几乎所有的异教徒道德家都有一个松散的道德原则；然而，在柏拉图、色诺芬、西塞罗、塞内加、伊壁鸠鲁的著作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原则：——那就是允许、甚至建议他们的弟子遵守他们所进入的每一个国家的宗教和宗教仪式。至于默罕默德，他的放荡行为违反了他自己的放荡规则；他为了个人和特权的放纵，滥用了他的身份和他所获得的权力；他公开宣称得到了上天的特别许可，可以无限制地放纵性欲，这是每个读者都知道的，也是每个写穆斯林故事的作家都承认的。

其次，在留给我们的耶稣基督的历史中，虽然篇幅很短，虽然只是叙述，而不是观察或赞美，但除了没有任何恶行外，我们还看到了奉献、谦卑、仁慈、温和、忍耐、谨慎的痕迹。我说这些品质的“痕迹”，是因为这些品质本身就是从事件中收集的；因为福音书本身中从未使用过描述基督的这些术语，《新约》的任何部分也没有（用华丽的笔墨与词语来）描绘他的任何正式（性格）特征。

因此，我们从他经常退隐独祷中看到了他的虔诚；从他习惯性的感恩中看到了他的敬虔；从他将大自然的美景和运行归于天意的恩赐中看到了他的虔诚；从他对天父的恳切祷告中看到了他的虔诚，尤其是在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前那简短而庄严的祷告中；从他

（被钉十字架之前的）生命的最后一个夜晚在花园里的虔诚举止中看到了他的虔诚；——他的谦卑与圣洁，体现在他对自以为是的人的不断斥责中；他的仁慈和亲切，体现在他对孩子们的仁慈中；他为犹太人的即将亡国而流泪，他为朋友的去世而流泪；他注意到寡妇的微薄之财；他对好撒玛利亚人、忘恩负义的仆人、法利赛人和公仆的比喻，除了神性之外，没有人能够说出他所说的这样的比喻。

马太福音 xiv. 23.

散了众人以后，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人在那里。

路加福音 ix. 28.

说了这话以后，约有八天，耶稣带着彼得，约翰，雅各，上山去祷告。

马太福音. xi. 25

那时，耶稣说，父阿，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

马可福音 viii. 6.

他吩咐众人坐在地上，就拿着这七个饼，祝

谢了，掰开递给门徒叫他们摆开，门徒就摆在众人面前。

马太福音. vi. 26-28. **

6:26 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吗？

6:27 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或作使身量多加一肘呢）

6:28 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

6:29 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

6:30 你们这小信的人哪，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它这样的妆饰，何况你们呢。

6:31 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

6:32 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

6:33 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

马可福音 ix. 33. § §

9:33 他们来到迦百农。耶稣在屋里问门徒说，你们在路上议论的是什么。

9:34 门徒不作声，因为他们在路上彼此争论谁为大。

9:35 耶稣坐下，叫十二个门徒来，说，若有人愿意作首先的，他必作众人末后的，作众人的用人。

9:36 于是领过一个小孩子来，叫他站在门徒中间。又抱起他来，对他们说，

9:37 凡为我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接待我的，不是接待我，乃是接待那差我来的。

约翰福音 xi. 35.

11:1 有一个患病的人，名叫拉撒路，住在伯大尼，就是马利亚和她姐姐马大的村庄。

11:2 这马利亚就是那用香膏抹主，又用头发擦他脚的。患病的拉撒路是她的兄弟。

11:3 她姊妹两个就打发人去见耶稣说，主阿，你所爱的人病了。

11:4 耶稣听见就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

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

11:5 耶稣素来爱马大，和她妹子，并拉撒路。

11:6 听见拉撒路病了，就在所居之地，仍住了两天。

11:7 然后对门徒说，我们再往犹太去吧。

11:8 门徒说，拉比，犹太人近来要拿石头打你，你还往那里去吗？

11:9 耶稣回答说，白日不是有十二小时吗？人在白日走路，就不至跌倒，因为看见这世上的光。

11:10 若在黑夜走路，就必跌倒，因为他没有光。

11:11 耶稣说了这话，随后对他们说，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我去叫醒他。

11:12 门徒说，主阿，他若睡了，就必好了。

11:13 耶稣这话是指着他死说的。他们却以为是说照常睡了。

11:14 耶稣就明明地告诉他们，拉撒路死了。

11:15 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这是为你们的缘故，好叫你们相信。如今我们可以往他那里去吧。

11:16 多马，又称为低土马，就对那同作门徒的说，我们也去和他同死吧。

11:17 耶稣到了，就知道拉撒路在坟墓里，已经四天了。

11:18 伯大尼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六里路。

11:19 有好些犹太人来看马大和马利亚，要为她们的兄弟安慰她们。

11:20 马大听见耶稣来了，就出去迎接他。马利亚却仍然坐在家里。

11:21 马大对耶稣说，主阿，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

11:22 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

11:23 耶稣说，你兄弟必然复活。

11:24 马大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

11:25 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

11:26 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

11:27 马大说，主阿，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

11:28 马大说了这话，就回去暗暗地叫她妹子，马利亚说，夫子来了，叫你。

11:29 马利亚听见了就急忙起来，到耶稣那里去。

11:30 那时，耶稣还没有进村子，仍在马大迎接他的地方。

11:31 那些同马利亚在家里安慰她的犹太人，见她急忙起来出去，就跟着她，以为她要往坟墓那里去哭。

11:32 马利亚到了耶稣那里，看见他，就俯伏在他脚前，说，主阿，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

11:33 耶稣看见她哭，并看见与她同来的犹太人也哭，就心里悲叹，又甚忧愁。

11:34 便说，你们把他安放在哪里？他们回答说，请主来看。

11:35 耶稣哭了。

11:36 犹太人就说，你看他爱这人是何等恳切。

11:37 其中有人说，他既然开了瞎子的眼睛，岂不能叫这人不死吗？

11:38 耶稣又心里悲叹，来到坟墓前。那坟墓是个洞，有一块石头挡着。

11:39 耶稣说，你们把石头挪开。那死人的姐姐马大对他说，主阿，他现在必是臭了，因为他死了已经四天了。

11:40 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

11:41 他们就把石头挪开。耶稣举目望天说，父阿，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

11:42 我也知道你常听我，但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

11:43 说了这话，就大声呼叫说，拉撒路出来。

11:44 那死人就出来了，手脚裹着布，脸上包着手巾。耶稣对他们说，解开，叫他走。

马太福音. xxvi. 36.

耶稣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客西马尼，就对他们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

路加福音 xxii. 17

22:17 耶稣接过杯来，祝谢了，说，你们拿

这个，大家分着喝。

22:18 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等神的国来到。

22:19 又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也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

22:20 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

马可福音 x. 16.

10:15 我实在告诉你们，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

10:16 于是抱着小孩子，给他们按手，为他们祝福。

马可福音 xii. 42.

12:42 有一个穷寡妇来，往里投了两个小钱，就是一个大钱。

12:43 耶稣叫门徒来，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投入库里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

12:44 因为他们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里头。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把她一切养生

的都投上了。

马太福音. xxvi. 36-47. † †

26:36 耶稣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客西马尼，就对他们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

26:37 于是带着彼得，和西庇太的两个儿子同去，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

26:38 便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儆醒。

26:39 他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祷告说，我父阿，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

26:40 来到门徒那里，见他们睡着了，就对彼得说，怎么样，你们不能同我儆醒片时吗？

26:41 总要做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

26:42 第二次又去祷告说，我父阿，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意旨成全。

26:43 又来见他们睡着了，因为他们的眼睛困倦。

26:44 耶稣又离开他们去了。第三次祷告，

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

26:45 于是来到门徒那里，对他们说，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吧。（吧或作吗）时候到了，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

26:46 起来，我们走吧。看哪，卖我的人近了。

26:47 说话之间，那十二个门徒里的犹大来了，并有许多人，带着刀棒，从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那里，与他同来。

26:48 那卖耶稣的，给了他们一个暗号，说，我与谁亲嘴，谁就是他。你们可以拿住他。

26:49 犹大随即到耶稣跟前说，请拉比安。就与他亲嘴。

26:50 耶稣对他说，朋友，你来要作的事，就作吧。于是那些人上前，下手拿住耶稣。

26:51 有跟随耶稣的一个人，伸手拔出刀来，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了他一个耳朵。

26:52 耶稣对他说，收刀入鞘吧。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

26:53 你想我不能求我父，现在为我差遣十二营多天使来吗？

26:54 若是这样，经上所说，事情必须如此的话，怎么应验呢？

26:55 当时，耶稣对众人说，你们带着刀棒，出来拿我，如同拿强盗吗？我天天坐在殿里教训人，你们并没有拿我。

26:56 但这一切的事成就了，为要应验先知书上的话。当下门徒都离开他逃走了。

路加福音 xix. 41.

耶稣快到耶路撒冷看见城，就为他哀哭。

他在撒玛利亚人的村子里斥责门徒的鲁莽，在与彼拉多的争辩中，在他受难时为敌人的祷告中，都可以看出他性格的温和宽厚。在最需要谨慎的地方，他的谨慎体现在他在艰难时刻的行为和对巧妙问题的回答中。其中，以下是一些例子：他在各种情况下从骚乱的最初征兆中抽身而退，并明确表示，正如圣马太福音所显示的那样，要在平静中开展他的传道工作；他谢绝对国家民事的各种干涉，他在通奸妇女被抓一案中的行为，以及他拒绝别人向他提出的要求他对有争议的继承权（分家产）作出决定的申请，都表明了他的这一倾向；在罗马贡品（是否应当向凯撒纳税）的问题上，在关于未来国家的干涉关系的难题上（“我的国不属于这

个世界”），他的回答是智慧的；在一个娶了七个弟兄的女人的问题上，他的回答是明智的，但似乎又是毫无准备的；尤其是在他对那些要求他解释他行事所依据的权威的人的回答中，他的回答是向他们提出一个问题，而这个问题就针对于他们阴险地试图把他引向的困难之间。

救世主的教诲，除了上面已经提到的内容之外，还涉及到人类责任和人类思想中最有趣的一些话题，而且有时是通过非常感人的表述：——关于末日的决定所依据的原则，关于宗教信仰的优越性，或者说是至高无上的重要性；关于忏悔与悔改，通过最迫切的呼唤和最鼓舞人心的邀请；关于自我牺牲、警惕、安抚、对上帝的信心、精神崇拜的价值、道德服从的必要性，以及将这种服从引向律法的精神和原则，而不是在术语的技术性解释中寻求回避。

路加福音ix. 55、56.

耶稣转身责备两个门徒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

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性命或作灵魂。下同。），是要救人的性命。说着就往别的村庄去了

约翰福音xix. 11.

耶稣回答说，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你就毫无权柄办我。所以把我交给你的那人，罪更重了。

马太福音. xiv. 22.

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去，等他叫众人散开。

路加福音 v. 15, 16.

但耶稣的名声越发传扬出去。有极多的人聚集来听道，也指望医治他们的病。耶稣却退到旷野去祷告。

约翰福音 v. 13. vi. 15.

那医好的人不知道是谁。因为那里的人多，耶稣已经躲开了。

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作王，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

约翰福音viii 1.

于是各人都回家去了。耶稣却往橄榄山去。

路加福音 xii. 14.

耶稣说，你这个人，谁立我作你们断事的官，给你们分家业呢？

马太福音. xxii. 28.

22:28 这样当复活的时候，她是七个人中，那一个的妻子呢？因为他们都娶过她。

22:29 耶稣回答说，你们错了。因为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神的大能。

22:30 当复活的时候，人也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

22:31 论到死人复活，神在经上向你们所说的，你们没有念过吗？

22:32 他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

马太福音. xxi. 23, &c.

21:23 耶稣进了殿，正教训人的时候，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来问他说，你仗着什么权柄作这些事？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呢？

21:24 耶稣回答说，我也要问你们一句话，你们若告诉我，我就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作这些事。

21:25 约翰的洗礼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来的？是从人间来的呢？他们彼此商议说，我们若说从天上来，他必对我们说，这样，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

21:26 若说从人间来，我们又怕百姓。因为他们都以约翰为先知。

21:27 于是回答耶稣说，我们不知道。耶稣说，我也不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作这些事。

马太福音. v. 29.

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剜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百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

马可福音 viii. 35.

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生命或作灵魂下同）必丧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

马太福音. vi. 31-33.

6:31 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

6:32 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

6:33 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

路加福音 xii. 4, 5.

12:4 我的朋友，我对你们说，那杀身体以后，不能再作什么的，不要怕他们。

12:5 我要指示你们当怕的是谁。当怕那杀了以后，又有权柄丢在地狱里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正要怕他。

路加福音 xv.

15:1 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

15:2 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

15:3 耶稣就用比喻，说，

15:4 你们中间谁有一百只羊，失去一只，不把这九十九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

直到找着呢？

15:5 找着了，就欢欢喜喜地扛在肩上，回到家里。

15:6 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

15:7 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较比为九十九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

15:8 或是一个妇人，有十块钱，若失落一块，岂不点上灯，打扫屋子，细细的找，直到找着吗？

15:9 找着了，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落的那块钱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

15:10 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

15:11 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

15:12 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

15:13 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

15:14 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

15:15 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

15:16 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

15:17 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雇工，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

15:18 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

15:19 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雇工吧。

15:20 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

15:21 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

15:22 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

15:23 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

15:24 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

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

15:25 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作乐跳舞的声音。

15:26 便叫过一个仆人来，问是什么事。

15:27 仆人说，你兄弟来了。你父亲，因为得他无灾无病地回来，把肥牛犊宰了。

15:28 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就出来劝他。

15:29 他对父亲说，我服事你这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

15:30 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尽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了，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

15:31 父亲对他说，儿阿，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

15:32 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

马可福音 xiii. 37.

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也是对众人说，要做醒。

马太福音. xxiv. 42. -xxv. 13.

24:42 所以你们要做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

主是哪一天来到。

24:43 家主若知道几更天有贼来，就必儆醒，不容人挖透房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

24:44 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

24:45 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

24:46 主人来到，看见他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

24:47 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

24:48 倘若那恶仆心里说，我的主人必来得迟，

24:49 就动手打他的同伴，又和酒醉的人一同吃喝。

24:50 在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那仆人的主人要来，

24:51 重重地处治他，（或作把他腰斩了）定他和假冒为善的人同罪。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

25:1 那时，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

25:2 其中有五个是愚拙的。五个是聪明

的。

25:3 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

25:4 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

25:5 新郎迟延的时候，她们都打盹睡着了。

25:6 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

25:7 那些童女就都起来收拾灯。

25:8 愚拙的对聪明的说，请分点油给我们。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

25:9 聪明的回答说，恐怕不够你我用的。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

25:10 她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那预备好了的，同他进去坐席。门就关了。

25:11 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说，主阿，主阿，给我们开门。

25:12 他却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

25:13 所以你们要做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

路加福音 xvii. 4.

18:1 耶稣设一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

不可灰心。

18:2 说，某城里有一个官，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

18:3 那城里有个寡妇，常到他那里，说，我有一个对头，求你给我伸冤。

18:4 他多日不准。后来心里说，我虽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

18:5 只因这寡妇烦扰我，我就给她伸冤吧。免得她常来缠磨我。

18:6 主说，你们听这不义之官所说的话。

18:7 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久给他们伸冤吗？

马太福音. xviii. 33, &c.

18:23 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仆人算账。

18:24 才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欠一千万银子的来。

18:25 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主人吩咐把他和他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

18:26 那仆人就俯伏拜他说，主阿，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

18:27 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

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

18:28 那仆人出来，遇见他的一个同伴，欠他十两银子，便揪着他，掐住他的喉咙，说，你把所欠的还我。

18:29 他的同伴就俯伏央求他，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

18:30 他不肯，竟去把他下在监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

18:31 众同伴看见他所作的事，就甚忧愁，去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

18:32 于是主人叫了他来，对他说，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

18:33 你不应当怜恤你的同伴像我怜恤你吗？

18:34 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

18:35 你们各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

约翰福音 iv. 23, 24.

4:23 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

4:24 神是个灵（或无个字）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

路加福音 xxiii. 34.

当下耶稣说，父阿，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兵丁就拈阄分他的衣服。

马太福音. xxii. 19.

22:15 当时，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就着耶稣的话陷害他。

22:16 就打发他们的门徒，同希律党的人，去见耶稣说，夫子，我们知道你是诚实人，并且诚诚实实传神的道，什么人你都不徇情面，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貌。

22:17 请告诉我们，你的意见如何。纳税给该撒，可以不可以。

22:18 耶稣看出他们的恶意，就说，假冒为善的人哪，为什么试探我。

22:19 拿一个上税的钱给我看。他们就拿一个银钱来给他。

22:20 耶稣说，这像和这号是谁的。

22:21 他们说，是该撒的。耶稣说，这样，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

22:22 他们听见就希奇，离开他走了。

马太福音. xxv. 31, &c 16-21.

25:31 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

25:32 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

25:33 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

25:34 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

25:35 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作客旅，你们留我住。

25:36 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

25:37 义人就回答说，主阿，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

25:38 什么时候见你作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

25:39 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

25:40 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作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

就是作在我身上了。

25:41 王又要向那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

25:42 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渴了，你们不给我喝。

25:43 我作客旅，你们不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不给我穿。我病了，我在监里，你们不来看顾我。

25:44 他们也要回答说，主阿，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或渴了，或作客旅，或赤身露体，或病了，或在监里，不伺候你呢？

25:45 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不作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作在我身上了。

25:46 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

马太福音. vi. 25-30.

6:25 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

6:26 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

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吗？

6:27 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或作使身量多加一肘呢）

6:28 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

6:29 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

6:30 你们这小信的人哪，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它这样的妆饰，何况你们呢。

马太福音. v. 21.

5:21 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

5:22 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有古卷在凡字下添无缘无故地五字）凡骂弟兄是拉加的，难免公会的审断。凡骂弟兄是魔利的，难免地狱的火。

如果把我们的论点延伸到《新约圣经》的其他部分，我们可以提出以下段落，作为有史以来最好、最简短的人生准则，或者说，也就是对美德的描述：——

（雅各书1:27）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

（提摩太前书1:5）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亏的良心，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

（提多书2:11-14）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等候所盼望的福，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或作无和字）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他为我们舍了自己，要赎我们脱离一切罪恶，又洁净我们，特作自己的子民，热心为善。

圣保罗在三封书信中对他的皈依者列举了美德和恶习，这些列举

足够准确，而且无疑是公正的。

丈夫和妻子、父母和子女、主人和仆人、基督徒教师和他们的羊群、管理者和他们的臣民的相对责任，都由同一位作者阐述了，实际上，他并没有像一个道德家那样，在这个时代坐下来撰写有关这一主题的章节，而是以每一主题的主要规则和原则来阐述，而且，最重要的是，他的阐述是真实和权威的。

最后，整部《新约》充满了虔诚；充满了异教徒道德家们几乎不知道的虔诚美德、对神最深切的崇敬、对他的恩惠和保护的惯常感觉、对他的谋划和安排的最终结果的坚定信心、在任何场合都诉诸他的仁慈的倾向，——以满足人的需要，在危险中得到帮助，从痛苦中解脱出来，赦免罪过。

加拉太书. v. 19.

5:19 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

5:20 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忌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

5:21 嫉妒，（有古卷在此有凶杀二字）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

5:22 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

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

5:23 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

5:24 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

5:25 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

5:26 不要贪图虚名，彼此惹气，互相嫉妒。

歌罗西书. iii. 12.

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原文作穿下同）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

哥林多前书. xiii.

13:1 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般。

13:2 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它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

13:3 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

13:4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

13:5 不作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

13:6 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

13:7 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

13:8 爱是永不止息。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于无有。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

13:9 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讲的也有限。

13:10 等那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

13:11 我作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

13:12 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模糊不清原文作如同猜谜）。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

13:13 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

以弗所书 . v. 33. vi. 1. 5.

然而你们各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

你们作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

你们作仆人的，要惧怕战兢，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

哥林多后书. vi. 6, 7.

6:1 我们与神同工的，也劝你们，不可徒受他的恩典。

6:2 因为他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搭救了你。看哪，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

6:3 我们凡事都不叫人有妨碍，免得这职分被人毁谤。

6:4 反倒在各样的事上，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就如在许多的忍耐，患难，穷乏，困苦，

6:5 鞭打，监禁，扰乱，勤劳，儆醒，不

食，

6:6 廉洁，知识，恒忍，恩慈，圣灵的感化，无伪的爱心，

6:7 真实的道理，神的大能。仁义的兵器在左在右。

6:8 荣耀羞辱，恶名美名。似乎是诱惑人的，却是诚实的。

6:9 似乎不为人所知，却是人所共知的。似乎要死却是活着的。似乎受责罚，却是不至丧命的。

6:10 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的。

罗马书. xiii.

13:1 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

13:2 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

13:3 作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只要行善，就可得他的称赞。

13:4 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佩剑。他是神的用人，是伸冤的，刑罚那作恶的。

13:5 所以你们必须顺服，不但是因为刑罚，也是因为良心。

13:6 你们纳粮，也为这个缘故。因他们是神的差役，常常特管这事。

13:7 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粮的，给他纳粮。当得税的，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

13:8 凡事都不可亏欠人，惟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

13:9 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有别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

13:10 爱是不加害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

13:11 再者，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

13:12 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暗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

=====

=====

(以下略)